**目** **录**

[**原野**  曹禺(1)](#bookmark1)

[**青春** 李健吾(187)](#bookmark2)

**原** **野**

曹 禺



**人** **物**

仇虎 — — 一 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 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

**时** **间** **：**秋 天

序 幕 原 野 铁 道 旁 。 ——立秋后一天傍晚。

第 一 幕焦阁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后，下午六时。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同日，夜九时。

——同日，夜十一时。

第三幕(时间紧接第二幕)

第一景 黑林子，岔路口。 — — 夜 一 时后。

第二景黑林子，林内洼地。

— — 夜二时后。

第三景黑林子，林内水塘边。 — — 夜三时后。

第四景 黑林子，林内小破庙旁。 — — 夜四时后。

第五景景同序幕，原野铁道旁。

——破晓，六时后。

**序** **幕**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 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 材，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巨树有庞 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 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 那被禁梏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他背后有 一片野塘，淤积油绿的雨水，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 来几只青蛙，相率扑通跳进水去，冒了几个气泡；一 会儿，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 的蛙声，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横着垫高了的路 基，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 轨铸得像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 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 望。有时巨龙似的列车，喧赫地叫嚣了一阵，喷着火 星乱窜的黑烟，风驰电掣地飞驶过来。但立刻又被 送走了，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陪伴着这对铁 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 一根接连一根，当野风吹来 时，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 铁轨基道斜成坡，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有守路人的

破旧的“看守阁”,有一些野草，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 轨和枕木。

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 狰狞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 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 红，像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 艳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渐渐升起一层灰雾，是秋暮的 原野，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里面点上了红红的 灯火。

大地是沉郁的。

〔开幕时，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 喘着气， 一哼也不哼。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他 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很清脆地落在水里，立时 蛙也吓得不响。他安了心，蹲下去坐，然而树上的 “知了”又舌噪地闹起，他仰起头，厌恶地望了望，立 起身，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遥远一声汽笛，他 回转头，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愈行愈远，夹连几 声隐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块，嘘出一口气，把宽大无 比的皮带紧了紧， 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 弄，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他陡然又记起脚 上的累赘。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 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捣了腿骨，血殷殷的， 他蹙着黑眉，牙根咬紧，一次一次捶击，喘着，低低地 咒着。前额上渗出汗珠，流血的手擦过去。他狂喊 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失望

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 踝上的桎梏。

〔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 一个人“哦!哦!”地吆 喝，赶它们回栏，羊们乱窜，哀伤地咩咩着，冲破四周 的寂静。他怔住了，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惊愕地谛 听。他蓦然跳起来，整个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屏住 气息瞩望。 ——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 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像乱麻， 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 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 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布褂，被 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 下面围着“腰里硬”, — — — 种既宽且大的黑皮 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 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 逃出来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显明地向身边来。“哦!哦!” 吆喝着，“咩!咩!”羊们拥挤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轨 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念得很兴高采 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 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一 句比一句有气力，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 响。

〔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挎着一筐树枝，右手背着 斧头，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他约莫有二十岁， 胖胖的圆脸，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对老鼠眼睛，眨个

不停。头发长得很低，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 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 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 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 时而还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痴，无父无母，寄在一个 远亲的篱下，为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 (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喊喳喀 喳，喊喳喀喳， …… (忽而机车喷黑烟)吐兔图吐，吐 兔图吐，吐兔图吐，……(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两只 臂膊像一双翅膀，随着嘴里的“吐兔”,一扇一扇地 ——哦，火车在打倒轮，他拼命地向后退，口里更热 闹地发出各色声响，这次“火车头”开足了马力。然 而，不小心，一根枕木拦住了脚，扑通一声，“火车头” 忽然摔倒在轨道上，好痛!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树 枝撒了一道，斧头溜到基道下，他手搁在眼上，大嘴 里哇哇地嚎一两声，但是，摸摸屁股，四面望了一下， 没人问，也没人疼，并没人看见。他回头望望自己背 后，把痛处揉两次，立起来，仿佛是哄小孩子，吹一口 仙气，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好了，不痛了，去 吧!”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于是又——)喊喳喀 喳，喊喳喀喳……(不，索性放下筐子，两只胳膊是飞 轮，眉飞色舞，下了基道的土坡，在通行大车的土道 上奔过来，绕过去，自由得如一条龙)喊喳喀喳，吐兔 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更兴奋了，他咋圆了 嘴，学着机车的汽笛)呜——呜——呜。喊喳喀喳， 吐兔图吐。呜-  呜- 呜——(冷不防，他翻了一 个跟斗)呜—— 呜—— 呜—— (看!又翻了一个)呜

——呜——呜—— ,喊喳喀喳，吐兔图吐， ——呜 ——呜——(只吹了一半，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 微的机车笛，他忽而怔住，出了神。他跑上基道，横 扒在枕木上，一只耳紧贴着铁轨，闭上眼，仿佛谛听 着仙乐，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呵呵呵!(不自主 地傻笑起来)

〔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他始而惊怪，继而不以为 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 虎 喂!(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喂!你干什么?

白傻子 (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阖目揣摩， 很幸福的样子，手拍着轮转的速律，低微地)喊喳喀 喳，喊喳喀喳，……(望也没有望，只不满意地伸出臂

膊晃一晃)你……你不用管。

仇 虎 (踹踹他的屁股)喂，你听什么?

白傻子 (不耐烦)别闹!(用手摆了摆)别闹!你听，火车头! (指轨道)在里面!火车!喊喳喀喳，喊喳喀喳，喊喳 喀喳， ……(不由更满足起来，耳朵抬起来，仰着头， 似乎在回味)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快乐地忘了一、 切，向远处望去， 一个人喃喃地)嗯——火车越走越 远!越走越远!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 (又把耳 朵贴近铁轨)

仇 虎 起来!(白不听，又用脚踢他)起来!(白仍不听，厉 声)滚起来!(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几乎被铁 镣绊个跟头)

白傻子 (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头， 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 股，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 我。

**仇** **虎** (狞笑，点点头)嗯，我踢你!(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 擦痒，铁镣沉重地响着)你要怎么样?

**白傻子** (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 么样 。

**仇** **虎** (狠恶地)你看得见我么? **白傻子** (疑惧地)看……看不清。

**仇** **虎** (走出巨树的暗荫，面向天际)你看!(指自己)你看 清了么?

**白傻子** (惊骇地注视着仇虎，死命地“啊”了一声)妈!(拖着 斧头就跑)

**仇** **虎** (霹雷一般)站住!

〔白傻子瘫在那里，口里流着涎水，眼更眨个不住。

**仇** **虎** (恶狠地)妈的，你跑什么?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没有跑!

**仇** **虎** ( 指自己，愤恨地)你看我像个什么?

**白傻子** (盯着他，怯弱地)像……嗯， ……像——(抓抓头发) 反正——(想想，摇摇头)反正不像人。

**仇** **虎** (牙缝里喷出来)不像人?(迅雷似地)不像人? **白傻子** (吓住)不，你像，你像，像，像。

**仇** **虎** (狞笑起来，忽然很柔和地)我难看不难看?你看我 丑不丑?

**白傻子** (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睁大眼睛)你 …… 你不难看，不丑。(然而——)

仇 虎 (暴躁地)谁说我不丑!谁说我不丑!

白傻子 (莫名其妙)嗯，你丑!你——丑得像鬼。

仇 虎 那么,(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铛银作响)鬼在喊你，丑 鬼在喊你。

**白傻子** (颤抖地)你别来!我……我自己过去。 **仇** **虎** 来吧!

**白傻子** (疑惧地，拖着不愿动的脚步)你……你从哪儿来的。 **仇** **虎** (指远方)天边!

白傻子 (指着轨道)天边?从天边?你也坐火车?(慢慢地) 喊喳喀喳，吐兔图吐?(向后退，一面回头，模仿火车 打倒轮)

仇 虎 (明白狞笑)嗯，“喊喳喀喳，喊喳喀喳”!(也以手做 势，开起火车，向白傻子走近)吐兔图吐，吐兔图吐。 (进得快，退得慢，火车碰上火车，仇虎蓦地抓着白傻 子的手腕，一把拉过来)你过来吧!

**白傻子** (痛楚地喊了一声，用力想挣出自己，乱嚎)哦!妈， 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 虎 (斜眼盯着他)好，你会“喊喳喀喳”,你看，我跟你来 个(照着白胸口一拳，白啊地叫了一声，仇虎慢悠悠 地)吐——兔——图——吐!(凶恶地)把斧头拿给 我!

**白傻子** (怯弱地)这……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头递 过去)

**仇** **虎** (抢过斧头)拿过来!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 …… (翻着白眼)我没有说不给 你。

**仇** **虎** (一手拿着斧头，指着脚镣)看见了么? **白傻子** (伸首，大点头)嗯，看见。

**仇** **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

**白傻子** (看了看，抹去唇上的鼻涕，摇着头)不，不知道。 **仇** **虎** (指着铁镣)这是镯子——金镯子!

**白傻子** (随着念)镯子——金锅子!

**仇** **虎** 对了!(指着脚)你跟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又把 斧头交还他)敲下来，我要把它赏给你戴!

**白傻子** 给我戴?这个?(摇头)我不，我不要! **仇** **虎** (又把斧头抢到手，举起来)你要不要? **白傻子** (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蹲在轨道上，白倚立土坡，仇正想坐下，伸出他的 腿 。

**仇** **虎** (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 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

**白傻子** (不明白，但是 -)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 的斧头)

仇 虎 (坐在轨道上，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 体重，伸开了腿，望着白)你敲吧!

**白傻子** (向铁镣上重重打了 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 一 想)可……可是这斧头也……也不是你的。

**仇** **虎** (不耐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有了理)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来)

**仇** **虎** (跳起，抢过他的斧头，抡起来)妈，这傻王八蛋，你跟 我弄不弄?

〔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

白傻子 (惧怯地)我……我没有说不跟你弄。(又接过斧头， 仇虎坐下来，白傻子蹲在旁边，开始一下两下向下 敲 )

〔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

**白傻子** (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你怎么知道我……我的外 号。

**仇** **虎** 怎么?

**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 活，总叫我傻王八蛋。(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 起来)唏!唏!唏!(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

**仇** **虎** (想不到，真认不出是他)什么,你——你叫白傻子。

**白傻子** 嗯，(结结巴巴)他们都不爱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 可有时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这两个名 字哪一个好?(得不着回答，一个人叨叨地)嗯，两个 都叫，倒……倒也不错，可我想还是狗……狗蛋好， 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狗 ……狗头狗脑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长……长得 大。你看，我……我小名原来叫……叫……(很得意 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唏!(笑 起来，又抹一下子鼻涕)

**仇** **虎** (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傻子** 嗯，狗蛋，你……你没猜着吧!(得意地又在背上抓 抓 )

**仇** **虎** (忽然)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

**白傻子** (望了一会，摇头)不，不认识。(放下斧头)你……你 认识我?

仇 虎 (等了一刻，冷冷地)不，不认识。(忽然急躁地)快， 快点敲，少说废话，使劲!

**白傻子** 天快黑了!我看不大清你的锅子。

**仇** **虎** 妈的，这傻王八蛋。你把斧头给我，你跟我滚。

**白傻子** (站起)给你?(高举起斧头)不，不成。这斧头不是 我的。这斧头是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你说什么?(也站起)

**白傻子** (张口结舌)焦……焦大妈!她说，送……送晚了点， 都要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颈脖，想起了焦大 妈，有了胆子，指着仇虎的脸)你……你要是把她的 斧头抢……抢走，她也宰……宰了你!(索性吓他一 下，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 摸)喳——~~喳~~ 喳!就这样，你怕不怕?

**仇** **虎** 哦，是那个瞎老婆子?

**白傻子** (更着重地)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厉 害着得呢!

**仇** **虎** 她还没有死?

**白傻子** ((奇怪)没有，你见过她?

**仇** **虎** (沉吟)见过。(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那焦老头子 呢?

**白傻子** (瞪瞪眼)焦老头子?

**仇** **虎** 就是她丈夫，那叫阎王，阎王的。

**白傻子** (恍然)哦，你说阎王啊，焦阎王啊。(不在意地)阎王 早进……进了棺材了。

**仇** **虎** ( 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什 么?(立起) **白傻子** 他死了，埋了，入了土了。

**仇** **虎** (狠恶地)什么?阎王进了棺材? **白傻子** (不在心)前两年死的。

**仇** **虎** (阴郁地)死了!阎王也有 一 天进了棺材了。

**白傻子** 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早晚 都得入土。

**仇** **虎** (失望地)那么,我是白来了，白来了。

**白傻子** (奇怪地)你……你找阎王干……干什么?

**仇** **虎** (忽然回转头，愤怒地)可他 他怎么会死?他怎

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顿足，铁镣相撞，疯狂地乱响)不等我!(咬紧牙)不 等我!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 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 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 藏在这个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们，等到我来了，你 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

**白傻子** (莫名其妙，只好——)嗯，死了!

仇 虎 (举着拳头，压下声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 来)可我怎么能叫你死，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我告 诉你，阎王，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阎王!杀了我 们，你们就得偿命；伤了我们，我们一定还手。挖了 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害苦了我 们这一大堆人，你想，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哼， 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哦，阎王，你想 得太便宜了!

**白傻子** (诧异)你一个念叨些什么?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镯子 不要?

仇 虎 (想起当前的境界)哦，哦，要……要!(暴烈地)你可 敲啊!

**白傻子** (连忙)嗯，嗯!(啐口吐沫，举起斧子敲) **仇** **虎** 那么,他的儿子呢?

**白傻子** 谁 ?

**仇** **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呢? **白傻子** (不大清楚)焦……焦大星? **仇** **虎** 就是焦大。

**白傻子** (恍然)他呀!他刚娶个新媳妇，在家里抱孩子呢。

仇 虎 又娶了个媳妇。

白傻子 (龇着白牙)新媳妇长得美着呢，叫……叫金子。 仇 虎 (惊愕)金子!金子!

白傻子 嗯，你……你认识焦大?

仇 虎 嗯，(狞笑)老朋友了，(回想)我们从小，这么大(用手 比一下)就认识。

白傻子 那我替你叫他来，(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他就 住在那房子里。(向那房屋跑)

仇 虎 (厉声)回来!

白傻子 干——干什么?

仇 虎 (伸出手)把斧头给我! 白傻子 斧头?

仇 虎 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

白傻子 (又倔强起来)可这斧头是焦——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不等他说完，走上前去，抢斧头)给我。

白傻子 (伸缩头，向后退)我!我不。(仇虎逼过去)

仇 虎 (抢了斧头，按下白的头颈，似乎要斫下去)你——你 这傻王八蛋。

〔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旁边有个男人在旁边 劝慰着。

白傻子 (挣得脸通红)有——有人!

仇 虎 (放下手倾听一刻，果然是)狗蛋，便宜你! 白傻子 (遇了大赦)我走了?

仇 虎 (又一把抓住他)走，你跟着我来!

〔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白狼狈地跟随着，一会 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

〔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女人气冲冲地，一句话不

肯说，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 女人长得很妖冶，乌黑的头发，厚嘴唇，长长的眉毛， 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脸生得 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身材不十分高，却也娉 娉婷婷，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她穿 着大红的裤袄，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腕上的镀 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她的声音很 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男人(焦大星)约莫有三十岁上下，短打扮，满脸髭 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很直 爽明朗。脸色黧黑，眉目间有些忧郁，额上时而颤跳 着蛇似的青筋。左耳悬一只铜环，是他父亲---阎 王——在神前为他求的。他的身体魁伟，亮晶的眼 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他畏惧他的母亲，却十分 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 由苦恼而趋于怯弱。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 包袱，稳稳地迈着大步。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悬着 银表链，戴一顶青毡帽，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 棍，随着焦花氏走来。

**焦大星** (那男人)金子!

**焦花氏** (不理，仍然向前走)

**焦大星** (拉着她)金子，你站着。 **焦花氏** (甩开她)你干什么?

**焦大星** (恳求地)你为什么不说话。 **焦花氏** (瞋目地)说话?我还配说话?

**焦大星** (体贴地)金子，你又怎么啦?谁得罪了你?

**焦花氏** (立在轨道上)得罪了我?谁敢得罪了我!好，焦大

的老婆，有谁敢得罪?

**焦大星** (放下包袱)好，你先别这么说话，咱们俩说明白。我 再走。

**焦花氏** (斜眼望着他)走?你还用着走?我看你还是好好地 回家找你妈去吧?

**焦大星** (明白了一半)妈又对你怎么啦?

**焦花氏** 妈对我不怎么!(奚落地)哟，焦大多孝顺哪!你看， 出了门那个舍不得妈丢不下妈的样子，告诉妈，吃这 个，穿那个，说完了说，嘱咐，又嘱咐，就像你一出门， 虎来了要把她叼了去一样。哼，你为什么不倒活几 年长小了，长成(两手一比)这么点，到你妈怀里吃咂 儿去呢!

**焦大星** (不好意思，反而解释地)妈——妈是个瞎子啊!

**焦花氏** (头一歪，狠狠地)我知道她是个瞎子!(又嘲笑地) 哟，焦大真是个孝子，妈妈长，妈妈短，跟妈带这个， 跟妈带那个；我跟你到县里请一个孝子牌坊，好不 好?(故意叹口气)唉，为什么我进门不就添个孩子 呢?

**焦大星** (吃一惊)你说什么?进门添孩子?

**焦花氏** (瞟他一眼)你别吓一跳，我不是说旁的。我说进门 就跟你添一个大小子，生个小焦大，好叫他像你这样 地也孝顺孝顺我。哼，我要有儿子，我就要生你这样 的，(故意看着焦大)是不错!

**焦大星** (想骂她，但又没有话)金子，你说话总是不小心，就 这句话叫妈听见了又是麻烦。

**焦花氏** (强悍地)哼，你怕麻烦!我不怕!说话不小心，这还 是好的，有一天，我还要做给她瞅瞅。

**焦大星** (关心地)你——你说你做什么?

**焦花氏** (任性泼野)我做什么?我是狐狸精!她说我早晚就 要养汉偷人，你看，我就做给她瞧瞧，哼，狐狸精?

**焦大星** (不高兴)怎么,你偷人难道也是做给我瞧瞧。 **焦花氏** 你要是这么待我，我就偷——

**焦大星** (立起，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狠狠地)你偷谁?你要 偷谁?

**焦花氏** (忽然笑昧昧地)别着急，我偷你，(指着她丈夫的胸) 我偷你，我的小白脸，好不好?

**焦大星** (忍不住笑)金子，唉，一个妈，一个你，跟你们俩我真 是没有法子。

焦花氏 (翻了脸)又是妈，又是你妈。你怎么张嘴闭嘴总离 不开你妈，你妈是你的影子，怎么你到哪儿，你妈也 到哪儿呢?

**焦大星** (坐在包袱上，叹一口长气)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 玩不到一块去呢?

〔塘里青蛙又叫了几声，来了 一阵风，远远传来野鸟 的鸣声。

**焦花氏** (忽然拉起男人的手)我问你，大星，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 (仰着头)什么?

**焦花氏** (坐在他身旁)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 (羞涩地)我——我自然疼你。

**焦花氏** (贴近一些)那么,我问你一句话，我说完了你就得告 诉我。别含糊!

**焦大星** 可是你问——问什么话?

**焦花氏** 你先别管，你到底疼我不?你说不说? **焦大星** (摇摇头)好，好，我说。

焦花氏 (指着男人的脸)一是一，二是二，我问出口，你就地 就得说，别犹疑!

焦大星 (急于知道)好，你快说吧。 焦花氏 要是我掉在河里，——

焦大星 嗯 。

焦花氏 你妈也掉在河里，—一 焦大星 (渐明白)哦。

焦花氏 你在河边上，你先救哪一个? 焦大星 (窘迫)我——我先救哪一个?

焦花氏 (眼直盯着他)嗯，你先救哪一个，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 我……我——(抬头望望她)

焦花氏 (迫待着)嗯?快说，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 (急了)可——可哪会有这样的事?

焦花氏 我知道是没有。(固执地)可要是有呢，要是有，你怎 么办?

焦大星 (苦笑)这——这不会的。

焦花氏 你，你别含糊，我问你要真有这样的事呢?

焦大星 要真有这样的事，(望望女人)那——那 — 焦花氏 那你怎么样?

焦大星 (直快地)那我两个都救，(笑着)我(手势)我左手拉 着妈，我右手拉着你。

焦花氏 不，不成。我说只能救一个。那你救谁?(魅惑地) 是我，还是你妈?

焦大星 (惹她)那我……那我 ……

焦花氏 (激怒地)你当然是救你妈，不救我。

焦大星 (老实地)不是不救你，不过妈是个—— 焦花氏 (想不到)瞎子!对不对?

焦大星 (乞怜地望着她)嗯。瞎了眼自然得先救。

焦花氏 (撅起嘴)对了，好极了，你去吧!(怨而恨地)你眼看 着我要淹死，你都不救我，你都不救我!好!好!

焦大星 (解释)可你并没有掉在河里——

焦花氏 (索性诉起委屈)好，你要我死，(气愤地)你跟你妈一 样，都盼我立刻死了，好称心，你好娶第三个老婆。 你情愿淹死我，不救我。

焦大星 (分辩地)可我并没有说不救你。 焦花氏 (紧问他)那么,你先救谁?

焦大星 (问题又来了)我——我先——我先—— 焦花氏 (逼迫)你再说晚了，我们俩就完了。

焦大星 (冒出嘴)我——我救你。

焦花氏 (改正他)你先救我。 焦大星 (机械地)我先救你!

焦花氏 (眼里闪出胜利的光)你先救我!(追着，改了口)救

我一个?

焦大星 (糊涂地)嗯。

焦花氏 (更说得清楚些)你“只”救我一个—— 焦大星 (顺嘴说)嗯。

焦花氏 你“只”救我一个，不救她。 焦大星 可是，金子，那——那——

焦花氏 (逼得紧)你说了，你只救我一个，你不救她。 焦大星 (气愤地立起)你为什么要淹死我妈呢?

焦花氏 谁淹死她?你妈不是好好在家里?

焦大星 (忍不下)那你为什么老逼我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呢?

焦花氏 (反抗地)嗯，我听着痛快，我听着痛快!你说，你说 给我听。

**焦大星** 可是说什么?

**焦花氏** 你说“淹死她!”

**焦大星** (故意避开)谁呀? **焦花氏** 你说“淹死我妈!”

**焦大星** (惊骇望着她)什么,淹死—--?

**焦花氏** (期待得紧)你说呀，你说了我才疼你，爱你。(诱惑 地)你说了，你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看，我先给

你一个。(贴着星的脸，热热地亲了一下)香不香? **焦大星** (呆望着她)你——嗯!

**焦花氏** 你说不说!来!(拉着星)你坐下!(把他推在大包

袱上)你说呀!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 **焦大星** (傻气地)我说，我不说!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想翻脸，然而——笑下来，柔顺地) 好，好，不说就不说吧!(忽然孩子似的语调)大星， 你疼我不疼我?(随着坐在大星的膝上，紧紧抱着他 的颈脖，脸贴脸，偎过来，擦过去)大星，你疼我不疼 我?你爱我不爱?

**焦大星** (想躲开她，但为她紧紧抱住)你别——你别这样，有 ——有人看见。(四面望)

**焦花氏** 我不怕。我跟我老头子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谁敢拦

我?大星，我俊不俊?我美不美? **焦大星** (不觉注视她)俊!——美!

**焦花氏** (蛇似的手抚摸他的脸，心，和头发)你走了，你想我 不想我?你要我不要我?

**焦大星** (不自主地紧紧握着她的手)要! **焦花氏** (更魅惑地)你舍得我不舍得我?

**焦大星** (舐舐自己的嘴唇，低哑地)我——不——舍——得。

(忽然翻过身，将花氏抱住，要把她 — — ,喘着) 我 ——

**焦花氏** (倏地用力推开他，笑着竖起了眉眼，慢慢地)你不舍

得，你为什么不说?

**焦大星** (昏眩)说——说什么?

**焦花氏** (泄恨地)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

〔一阵野风，吹得电线杆呜呜地响。 **焦花氏** 你说了我就让你。

焦大星 (喘着)好，就——就淹死她，(几乎是抽咽)就淹淹死 我 —

〔由轨道后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约莫有六 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额角上有一块紫疤，一 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棍，张 大眼睛，里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上一层白 纱，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一对失了眸子 的眼里藏匿着什么神秘。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 疑，性情急躁；敏锐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谛听着。她的 声音尖锐而肯定。她还穿着丈夫的孝，灰布褂，外面 罩上一件黑坎肩，灰布裤，从头到尾非常整洁。她走 到轨道上，一句话不说，用杖重重在铁轨上捣。

焦 母 (冷峻地)哼!

焦花氏 (吓了一跳)妈!(不自主地推开大星，立起) 焦大星((方才的情绪立刻消失。颤颤地)哦，妈!

焦 母 (阴沉地)哼，狐狸精!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 在说什么?

**焦花氏** (惶惑地)没……没说什么,妈。 焦 母 大星，你说!

**焦大星** (低得听不见)是……是没说什么?

焦 母 (回头，从牙缝里喷出来的话)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 家里还迷不够，还要你跑到外面来迷。大星在哪儿? 你为什么不做声?

**焦大星** (惶恐地)妈，在这儿。

**焦** **母** (用杖指着他)死人!还不滚，还不滚到站上干事去， (狠恶地)你难道还想死在那骚娘儿们的手里!死 人!你是一辈子没见过女人是什么样是怎么!你为 什么不叫你媳妇把你当元宵吞到肚里呢?我活这么 大年纪，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你还配那死了的 爸爸养活的?

焦大星 (惧怯地)妈，那么(看看花氏)我走了。(花氏口里嘟 囔着)

焦 母 滚!滾!快滚!别叫我生气!—— (忽然)金子，你 嘴里念的什么咒。

**焦花氏** (遮掩)我没什么!那是风吹电线，您别这么疑东疑 西 的 。

焦 母 哼，(用手杖指着她，几乎戳着她的眼)你别看我瞅不

见，我没有眼比有眼的还尖。大星—— **焦大星** 妈，在这儿。我就走。(背起大包袱) **焦花氏** 大星，你去吧!

焦 母 (回头)你别管!又要你拿话来迷他。(对自己的儿 子)记着在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有了钱吃上喝上 别心疼。听着!钱赚多了千万不要赌，寄给你妈，妈 跟你存着，将来留着你那个死了母亲的儿子用。再 告诉你，别听女人的话，女人真想跟你过的，用不着 你拿钱买；不想跟你过，你就是为她死了，也买不了

她的心。听明白了么? **焦大星** 听明白了。

**焦** **母** 去，去。(忽然由手里扔出一袋钱，落在星的脚下)这

是我的钱，你拿去用吧。 **焦大星** 妈，我还有。

焦 母 拾起来拿走，不要跟我装模装样。我知道你手上那 一点钱早就跟金子买手镯，打了环子了。(对着花) 你个活妖精。

焦大星 好，妈，我走了。您好好地保重身体，多穿衣服，门口 就是火车，总少到铁道上来。

焦 母 (急躁地)知道，知道，不要废话，快走。 焦花氏 哼，妈不希罕你说这一套，还不快走。

焦 母 谁说的?谁说不希罕?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他 说得好，我爱听，要你在我面前挑拨是非?大星，滚!

滚!滚!别在我耳朵前面烦得慌。快走! **焦大星** 嗯!嗯，走了!(低声)金子，我走了。

〔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

**焦** **母** (忽然)回来! **焦大星** 干什么?

**焦** **母** (厉声)你回来!(星快快地又走回来)刚才我给你的 钱 呢 。

**焦大星** (拿出来)在这儿。

**焦** **母** (伸手)给我，叫我再数 一 下。(星又把钱袋交给她，

她很敏捷地摸着里面的钱数，口里念叨着)

**焦花氏** (狠狠地看她一眼)妈，您放心!大星不会给我的。

焦 母 (数好，把钱交给大星)拿去，快滚!(忽然回过头向

金子，低声，狠狠地)哼，迷死男人的狐狸精。

〔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

焦 母 你看什么?

焦花氏 谁看啦?

焦 母 天黑了没有? 焦花氏 快黑了。

焦 母 白傻子!(喊叫)白傻子!白傻子!白傻子!(无人

*应声)*

**焦花氏** 您干什么?

焦 母 (自语)怪，天黑了，他该还给我们斧子了，哼，这王八 蛋!又不知在哪儿死去了!——走，回家去，走!

**焦花氏** (失神地)嗯，回家。(手伸过去)让我扶您。 焦 母 (甩开她的手)去!我不要你扶，假殷勤!

〔焦氏向左面轨道走，花氏不动，立在后面。远远由 右面又听见白傻子“喊喳喀喳，喊喳喀喳”起来，似乎 很高兴地。

焦 母 金子!你还不走，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 (看见远远白傻子的怪样，不由笑出)妈，您听，火车 头来了。

焦 母 (怪癖地)你不走，你想等火车头压死你。 焦花氏 不，我说是白傻子!

焦 母 白傻子? 焦 花 氏 嗯 。

〔“火车”“吐兔图吐”地由右面轨道上跑进来，白傻子 一双手疾迅地旋转，口里呜呜地吹着汽笛。

焦 母 (听见是他，严厉地)狗蛋!

白傻子 (瞥见焦大妈，斜着眼，火车由慢而渐渐停止)吐兔图 吐，吐——兔——图——吐，吐——兔——图——

吐 。

焦 母 狗蛋，你滚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 (望望焦，又望望花氏)我——我没有滚到哪儿去。 焦 母 斧子呢?

**白傻子** (想起来，昏惑地)斧子?

**焦花氏** 你想什么?问你斧子在哪儿呢? **焦** **母** (厉声)斧子呢?

**白傻子** (惧怕地)斧子叫——叫人家抢——抢去了。 **焦** **母** 什么?

**白傻子** 一个瘸——瘸子抢——抢去了。 **焦** **母** (低声)你过来。

**白傻子** (莫名其妙地走过去)干——干什么? **焦** **母** 你在哪儿?

**白傻子** (笑嘻嘻地)这儿!

**焦** **母** (照着那声音的来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脸上)这个傻王 八蛋，带我去找那个瘸子去!

**白傻子** (摸着自己的脸，没想到)你打——打了我!

**焦** **母** 嗯，我打了你!(傻子哇地哭起来)你去不去? **白傻子** 我——我去!

**焦** **母** 走!(把拐杖举起一端，交给傻子，他拿起，于是他在 前，瞎婆子在后走向右面去)

〔一阵野风，刮得电线又呜呜的，巨树矗立在原野，叶 子哗哗地响，青蛙又在塘边咕噪起来。

〔焦花氏倚着巨树，凝望天际，这时天边的红云逐渐 幻成乌云，四周景色翳翳，渐暗下去。大地更黑了。

她走到轨道上，蹲坐着，拿起一块石头轻轻敲着铁 轨 。

〔由左面基道背后，蹑手蹑脚爬出来仇虎，他手里拿 着那副敲断的铁镣，缓缓走到焦花氏的身后。

焦花氏 (察觉身旁有人，忽然站起)谁? 仇 虎 我!

焦花氏 (吓住)你是谁?

仇 虎 (搓弄铁镣，阴沉地)我!-—(慢慢地)你不认识我? 焦花氏 (惊愕)不，我不认识。

仇 虎 (低哑地)金子，你连我都忘了? 焦花氏 (迫近，注视他，倒吸一口气)啊! 仇 虎 (悻悻地)金子，我可没忘了你。 焦花氏 什么,你——你是仇虎。

仇 虎 嗯，(恫吓地)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 (四面望望)你回来干什么? 仇 虎 (诱惑地)我回来看你。

焦花氏 你看我?(不安地笑一下)你看我干什么——我早嫁

*人了。*

仇 虎 (低沉地)我知道，你嫁给焦大，我的好朋友。 焦花氏 嗯。(忽然)你(半晌)从哪儿来?

仇 虎 (指着天际)远，远，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 你坐火车来的?

仇 虎 嗯，(苍凉地)“吐兔图吐”,一会儿就到。 焦花氏 你怎么出来的!这儿又没有个站。

仇 虎 我从火车窗户跳出来，(指铁镣)带着这个。(银铛一 声，把铁镣扔出，落在野塘水边上)

焦花氏 (有些惧怕)怎么,你——你吃了官司了。

仇 虎 嗯!你看看!(退一步)我这副神，好不好? 焦花氏 (才注意到)你——你瘸了。

**仇** **虎** 嗯，瘸了。(忽然)你心疼不心疼? **焦花氏** 心疼怎么样，不心疼怎么样?

**仇** **虎** (狞笑)心疼你带我回家，不心疼我抢你走。

**焦花氏** (忽然来了勇气，泼野地)丑八怪，回去撒泡尿自己照

照，小心叫火车压死。 **仇** **虎** 你叫我什么?

**焦花氏** 丑八怪，又瘸又驼的短命鬼。

**仇** **虎** (甜言蜜语，却说得诚恳)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这 些年我没有死，我就为了你。

**焦花氏** (不在意，笑嘻嘻)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 **仇** **虎** 现在回来也不晚呀。(迫近想拉她的手)

**焦花氏** (甩开)滚!滚!滚!你少跟我说好听的，丑八怪。 我不爱听。

仇 虎 (狡黠地)我知道你不爱听，你人规矩，可你管不着我 爱说真心话。

**焦花氏** (瞟他一眼)你说你的，谁管你呢?

仇 虎 (低沉地)金子，这次回来，我要带你走。 **焦花氏** (睨视，叉住腰)你带我到哪儿?

**仇** **虎** 远，远，老远的地方。 **焦花氏** 老远的地方?

**仇** **虎** 嗯，坐火车还得七天七夜。那边金子铺的地，房子都 会飞，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睁眼坐着，路会往后 飞，那地方天天过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焦花氏 (眼里闪着妒美)你不用说，你不用说，我知道，我早 知道，可是，虎子，就凭你——

仇 虎 (捺住她)你别往下讲，我知道。你先看看这是什么! (由怀里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戒子，上面镶着宝石，

举得高高的)这是什么? 焦花氏 什么,(大惊异)金子!

仇 虎 对了，这是真金子，你看，我口袋还有。

焦花氏 (翻翻眼)你有，是你的。我不希罕这个。

仇 虎 (故意地)我知道你不希罕这个，你是个规矩人。好， 去吧!(一下扔在塘里)

焦花氏 (惋惜)你——你丢了它干什么?

仇 虎 你既然不希罕这个，我还要它有什么用。 焦花氏 (笑起来)丑八怪!你真 —

仇 虎 (忙接)我真想你，金子，我心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

你还要不要，我怀里还有的是。 焦花氏 (骄傲地)我不要。

仇 虎 你不要，我就都扔了它。

焦花氏 (忙阻止他)虎子，你别! 仇 虎 那么,你心疼我不心疼我?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心疼就带我回家。 焦花氏 不呢?

仇 虎 我就跳这坑里淹死! 焦花氏 你——你去吧!

仇 虎 (故意相反解释)好，我就去!(跑到花氏后面，要往 下跳)

焦花氏 (一把拉住仇)你要做什么? 仇 虎 (回头)你不是要我往下跳? 焦花氏 谁说的?

仇 虎 哦，你不!——那么,什么时候? 焦花氏 (翻了脸，敛住笑容)干什么?

**仇** **虎** (没想到)干什么? **焦花氏** 嗯?

**仇** **虎** 到——到你家去，我，我好跟你—— **焦花氏** (又翻了脸)你说怎么?

**仇** **虎** (看出不是颜色)我说好跟你讲讲，我来的那个好，好 地方啊!

**焦花氏** (忽然忍不住，笑起来)哦，就这样啊!好，那么,就今

天晚上。

**仇** **虎** 今天晚上?

**焦花氏** 嗯，今天晚上。

**仇** **虎** (大笑)我知道，金子，你一小就是个规矩人。

**焦花氏** (忽然听见右面有拐杖探路的声音，回过头看，惊慌 地)我妈来了!丑八怪，快点跟我走。

仇 虎 不，让我先看看她，现在成了什么样。

**焦花氏** 不!(一把拉住仇虎)你跟我走。 〔仇虎慌慌张张地随着花氏下。

〔天大黑了，由右面走进焦氏，一手拿着斧子，一手是 拐杖，后面跟随白傻子。

焦 母 金子!金子!

**白傻子** (有了理，兴高采烈地)我就知道那斧子不会拿走，用 完了，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儿。你看，可不是!

焦 母 狗蛋，你少废话!(严厉地)金子，你记着，大星头一 天不在家，今天晚上，门户要特别小心。今天就进了 贼，掉了东西，(酷毒地)我就拿针戳烂你的眼，叫你 跟我一样地瞎，听见了没有?

**白傻子** 唏 ! 唏 ! 唏 !

**焦** **母** 狗蛋，你笑什么?

**白傻子** 你……你家新媳妇早……早走了。

焦 母 (立在铁轨后巨树前，森森然)啊?早走了?

〔忽然远处一列火车驶来，轮声轧轧，响着汽笛。机 车前的探路灯，像个怪物的眼，光芒万丈，由右面射 入，渐行渐近。

白傻子 (跑在道旁，跳跃欢呼)火车!火车!火车来了。

〔机声更响，机车的探路灯由右面渐射满焦氏的侧 面 。

焦 母 (立在巨树下面像一个死尸，喃喃地)哼!死不了的 狐狸精，叫火车压死她!

〔原野里一列急行火车如飞地奔驰好大的野风!探 路灯正照着巨树下的焦氏，看见她的白发和衣裾在 疾风里乱抖。

**——幕急落**

**第** **一** **幕**

序幕后十天的傍晚，在焦大星的家里。

天色不早了，地上拖着阳光惨黄的影子。窗帘 拉起来，望出去，展开一片莽莽苍苍的草原，有密云 低低压着天边，黑森森的。屋内不见人，暮风吹着远 处的电线杆，激出连续的凄厉的呜呜声音。外面有 成群的乌鸦在天空盘旋， ……盘旋， ……不断地呼 啸， ……风声略息，甚至于听得见鸟的翅翼在空气里 急促地振激。渐渐风息了，一线阳光也隐匿下去，外 面升起秋天的雾，草原上灰沉沉的。厚雾里不知隐 藏着些什么,喑寂无声。偶尔有一二只乌鸦在天空 飞鸣，浓雾漫没了昏黑的原野。

是一间正房，两厢都有一扇门，正中的门通着外 面，开门看见近的是篱墙，远的是草原、低云和铁道 附近的黑烟。中门两旁各立一窗，窗向外开，都支起 来，低低地可以望见远处的天色和巨树，正中右窗上 悬一帧巨阔、油渍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 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 地微笑着，而满脸杀气。旁边挂着一把锈损的军刀。 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 金眼的菩萨，趺坐在红色的绸帘里。旁边立一焦氏

祖先牌位。桌前有木鱼，有乌黑的香炉，蜡台和红拜 垫，有一座巨大的铜磬，下面垫起褪色的红棉托，焦 氏跪拜时，敲下去，发出阴沉沉的空洞的声音，仿佛 就是从那菩萨的口里响了出来的。现在香炉里燃着 半股将烬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得油亮油亮 的。烛台的蜡早灭了，剩下一段残骸，只有那像前的 神灯放出微弱的火焰。左墙巍巍然竖立一只暗红的 旧式立柜，柜顶几乎触到天花板，上下共两层，每层 镶着巨大的圆铜片，上面有老旧的黄锁。门上贴着 残破的钟馗捉妖图。右窗前有一架纺线机，左面是 摇篮，里面的孩子已经睡着了。暗黑的墙上挂着些 零星物事。在后立一张方桌，围着几张椅子和长凳。

〔开幕时，远处有急促的车笛声，仿佛有一列车隐隐 驶过，风在吹，乌鸦在天空成群地呼唤，屋里没有一 个 人 。

〔渐渐由右屋传出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低低唱着： “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 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中 间夹着粗野低沉的笑声。

〔里面男人的声音：(沉郁地)金子!金子!你过来! 〔里面女人的声音：(低低地)我不!我不呢!

〔里面男人的声音：(粗哑地)金子!你坐这儿!(仿 佛一把拉住她)

〔里面女人的声音：(挣开)你放开我!你放下手，有 人来!(忽然挣脱了)有人来!

[花氏由右屋走出来，前额的黑发一绺一绺地垂着，

盖住半边脸，眉眼里更魅惑。她穿一件红绸袄，黑缎 裤，发髻扎着红丝线，腕上的金色手镯铿铿地摆动 着。

焦花氏 (回过头笑)讨厌!丑八怪!(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额 的黑发理上去又垂下来)出来!(顺便用墙上的镜子 照一下，怪动人的!脸上浮满了笑容，她走向左面支 起的窗前，屏住气息，望望。里面的男人又唱起小 调。她伶俐地走到右门口，低声地)别唱啦!外面没 有人，还不滚出来!

〔由右面走出仇虎。仇虎改了打扮，黑缎袍，血红的 里子，腰扎蓝线带，敞开领，扣子只系了几个，一手提 着旧的绒帽，一手拈着一朵红花，一跛一跛地走出 来。

**焦花氏** 走吧，天快黑了。

**仇** **虎** (抬头望望远处的密云)天黑得真早啊!

**焦花氏** 立了秋快一个月了，快滚!滚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 窝去吧，省得冬天来了冻死你这强盗。

**仇** **虎** 找窝?这儿就是我的窝。(盯住花氏)你在哪儿，哪 儿就是我的窝。

**焦花氏** (低声地)我要走了呢? **仇** **虎** (扔下帽子)跟着你走。 **焦花氏** (狠狠地)死了呢?

**仇** **虎** (抓着花氏的手)陪着你死!

**焦花氏** (故意呼痛)哟!(预备甩开手) **仇** **虎** 你怎么啦?

**焦花氏** (意在言外)你抓得我好紧哪!

仇 虎(手没有放松)你痛么? **焦花氏** (闪出魅惑，低声)痛!

仇 虎 (微笑)痛——?你看，我更——(用力握住她的手) **焦花氏** (痛得真大叫起来)你干什么,死鬼!

**仇** **虎** (从牙缝里迸出)叫你痛，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更重了些)

**焦花氏** (痛得眼泪几乎流出)死鬼，你放开手。

仇 虎 (反而更紧了些，咬着牙，一字一字地)我就这么抓紧

了你，你一辈子也跑不了。你魂在哪儿，我也跟你哪 儿 。

**焦花氏** (脸都发了青)你放开我，我要死了。丑八怪。

[仇虎脸上冒着汗珠，苦痛地望着花氏脸上的筋肉痉 挛地抽动，他慢慢地放开手。

**焦花氏** (眼神置着火。人一丝也不动)死鬼，你……

**仇** **虎** (慢转过身，正脸凝望着花氏，苦痛地)你现在疼我不 疼我?

**焦花氏** (咬住嘴唇。点点头)嗯!疼!(恶狠狠地望着他，慢 而低地)我 就 · 这 么  (忽然向 ~~仇~~

虎的脸上- )疼你!(重重打下去)滚出去! 〔 半 晌 。

仇虎(一转不动，眼盯住她，渐低下头。走到方桌旁坐下，

沉思地)哼，娘儿们的心变 变得真快!

**焦花氏** (立在那里，揉抚自己的手，一声不响)

**仇** **虎** (站起来，眼也不眨)金子? **焦花氏** (望望地，不回头)干什么?

**仇** **虎** (举起手上的花，斜眼望着她)这是你要的那朵花，十 五里地替你找来的。(递给她)

**焦花氏** (看了仇一眼，又回过头，不睬他)

**仇** **虎** 拾去!(把花扔在花氏面前)我走了。(走向中门) **焦花氏** (忽然)回来，把花替我捡起来。

**仇** **虎** 没有工夫，你自己捡。 **焦花氏** (命令地)你替我捡! **仇** **虎** 不愿意。

**焦花氏** (笑眯眯地)虎子，你真不捡? **仇** **虎** 嗯，不捡，你还吃了我?

**焦花氏** (走到仇的面前，瞟着他)谁敢吃你!我问你，你要不 要我?

**仇** **虎** 我!(望花氏，不得已摇了摇头)我要不起你。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

**仇** **虎** (索性逼逼她)我不要你!

**焦花氏** (蓦然变了脸)什么?你不要我?你不要我?可你为 什么不要我?你这丑八怪，活妖精，一条腿，罗锅腰， 大头鬼，短命的猴崽子，骂不死的强盗。野地里找不 出第二个“尸×5”鸟，①外国鸡……(拳头雨似地打 在仇虎铁似的胸膛上)

**仇** **虎** (用手支开她，然而依然乱鼓一般地捶下来)金子，金 子，你放下手!不要喊，你听，外边有人!

焦花氏 我不管!我不怕!(迅疾地，头发几乎散下来)你这 丑八怪，活妖精，你不要我，你敢由你说不要我!你 不要我，你为什么不要我，我打你!我打你!我跟你 闹!我不管!有人我也不怕!

〔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大星媳妇!大星媳妇!”



① “尸×5”鸟，北平土话，丑人的意思。

仇 虎 (摔开她，跑到窗前眺望)你看，有人，有人在篱笆门 那儿叫!

焦花氏 (突停)谁?(蹑足，迅疾地沿着墙走到窗前)这会儿

会是谁?

仇 虎 别嚷，你听!

〔有一个仿佛喝醉了的人，用他的破锣嗓子含糊地唱 着：“送情郎送至在大门外，问一声我的郎，你多咱回 来?回来不回给奴家一个信，免的是叫奴家挂在心 怀!"

〔唱到最末一句，戛然停止，那人敲着篱笆门，喊：“大 星媳妇，大星媳妇!开门哪。”

**仇** **虎** 你听，他在喊你!

**焦花氏** (看不清楚，纳闷)谁呢?(外面的人又在喊，“大星的 媳妇!开门!”)哦，是他!这个老东西又喝多了。

**仇** **虎** 谁 ?

**焦花氏** 常五!

**仇** **虎** (诧异)什么,这个老家伙还没有死。

**焦花氏** 就是他，(厌恶地)不知又来这儿探听什么来了。 **仇** **虎** 探听?

**焦花氏** 这两天他没事就到这儿来，说不定我婆婆托他来偷 偷看我一个人在家做什么啦!

仇 虎 好，金子，我进去，你先把他打发走。

焦花氏 (一把抓住他)不要紧，你先别走!(睨视)哼，就这么 走了?

仇 虎 (猜出，故意地)干什么?

焦花氏 (指着地上的花)你跟我把花捡起来! 仇 虎 我，我不捡。

〔外面叫门叫得紧。 **焦花氏** (不动声色)你听!

〔外面的常五：(急躁地)大星媳妇，大星媳妇，焦大

妈，开门!开门!我就要进来了! **仇** **虎** (谛听，睨望着金子)他要进来!

**焦花氏** (乖张地)你不捡，开门就让他进来抓你。 **仇** **虎** (猛然)你这娘儿们心好狠。

**焦花氏** 狠?哼，狠的还在后头啦!

**仇** **虎** (吃一惊)“狠的在后头!”好!这句话倒像是学着我 说的。(打量她一眼)

〔外面又在叫喊。

**焦花氏** (叉住腰)仇虎，你捡不捡?

**仇** **虎** 你看，(弯下腰)我这不是……(拾起那朵花，递给花 氏)其实，你叫我捡，我就捡又算个什么?

**焦花氏** (一手抢过那朵花)我知道这不算什么。可我就是这

点脾气，我说哪兒，就要做哪儿，(招手)你过来! **仇** **虎** (走近)干什么?

**焦花氏** 跟我插上。(仇虎替她插好花，她忽然抱住仇虎怪异 地)野鬼?我的丑八怪，这十天你可害苦了我，害苦 了我了!疼死了我的活冤家，你这壞了心的种，(一 面说一面昏迷似地亲着仇的颈脖，面颊)到今天你说 你怎么能不要我，不要我，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 你怎么能不要我，我的活冤家，(长长地亲着仇虎，含 糊地)嗯——

〔外面的常五：(长悠悠地)大星的媳妇喲，你在干什 么啦?快开门喽!

**焦花氏** (还抱着仇虎，闭着眼，慢慢推开他。 驀地回头向中

门，放开嗓音，一句一句地，也长悠悠地)别忙噢!常 五伯，我在念经呢，等等，我就念完喽。

〔外面的常五：(叹一口长气)

仇 虎 (翻翻眼)念经?你念的是什么经?

焦花氏 (推他)你别管，你进去，我来对付。这两天我婆婆常 找他，瞎婆子不知存了什么心，说不定从他嘴里，探 听出什么来，回头你好好在门口听，你看我怎么套他 说话，你听着!(一面说，一面四处寻觅东西，找到绣 成一半的孩子的鞋，摺好大半的锡箔签箩，摆好了经 卷，放正了椅子，都做好，一手数点东西，一面念)小 黑子的鞋， -锡箔，笪箩，——往神钱，——椅子摆 正，……(没有弄错，向仇虎)怎么样?

仇 虎 (赞美地，举起拇指)第一!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军 师 。

**焦花氏** 好，我开门。你进屋子当皇上去。(一溜烟由中门跑

出 )

〔 半 晌 。

仇虎(四周望望，满腔积恨，凝视正中右窗上的焦阎王半 身像。阴沉沉地牙缝里挤出来)哼，你看，你看我做 什么?仇虎够交情，说回来，准回来，没有忘记你待 我一件一件的好处，十年哪!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 血来，就等的是今天!阎王，你睁大了眼睛再看看 我，(捶着自己的胸口)仇虎又回来了。(指像)你别 斜着眼看我，我仇虎对得起你，老鬼，我一进你焦家 的门，就叫你的儿媳妇在你这老脸上打了一巴掌， 哼，阎王，你还恬着脸，好意思对我笑?(狠毒地)你 瞧着吧，这是头一下!“狠的还在后头呢。”老鬼，把

眼睁得大大地看吧，仇虎不说二句瞎话，今天我就要 报答你的恩典。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回头 望一下，又抬头对着焦阁王恶笑)现在我先到你儿媳 妇屋里当皇上去了。嗯!

〔仇虎走进右屋。立时由中门现出花氏，后面随着常 五伯。常五年约有六十岁上下，一个矮胖子，从前有 现好日子，现在虽不如往日了，却也乐天知命，整日 有说有笑，嘴里安闲不住。好吹嘘，记性又不好，时 常自己都不知扯到那里，心里倒是爽快老实。喜欢 喝两盅酒，从前的放荡行为也并不隐瞒乱说出来，他 是个过了时的乡下公子哥，老了还是那副不在乎的 调调儿。他的须发，很别致，头已经露了顶，手里提 着一只精细的鸟笼，天色晚，用绸罩盖起来。他穿一 件古铜色的破旧的缎袍，套上个肥坎肩。兴致高，性 情也极随和，他待着自己的鸟儿狗儿如同自己的子 女一样。

〔他喝了点晚酒，兴高采烈，迈进中门。

**焦花氏** 常五伯您进来!(指着方桌旁椅子)请坐吧。 常 五 不，我说说话，就走。

**焦花氏** 那么,您先放下您的鸟笼，歇歇。

常 五 (呵呵地)也好，先让我的鸟坐一会，叫它歇歇腿，我 倒不累。(鸟笼放在桌上)

**焦花氏** 我跟您倒一杯茶。(倒茶)

**常** **五** 不，不用了，不用了。(忽然想了一下)可也好，就来 杯白水吧，喂喂我的鸟，这鸟跟我一天，也该喝点水。 (花氏把水递给他。他接下添到鸟笼的水盂里。 一 面说)你们的门真不好叫，其实一个篱门还用上什么

锁，这都是你的婆婆，事儿多，没事找事。我足足叫 了好半天……大星媳妇，你在干什么?你刚才说你 ——(忽然一个喷嚏，几乎把水弄洒，杯子放在桌上， 自已笑嘻嘻地)呵，百岁!呵(又一个喷嚏)呵，千岁! (又一个)啊，万岁!你看，这三个喷嚏叫我在这儿当 了皇上了。

**焦花氏** (变了颜色，镇静一下，也笑嘻嘻地)您当皇上，我做 您军师。

**常** **五** (倚老卖老)好，好，我封你为御前军师，管我的三宫 六院。

**焦花氏** 常五伯，您冻着了，我跟您拿点烧酒，驱驱寒。

**常** **五** 不，用不着了，我刚喝了几盅晚酒。秋天到了，早晚 气候凉。人老了，就有点挡不住这点寒气，不要紧， 在屋里呆一会就好。多喝了，我话多还不要紧，说不 定就走不动，回不了家。

**焦花氏** 那怕什么?喝两盅，有了错，我叫狗蛋送您回家。

**常** **五** (望着花氏，想喝又有些犹疑，不好意思的样子)那 么,你叫我喝两盅?

**焦花氏** (引逗他)家里有的是好汾酒，办喜事剩下来的。常 五伯，我请您喝两盅。

**常** **五** (很慷慨地)好，那我就喝两盅! **焦花氏** 好，(预备酒杯，和酒)您坐呀!

常五(坐在方桌旁)大星媳妇，你刚才说你……你念什么? **焦花氏** 哦，刚才?我念经呢。(放下杯子)

**常** **五** 念经?

**焦花氏** 嗯 ! ( 倒 酒 )

常 五 (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巧啦，我刚买了一包大花生。

(啜一口酒，剥花生)

焦花氏 (低首敛眉)常五伯，对不起您!(走到香案前，叩了 一个头，跪在红垫上，喃喃祷告!敲一下磬，低低敲 着木鱼，虔心唱诵)“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 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

尔喇哆，毗迦兰帝，阿弥喇哆，毗迦兰多，…… " **常** **五** (诧异地应了起来，走近花氏)你在念些什么?

**焦花氏** (摇摇手，更虔诚地)“……,伽弥腻，伽伽那，积多伽 利娑婆诃。”(又敲两下磨，深深拜三拜，肃穆地立起 来)常五伯?

**常** **五** (肃然起敬)我没有来，你一个人，就念这个? **焦花氏** 嗯 。

**常** **五** 这叫什么?

**焦花氏** 我念的是往生咒，替我们公公超度呢!

**常** **五** (咂咂嘴，摇头，赞叹地)好孝顺的媳妇，你想替阎王 超度?

**焦花氏** (祥光满面)公公在世的时候杀过人。

**常** **五** (爽直地笑起来)多多念吧，唉，我看不超度也罢，阎 王倒也该进地狱下下油锅。

**焦花氏** 哟，菩萨!您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做儿女的怎么听 得下去?

常 五 得罪，得罪!大星媳妇，阎王跟我是二十年老朋友， 我这倒也说的是老实话。(剥开颗花生)你婆婆还没 有回来?

焦花氏 这两天下半晌就出去，到了煞黑才回来。 常 五 (有意义地)你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焦花氏** (驯顺地)老人家的事，我们做小辈的哪敢问。(探听

一下)不过我仿佛听见她老人家时常找那庙里的会 看香的老姑子，就是那个能念咒害死人的老神仙。

常 五 (喝口酒)我也在那庙里看见她，奇怪一个瞎老婆子 在那里跟老姑子拜神念咒，闹些什么。唉，你们焦家 人都有点猜不透，外面看着挺好，里面都不知玩的什 么把戏。我就不爱看这个，——自然，金子，你除外。 你是个正派人，不过你也得小心，年纪轻轻，长得又 花儿似的，一个不留神，就会叫——哦，大星还没有 回 家 。

**焦花氏** (严严警备，盯着他)大星刚出门不两天，哪能就回 来 。

**常** **五** (四周望望，低声)大星的媳妇，我问你，你婆婆待你 怎么样?

**焦花氏** 哦，(翻翻眼，心里打算)您问，我婆婆待我呀? **常** **五** 嗯 ?

**焦花氏** (忽然明快地)那自然不错，待我好着的呢?亲生亲 养的妈待我也不过是这样。

常 五 (咳嗽一声)可我……我总觉得你们婆媳俩有点不对 付 。

**焦花氏** 谁说的?(拿起小黑子的鞋， 一针一针做起来)过着 好好的日子，这是谁说的?

常 五 (又咳嗽一声，摇摇头)怪，怪，你们家里的事没法明 白。你说你婆婆好，你婆婆这两天当着人也说你不 错，可背后，背后总——(忽然摇摇头)我不说了，我 还是不说的好。

**焦花氏** (放下针线，笑着)说呀，常五伯，(眼偷偷地盯着)家 务事说说讲讲有什么怕的?

**常** **五** (醉意渐浓)不，不，不好。说了我就是搬弄是非，长

舌头，我这个人顶不愿意管人家的家务事。

焦花氏 常五伯，(走到方桌旁)您不是外人，我年纪小，刚做 儿媳妇，有什么错，您不来开道开道，还有谁肯管哪? 来，(斟一杯酒)常五伯，您再喝一盅。

常 五 (笑眯眯地)好，好，我喝，我自己喝。(一口灌下) 焦花氏 嗯，(期盼地)常五伯，您说我婆婆背后怎么样?

**常** **五** (望着她)你婆婆背后叫我-—嗯，我看还是不说的 好，说了你婆婆又埋怨人。

焦花氏 (停，俸俸地)好，不说就不说吧。(又走回去拿起针 线 )

常 五 (搭讪着)你要我说?

焦花氏 (又笑眯眯地)随便您，常五伯。

常 五 (忍不住)好，好，我说，我说(啰嗦地)这可是你叫我 说的。

焦花氏 (挑她的花)常五伯，我可没有叫您说。

常 五 好，好，好，好，我自己愿意说。我告诉你，我不是搬 弄是非，你婆婆背后叫我没事就看(读阴平)着你。

焦花氏 (咳嗽一声，慢慢地)哦，您看，(尖酸地)她老人家多

疼我!

常 五 不是看你，你听错了，是看(读阴平)着你。她说现在 你们家里忽然有点- 有点不大安静。

焦花氏 哦!(领悟)不安静?

**常** **五** 嗯，不大安静?她说她一个人，眼又瞎，看不见，很不 放心。

**焦花氏** 家里有什么不安静?

**常** **五** 说的是呀，我看，(四面望)怪好的，怪安静的。难道

有你这贤慧媳妇，现在家里还会藏个野汉子。 焦花氏 (翻翻眼)嗯，可那也难说。

常 五 (吃了一惊)怎么?

焦花氏 (警吓)您不是第一个就信她老人家的话，跑到我们 家里来搜查来了么?

常 五 (红了脸)哧，这是怎么说的。谁说信她的话，(指点 着)她的话我这耳朵进去，这耳朵就出来。哧，这是 怎么说的!

**焦花氏** (慢慢地)您不信就好了。您是年高有德的人，您公

公道道地说一句胜过我们小人说一万句。

**常** **五** (摸摸胡子)你说得不错，说得不错。我向来好说公 道话，像你这样贤德媳妇，夫丈出了门，婆婆不在家， 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家里念经做活，真是千中不挑 一，万中不挑一。

**焦花氏** 您多夸奖了。常五伯，您再喝一盅吧。 **常** **五** 好，好，我自己来。

**焦花氏** (故意吃了一惊)哟，酒还是凉的，您看我，真是!我 跟您热热去。

常 五 (更愉快)不用，不用了。这样好，这样好。金子你 真是个好儿媳妇，又聪明又懂事，又孝顺，哼，我的儿 子要娶了这么个儿媳妇，盖上棺材盖我都是乐呵呵 的。(又半盅酒)回头，金子，大星一会儿回来，我一

定得在他面前为你说几句公道话。 **焦花氏** (吃一惊)什么,您说什么?

**常** **五** ( 瞪瞪眼)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呀。

**焦花氏** (焦切地)您说大星一会儿就回家?

**常** **五** 啊 ?你不知道?-  (忽然想起)啊，(敲敲自己的脑

袋)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我又说出来了。 不过这也不怪我，(自解)喝点酒，话就多，那有什么 法子?

**焦花氏** (冷不防)谁叫他回来的?

**常** **五** (冒失)自然是我!不，是你婆婆!是她托我去叫大

星回家，赶快回家，—— **焦花氏** 您就叫他去了?

常 五 (无可奈何的神气)嗯，我有什么法儿，谁叫我天生脾 气好，好说话。你叫我去，我也不是一样地去，这 ……这也不能怪我。

**焦花氏** (压制笑)大星回家是个喜信，怎么提得上怪呢?哦， (仿佛不在意)大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

**常** **五** 倒没说准，说不定是今天晚上?说不定是明天早上， 也说不定就是这一会。

**焦花氏** 哦!(沉思)讨厌，这针真不好使!哦，我婆婆托您的 时候，没求您带个什么话?

**常** **五** 也……也没说些什么!她就说家里乱哄哄的，仿佛 半夜里直进人。

**焦花氏** (大惊失色)哦，进来人?(一针戳了拇指呼痛)喲!

(放下针线) **常** **五** 怎么啦?

**焦花氏** 针扎了手，不要紧的!哦，(沉静地)那会是谁呢?

**常** **五** 说的是呀!她可说要大星赶快回来，说家里要有 一 双眼睛，才看得明白。

**焦花氏** (又拿起针线，笑笑)这不是一双眼睛?

常 五 说的是呀!你看，(指她)这不是眼?(指自己)这不 是眼?反正，她说的是乱七八糟，胡说一大泡。你这

个婆婆瞎了眼，疑心病就重，没有法子。 焦花氏 您看，(抬头)我婆婆是不是犯了点疯病! 常 五 (很肯定地)嗯，有!有!有点!

焦花氏 半……半夜里家里会进人，这不是疯话!

常 五 嗯，疯话!谁相信，可金子，你也得小心，年纪轻轻， 长得挺俊，这里又四面不靠人家，---(忽然，咳嗽一

下，四外望望，又重重咳嗽一声) 焦花氏 您于什么?

常 五 (秘密低语)你——你们这屋子有人没有? 焦花氏 (惊愕)人?

常 五 怪，这屋子怪不对的。我问你，家里藏着什么人没 有?

焦花氏 (翻了脸)藏谁?青天白日，我一个妇道会藏谁?

常 五 谁说你?大星媳妇，我说你一个人在屋里不小心，说 不定就有强盗偷进来。

焦花氏 强盗?哪个强盗敢偷焦阎王的家?

常 五 金子，你不知道这个强盗专找你们家里来? 焦花氏 哦，那会是谁?

常 五 (指着花的活计)谁?我问你，你手里绣的是什么? 焦花氏 小黑子的鞋。

常 五 不，我说你绣的花? 焦花氏 哦，这个?——虎!

常 五 (低声)就是他——虎回来了! 焦花氏 虎?谁呀?

常 五 你不明白，虎!仇虎回来了!

焦花氏 (佯做不知)仇虎?仇虎是干什么的?

常 五 (诧异)你不知道?仇虎?你差一点都要嫁给他，你

会不知道?

**焦花氏** 常五伯，您喝酒就喝酒，别胡说八道的。

**常** **五** 真的!你爸爸十来年前就把你许给仇虎! **焦花氏** 哦。

**常** **五** 后来，仇虎家倒了，吃了官司，他才改了主意，把你又

许给阁王当儿媳妇，这么要紧的事，你就会不知道。 **焦花氏** 我爹妈活着的时侯就没有提过。

常 五 我告诉你，仇虎这次回来是要跟你们焦家大小算账 的。你可少惹他，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轻，阎王结下的

仇可得由你们解了。

**焦花氏** 不是大星就要回来么?

常 五 (提起鸟笼)嗯，嗯，大星回来不也是白搭，窝囊废，他

哪对付得了仇虎?(忽然回过头)你见过仇虎么? **焦花氏** 没，没有。您从前见过?

常 五 那还用说。我告诉你，要多丑就有多丑，罗锅腰，灶 王脸，粗大个，满身黑毛。你见着他告诉我，送到侦 缉队就是大洋钱，你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 知道，知道。您要走了!

**常** **五** (走到门口，又想起，低声)你知道仇虎回来的事是谁 告诉我的?

**焦花氏** 谁?

**常** **五** 你婆婆。

**焦花氏** (惧骇)什么,她!她怎么会知道?

**常** **五** 她说铁路上的人告诉她的。她说仇虎就躲在这 一 带，侦缉队正在搜着呢?

**焦花氏** 哦!(小孩啼哭)常五伯，小黑子快醒了，我要看孩 子，不送您老人家了。(走到摇篮那里轻轻推摇)

常 五 哦，小黑子!(也走到摇篮旁边)哼，这孩子真像他死 了的妈，怪可怜相的。(打了个呵欠)我走了，啊! (走到门口)哦，金子，乘你婆婆没回来，把那酒瓶里 添足了凉水，别说我在你这儿喝不花钱的酒来了。 我在这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听见了没有?唏，唏，(打 开门，外面笼满秋雾)呵，这是什么天气，好好地又下 起雾来了。

〔常五提着鳥笼，兴高采烈地走出中门。出了门又听 见他唱起“送情郎送至大门外……”。

〔孩子又不哭了，花氏忙走到窗前，向外望了望，立刻

走到右门旁。 **焦花氏** 仇虎!仇虎!

〔仇虎由右门走出。 **仇** **虎** (愤恨地)他走了?

**焦花氏** 走了。(望望仇虎的脸)哦，你都听见了。

**仇** **虎** 嗯，(阴沉地)他们知道我回来更好，(望着阎王的像) 阎王你害了我一次，你还能害我两次，来吧!仇虎等 死呢!

焦花氏 等死?等死?(徘徊，低声喃喃)为什么等死!为什 么要等死?(摇头)不!不!不!我们，我们要 — — (慢慢抬头上望，忽然——)仇虎，仇虎!你看，你

看 ……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跑到仇虎身旁)你看!(恐怖地叫起来)你看，往上

看。

**仇** **虎** 什么?

〔外面天更暗了。

焦花氏 相片!相片!(失了颜色)他看着我，他看着我。 仇 虎 谁?

焦花氏 (低头，缩成一团)阎王，阁王的眼动起来，——他，—— 他活了，活了!

仇 虎 (抱着花氏，眼盯着昏暗里的焦阎王的相片)胡说! 胡说!还不是张相片，你别瞎见鬼。

焦花氏 真的!真的!(渐渐恢复自己的意识)虎子你没看 见?真的，我方才真看见他对我笑，叫我。

仇 虎 呸!(向上啐了 一 口)阎王，你要真活了，你走下来， 仇虎倒等着你呢。(推着花氏)你看，他还动不动?

焦花氏 (偷偷抬起头望望)他……他不动了。 仇 虎 (警告)金子，你以后别这样胡喊。

焦花氏 我向来不的，不过，刚才我实在是看见—— 仇 虎 金子，不要再说了。

焦花氏 虎子，我……我有点怕。虎子，你到窗户那里看看 去。

仇 虎 有什么?(走到窗前望望)外面什么也看不见，雾下

大了。

焦花氏 下了雾? 仇 虎 嗯，大雾。

焦花氏 (失神地)我怕得很! 仇 虎 怕什么?

焦花氏 (沉思地)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来! 仇 虎 嗯 ?

焦花氏 (一直沉思地)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说些什么?

仇 虎 哼，大星还有什么说的，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过来。

焦花氏 (低头)不，不是他，这怪他爸爸，他原来并不肯要我。

仇 虎 哼 !

焦花氏 虎子，你先走，你快走吧。省得他回来碰见你。

仇 虎 好，我走。可是金子你没有忘记你刚才对我说的话? 焦花氏 (抬头)什么?

仇 虎 你说你要离开这儿?

焦花氏 嗯，我要走。这儿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雾。只有我那 瞎子婆婆跟我在一块，她恨我，我恨她。大星是个窝 囊废，没有一点本事。他是他妈的孝顺儿子，不是我 的爷儿们。

〔雾里远远有火车汽笛声，急行火车由远渐近。 仇 虎 金子，你要上哪儿?

焦花氏 远，(长长地)远远的——(托着腮)就是你说那有黄 金子铺地的地方。

仇 虎 (惨笑)黄金?哪里有黄金铺地的地方，我是骗你的。 焦花氏 (摇头)不，你不知道，有的。人家告诉过我说。有!

我梦见过。

仇 虎 金子，大星回来—

〔雾里的火车渐行渐远，远远有一声悠长的尖锐的车 笛 。

焦花氏 (假想)你别说话，你听，到那个地方，就坐这个。“吐 兔图吐，吐兔图吐”,坐着火车，一直开出去，开，开， 开到天边外。哼，我死也不在这儿呆下去了。

仇 虎 金子，你知道，大星回来—

焦花氏 (忽然)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么:有 一 天我梳着油亮 亮两个小辫，在我家里小窗户下面纺着线等你?

仇 虎 (眼睛发着光)嗯，那时，我爸爸还活着，我天天跟着 爸爸在田里看地放牛。

焦花氏 我还记得那时我纺线时唱的歌呢：“大麦绿油油，红 高梁漫过山头了，我从窗口还望不见你，我的心更愁 了，更—— "

**仇** **虎** (忽然硬起来)别说了，你忘了大星要回来啦么? **焦花氏** (从回忆中唤醒)哦，是，是。虎子，你快走吧!

**仇** **虎** 金子，你是真想走么?

**焦花氏** (又恢复她平时硬朗朗的态度)谁骗你? **仇** **虎** 那我回头还要来。

**焦花氏** 回头?不，那你千万别!大星就许回了家? **仇** **虎** 哦?

**焦花氏** 瞎子一定在屋里。 **仇** **虎** 她敢怎么样?

**焦花氏** 敢怎么样?送你到侦缉队，怎么跑出来的再怎么送 回去。

仇 虎 哼，(沉思地)瞎婆子!瞎婆子!(索性坐下)那我不 走了!看她怎么样?

**焦花氏** (抓着仇的臂膊)你干什么?

**仇** **虎** (忽然立起)好，我们索性回屋里坐一会，我们俩再叙 叙。(拉着花氏的手)

**焦花氏** 不，你走，你别作死!

仇 虎 (回头向中门)哼，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十 寸的蜈蚣，今天我们谁也不含糊谁，我得先告诉她， 我仇虎就在这儿。哼，明地来了不黑地里走。跟她 先说个明白，叫她也吃一副开窍顺气丸，先有个底。

**焦花氏** 不，不，虎子，你得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听——听 ——听我的——

〔中门慢慢开了，花氏惧怕地回过头去。焦母扶着拐

杖走进来，脸上罩上一层严霜，一声不响地立在门 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红包袱，耳朵仿佛代替了眼 睛四下搜察。

**焦花氏** (叹一口长气)哦，妈妈。 〔仇虎呆在那里。

**焦** **母** (冷酷地)哼，你在念叨些什么?

〔半晌。仇虎正想大模大样地走近焦氏，焦花氏忙以 手示意，求他快进右门。

〔仇虎望望焦氏，望望金子，蹑足向右门走去。 **焦** **母** (忽然)站着!(仇虎又愣在那里)谁?

**焦花氏** 谁?(不安地笑着)还不是我!(忽然做出抱着孩子 的样子，一面走，一面唱着催眠歌)嗯——嗯——嗯! 听……听话呀，嗯 嗯 嗯!(恳求地望着仇 虎，仇虎又想走近焦氏)小宝贝要听话呀，(一面又望 焦氏)听话睡觉觉啊，嗯——嗯——嗯!(望仇虎)听 话的宝贝有人疼啊，嗯——嗯——嗯!(望焦氏)小 宝贝睡觉啊，嗯 嗯 嗯!(回头看仇虎慢慢迈 入右门，紧张的脸显出一丝微笑，对着仇虎的背影) 好孩子真听话呀，嗯——嗯——嗯!(望着焦氏)好

宝贝睡着了啊，嗯——嗯——嗯。

焦 母 (谛听一刻，忽然)金子，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 我在哄孩子呢!(低声，孩子渐渐睡熟了)嗯——嗯。 **焦** **母** 哄孩子?

**焦花氏** 妈，声音小点。孩子刚睡着!(更低柔)嗯——嗯 ——嗯。

焦 母 (明白她的谎，指窗前的摇篮)哼，孩子在这边，我知 道，我的祖奶奶!(正要向摇篮走去)

**焦花氏** (掩饰)我刚把孩子抱过来的，您没有看见。

**焦** **母** (没有办法，严厉地)扯你娘的臊，你靠在桌子旁边干 什么?

**焦花氏** (硬朗朗地)我渴，我先喝口水。 **焦** **母** 你渴什么,桌上没有水!

**焦花氏** (没想到她知道这样清楚)哦，没——没有——可 是——

**焦** **母** (头歪过去)满嘴瞎话的狐狸精!(冷酷地)你过来。 **焦花氏** (慢吞吞地)嗯!(偏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花插正了)

**焦** **母** (走到香案前，把红包袱放在上面)过来! **焦花氏** (恶狠狠地望着焦母，低柔地)就来。

**焦** **母** 快过来，(拐杖在地上捣得山响)过来!(坐在香案旁 的椅子上)

**焦花氏** (冷冷地)您要吓着孩子!(走过去)

**焦** **母** 假慈悲。(指摇篮)他不是你的儿子。

**焦花氏** 嗯，妈。(拖到焦母身旁)妈，我过来了。

**焦** **母** (一把拉住她的手)我摸摸你。

**焦花氏** (吃了一惊，但是——)您摸吧! **焦** **母** 你穿的什么?

**焦花氏** (眼望前面)大红袄，黑缎裤，(故意说出)过节大星做

的 。

焦 母 (恨恶地)哦，手上是什么?

焦花氏 (斜眼)包金镯子!白银戒子，过节大星买的。

焦 母 (厌恶地)哼!(探到头上，摸着仇虎的花，忽然)哦， 这是什么?

焦花氏(不由得惊一下)哦，这个?——花，妈。 焦 母 (逼得紧)花?谁给你的?谁给你的?

焦花氏 (眼神一转)谁给的?(故意反问)哼，天上掉下来的? 地里头钻出来的?(斜视)我自个儿在门口买的。

焦 母 (被她冲撞回去，却莫名其妙来了一股火)买?买这 个做什么?

**焦花氏** (望着她)昨儿格，我梦着大星回了家， **焦** **母** 谁告诉你大星要回家?

**焦花氏** 谁也没告诉我，我不是说做梦做梦么? **焦** **母** 做梦，做什么梦?

**焦花氏** 大星到家门口，就跌一大跤，我才想戴个红花破破， 取个吉利。

焦 母 哼，做个梦，也要戴个花!丢了它，等我死了你再戴， 大星娶了你这个狐狸精，魂都没有还，要你戴上花儿 叶儿地来迷他。丢了它!

**焦花氏** (缓缓地)嗯!(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不觉取下花 来)

**焦** **母** ( 严峻地)扔在哪儿?

**焦花氏** (没有办法，把花扔在脚下，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在 您脚底下。(用脚点了点)这儿!

焦 母 (倏地立起，朝着那红花狠狠地踹了又踹)你戴!你 戴!(弯下腰拾起花)拿去戴去!(把踢成纷乱了的 花向花氏掷去，不想正打在花氏的脸上)死不要脸的 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

焦花氏 (气得脸发了青，躲在一旁，咬着牙。喃喃地)我当了 阎王奶奶，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

焦 母 (听不清楚)你又叨叨些什么?

**焦花氏** 我啥叨着婆婆好，阎王爷 一 辈子也不请您吃上席 去。

焦 母 (猜得明白)嗯，我死不了，妖精，你等着，天有多长的 命，我就有多长的命。你咒不死我，我送你们进棺 材 。

〔远远又有火车在原野里的铁道上轰轰地驰过，不断 地响着嘹亮的汽笛。

**焦** **花** **氏** 妈，您听!您听!(盯住焦氏) 〔远远火车汽笛声。

焦 母 听什么?金子，你的心又飞了，想坐火车飞到天边死 去 。

**焦花氏** 谁说啦?(急于想支使她出去)您不想出去坐坐，看 看火车，火车在雾里飞，好看得着呢?

**焦** **母** (用杖捣着地)我怎么看?我问你，我怎么看?

**焦** **花** **氏** (想起，支吾着)您- 您不是说您没有眼比有眼还 看得准。

焦 母 (暗示地)嗯，我看得准，我看准了你是我们焦家的祸 害。你的心一天变上十八个样，我告诉你，火车是一 条龙，冒着毒火，早晚有一天他会吃了你，带你上西 天朝佛爷去。

**焦花氏** 嗯，(厌恶地)您不喝口水，我跟您倒碗茶?

**焦** **母** 不用，我自己来。你少跟我装模装样，我不用你这么

对我假门假事的。

**焦** **花** **氏** 那么,我回到我屋里去了。

**焦** **母** 滚吧。(花氏忙忙走了一半)你站着，金子，我问你一

句话。 **焦** **花** **氏** 嗯，妈。

**焦** **母** (慢慢地)你这两天晚上打的什么呓怔? **焦花氏** 谁，谁打呓怔啦?

**焦** **母** 半夜里，你一个人在房里叽里呱啦地干什么? **焦花氏** 我，我没有。

**焦** **母** (疑惑地)没有?屋里面乱哄哄的，我走到门口又没 有了，那是干什么?

**焦花氏** 哦，(似乎恍然)您说那个呀!(笑)那是耗子，半夜我 起来捉耗子呢。

焦 母 (低沉地)再以后要有耗子，你告诉我，你看见这个 么?(指香案前的铁拐杖)我就用这条铁拐杖打死 他 。

焦花氏 嗯，妈。(要向右屋走) 焦 母 别走。你坐下。

焦花氏 嗯。(立在那里) 焦 母 (冷酷地)坐下。

焦花氏 我坐下了。(还立在那里)

焦 母 (严峻地)你没有，我知道。(用拐杖捣着地厉声)坐 下 。

**焦花氏** (恶恶生生地望着焦氏，不得已地坐下去)嗯，妈妈。

**焦** **母** (露出一丝狞笑，暗示地)我告诉你一件事。 **焦花氏** 嗯 ， 妈 。

**焦** **母**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

**焦花氏** 哦，您也做了个噩梦?

焦 母 (摸起锡箔，慢慢叠成元宝，一句一句地)我梦见你公

公又活了，—— 焦花氏 公公  *-活了?*

焦 母(不慌不忙地)嗯，仿佛是他从远道回来，可是穿一件

白孝衣，从上到下，满身都是血， 焦花氏 (不安地)血?

焦 母 嗯，血!他看见小黑子，一句话也不说，抱起来就不 放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焦花氏** 哦。

**焦** **母** 我向前去劝，刚一叫他，忽然他变了个老虎，野老 虎——

**焦花氏** (吃了一惊)老虎?

焦 母 嗯，野老虎，那仿佛见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叼走

了 。

**焦花氏** 哦，这个梦凶——凶得很。

焦 母 谁说不是，“猛虎临门，家有凶神”。我看这两天家里 要出事，金子，你说?

**焦花氏** 坐家里好好的，哪会出什么事?

焦 母 (立起来，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对金子，仿佛不在 意地)金子，你知道仇虎在哪儿?

**焦花氏** 仇虎?

焦 母 你别装不知道，我的干儿虎子回来了，你会不知道? 过来，金子，(举起香)点上。

焦花氏 (不安地，就桌上的长命灯颤巍巍地点起香，婆媳二 人对着面)我倒是听说虎子回来了，可是谁晓得他躲 在哪个窝里死去了!(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氏死尸一 样的脸上)

焦 母 金子!(一把抓住金子的腕) 焦花氏 (吓住)妈，干什么?

焦 母 (凶神一般)你的手发抖。

焦花氏 (声音有些颤)香火烫的，妈。

焦 母 他没有到我们家里来? 焦 花 氏 谁 ? 妈 ?

焦 母 仇虎!

**焦花氏** 他怎敢来?(转动香火，火焰更旺)

**焦** **母** 没有来望望你。说近些，差一点你们也是一对好夫 妻。(指香炉)把香插上。

**焦花氏** (一面插香，一面说)妈，您别冤枉人!丑八怪，谁要 他?他来了，我就报侦缉队把他抓去。

**焦** **母** 你说了。 **焦花氏** 嗯。

**焦** **母**:你公公(指右窗前的像)在上面可听见了的。 **焦花氏** 嗯。

**焦** **母** 去吧。(花氏走到右门口，焦氏仿佛忽然想起一件 事)

金子，你的生日是五月初九，是不? **焦花氏** 是。(不觉疑惑起来)干什么?

**焦** **母** (温和地)你生下的时辰可是半夜子时? **焦花氏** 嗯，您问这个干什么?

焦 母 (不理她)我问你，是不是? **焦花氏** 是，妈。

**焦** **母** (恶狠地)我问问，算算你命里还有儿子不? **焦花氏** (利嘴)没有，不用算。

**焦** **母** (忽然柔和地)好，到屋里去吧，你去吧。 **焦花氏** 嗯。(怪异地盯焦氏一眼，转身入右门)

焦 母 (听着花氏走出门，狠狠叹一口气)哼，死不了的败家 精。

〔外面雾里的乌鸦在天空盘旋，盘旋，凄惨地呼噪。 远远电线杆呜呜地响着。

〔焦氏轻轻地走到右门口，聆听一刻，听不见什么,废

然地走到香桌前。她忽然回头，朝右门愣一愣，没有 人进来，她解开香案上的红包袱，里面裹着一个木刻 的女人形，大眼睛，梳着盘髻，脸上涂着红胭脂，刻工 粗拙，但还看得出来是金子的模样。木人肚上贴着 素黄纸的咒文，写有金子的生辰八字，心口有硃红 的鬼符，上面已扎进七口钢针。她用手摸摸木人的 面庞，嘴里很神秘地不知数落些什么。

焦 母 (摸着木人的轮廓，喃喃地)也许刻得不像她，(慢慢 地)哼，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对的。(用手掐算)五 - 月 — — 初九。(点点头)半夜里 — — 子时生的。 嗯，对的，上面没有写错。(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里， 举了三举，头点三下，供在香案上。磐重重响了三 下，她跪在案前，叩了三下，神色森严，依然跪着，嘴 里念念有词，又叩了一个头，朝着木像，低声)金子， 香是你自己点的。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说的。你金子 要是一旦心痛归天，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又深 深一拜，立起，又敲了一声磬，走到香案前，举起木 人，从头上拔下一根钢针，对着心口，低声狠恶地呼 唤)金子，金子，(第三声“哼!”地一声将针扎进)哼， 金子!(叹一 口气，她仿佛非常疲乏!慢慢数着针 头，扬起头)已经八针，(胜利地)就剩一针了，金子。 (把木人又端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用红包袱盖上) 〔外面电线杆呜呜地响，隐约有人赶着羊群走近的声 音，她不言不语走进左门。

〔立刻花氏由右门蹑足走进来。

焦花氏 (低声对右门内)你先别来，听我咳嗽。

〔花氏走到中门，开门望望，外面一片大雾，看不见

人。她回转身，望见桌前的红包袱，匆忙跑近掀开 视。举起木人细看，立刻明白，厌恶地又放在案上。

焦花氏 (向着左门，毒恶地)哼。(把木人盖上，忽然想起右 门的仇虎，轻轻咳嗽一声。仇虎随着现在右门口，正 要举足向中门走，——)

〔焦氏森严地由左门急出。 焦 母 (怕花氏走进来)站住!

焦花氏 (又轻咳一声，仇虎愕然，立在右门前，以手示意，叫 他再进去)

焦 母 (慢慢走至中门)谁?是谁? 焦花氏 是我，妈。

焦 母 (厉声)还有谁?

**焦花氏** 还有?(以目示仇虎，令其毋做声)还有——(对仇虎 噗哧一笑)有鬼!

焦 母 哦 !

〔花令仇虎进门，他眈眈地望着焦氏，恨恨走出。 焦 母 (没有办法，半晌)我当是老虎真来了呢。

焦花氏 妈，您不进屋去歇歇么!

焦 母 不，你不用管，我要在堂屋里坐坐。 焦花氏 好，您坐吧。(不甘心地走入右门)

〔焦氏候她出去，走到香案前，摸摸红包袱下面的木 像，放了心，口里又不知数落些什么。

〔这时摇篮里忽而恐怖地哭起来了，她走到摇篮旁 边，把孩子抱起来，悲哀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焦 母 (又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小宝贝做了梦了!嗯 — —

嗯!梦见了老虎来咬你呀，嗯——嗯?老虎不吃小 黑子的，嗯-——嗯!不要怕呀，嗯——嗯，奶奶一辈

子守着你啊，嗯 嗯!不要怕呀，嗯 嗯。(抱 着孩子进了左屋)

〔外面仿佛羊群乱哄哄地奔踏过来，咩咩地哀叫。 随着羊的乱窜声，有一个很愉快的喉呢在：“达，达， 打 低- !达低达低达，达打达达，达低达! 低打打打打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 打达!(高兴)达，达，打 低 。达低达低达， 打达达，达低达!低打打打打打达!”随着这抑扬顿 挫的“洋号”,白傻子嘴里又打起威武的军鼓，舌头 卷起嘟噜!"得 儿锵，锵，锵!得——儿锵锵 锵 ! 得 儿锵锵 得——儿锵!(拼了命!)得 儿锵锵锵!得 — — 儿锵锵锵!锵 — — 儿锵锵 ——得 儿锵!”他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地由中门 操进来。"得 锵锵，得 儿锵!”两只手抡起 想像的鼓槌向下打，头上流着热汗。好忙! 进 门并没有看见焦大妈!由左门又走进来 嘴里 还得吹洋号；“达，达，打——低—!”

〔忽而由身右面叫一声： 焦 母 谁 ?

**白傻子** (大吃一惊，鼓号俱停。看见焦氏。伸伸舌头，立刻

转 身 就 跑 ) —

**焦** **母** (立起)站住!谁?

**白傻子** (只好愣在那里)是，是  (咽下唾沫)是我! **焦** **母** 我?(猜出多半是他)“我”是谁?

**白傻子** (结结巴巴，急得直眨眼)狗——狗蛋!焦大妈，(说 完了又要跑)

焦 母 别跑!你!你不放你的羊，你来这儿干什么!

**白傻子** 不，不干什么。我!(瞪着大眼)我看你家新媳妇来 了 。

**焦** **母** 新媳妇有你的什么?

**白傻子** (笑嘻嘻地，顺口一数落)“新媳妇好看，傻 - 傻子

看了直打转；新媳妇丑，傻——傻子抹头往外走。” **焦** **母** 你也爱看好看的媳妇?

**白傻子** (翻翻眼看着焦大妈)嗯!(鼻孔顿时一吸，两条青龙 呼地又缩进去)

焦 母 狗蛋，你别看她，我家媳妇是个婊子，她是老虎，会吃 人的。

**白傻子** 老虎?(不信地)嗯!我看过她!

**焦** **母** 你看过老虎，你还来干什么?

**白傻子** (鼻涕又流下来，舌尖不觉翻上去舔)那——那我来 看看，她会吃我不?(又抹一下鼻涕)

**焦** **母** (可怜他)唉，狗蛋，你日后也要个老虎来吃你么?

**白傻子** (老实地)老……虎要都是这样，我看还……还是老 虎好。

焦 母 (酸辛地)傻子，别娶好看的媳妇。“好看的媳妇败了 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

**白傻子** 不……不要紧，我妈早死了。

**焦** **母** (看看白，叹一口长气)嗯，孩子们长大了，都这样，心 就变了。

**白傻子** 嗯 ?

**焦** **母** (低声喃喃，辛痛地)忘记妈。什么辛苦都不记得了。 (低头)

**白傻子** (莫名其妙)你 ……你说什么?

焦 母 (低头，以杖叩地，忽然)没说什么。嗯，傻子!你听

屋里有人说话没有。

**白傻子** (伸长脖子，听了一刻，糊里糊涂地摇摇头)没……没 有。

焦 母 (指右屋)不!我说西屋里。

白傻子 (肯定地)嗯，我知道啊!(还是摇头)没……没有。 焦 母 (不信地)你到那屋里去瞧瞧。

白傻子 (点点头)嗯，我知道。(走了一步)

焦 母 (一把抓住他，低声)轻轻地走，懂不懂? 白傻子 (嫌她啰嗦，不耐烦的神气)我知道啊!

焦 母 (不放心)狗蛋，你去看什么?

白傻子 嗯?-— (才想起来)谁!谁知道你要我看什么? 焦 母 (低声)哼，你去看看屋里有什么旁的人没有?

白傻子 嗯，嗯，(仿佛非常明白，点头)我知道。(走到右门 前，由上看到下，回转身，走两步，摇着脑袋)门…… 门关上了。推……推不动。

焦母(立起，惊愕，促急地)什么?门关上了?推不动?推 开门，打进去!

**白傻子** (逡巡)我怕——我—— **焦** **母** 怕什么!出了事，有我。 **白傻子** 我怕老虎吃——吃了我。

〔焦立刻抽出香案旁边通条似的铁拐杖。

焦 母 (对白傻子)你跟我来。除了金子，有旁人，你跟我抓 着他。

〔白点头，小心翼翼地随着焦氏，走到右门前，焦举起 拐杖，正要向门上捣去。

〔花氏由右门跑出。

**焦花氏** (叫喊)妈，您在干什么?(以手抵住焦氏的手)妈，您

放下!您要打谁?(咳嗽)

焦母(察觉她有点蹊跷)贱婊子，(用力推开花氏)你放开

手!(花氏摔倒墙根) 焦花氏 (喊)妈!

焦 母 傻子，你跟我来!(走进右门) 焦花氏 (咳嗽，大叫)妈!妈!

〔右屋里有焦氏铁棍落地、一个人在闪避的声音。

〔焦母的声音：(咻咻然。咬牙，举起铁杖向下击)妈 的!妈的!妈的!

〔右屋里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氏，焦氏大叫一声，踣 倒。跟着那人打破窗户，由窗户口跳出去。

〔傻子吓得只看花氏发愕，似乎在地上生了根。

〔焦母的声音：(叫喊)我摔着了!傻子，有人打破了 窗户跑了，快追呀，傻子!抓着他，傻子!傻子……

**白傻子** (不知怎么好，颤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然而 依然没有动)

〔花氏听见里面的人跑了，立刻跑近中门，仇虎已由 外面跑进来。

**焦花氏** (抓着仇的手，低声)怎么样?你摔着了没有? **仇** **虎** 妈的，窗户太小，打破了窗户，腿还挤破了一块。 **焦花氏** 她呢?

仇 虎 我推了她一把。她摔在地下。 〔里面焦氏的声音：金子!金子!

**焦花氏** (答应了一声，立刻要到右屋去)嚷——妈! 仇 虎 (抓着她)别去!(指着白)你看!他!

**白傻子** (摸着头顶，望仇虎，很低的声音，不觉喃喃地)“喊 ——喳——喀——喳(更低微)吐——兔——图—

吐 。 ”

**焦花氏** (与白同时说)这是狗——狗蛋!

仇 虎 他认识我，你小心他。 焦花氏 我明白。

〔焦氏由右门走出，脸上流着血。 **焦花氏** 妈!

**焦** **母** (不理她)傻子!傻子!傻子!

〔白不敢答应。仇立刻由中门轻轻跑出。 **焦花氏** 妈!妈!

**焦** **母** (切齿地)贱婊子!

**焦花氏** (不安地)妈，您摔破哪儿没有?

**焦** **母** (急躁地)傻子!傻子在这儿没有?

**白傻子** (正看着花氏，不得已地)在——在这儿。干什么? (又望着花氏)

**焦** **母** (恨极了，切齿)狗蛋!你瞧见什么没有? **白傻子** 我瞧见，瞧见(食指放在嘴里)老虎在这儿。 **焦花氏** (大惊)谁说的?

**焦** **母** (明白白的话)死婊子，你别插嘴。还有谁?傻子，你 说!

白傻子 惧怯地，看着花氏还有——还有——还有一个 … (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神情异外诱惑，在他的面 颊上非常温柔地亲了一下，傻子仿佛失神落魄，立在 那里)

**焦** **母** (厉声)还有一个什么?

**白傻子** (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疼爱过，抚摸吻着的面颊)还有 ——老虎——老虎!

焦 母 狐狸精，你在干什么?

**焦花氏** 我没有干什么?

〔左屋孩子很低微地哭啼起来。

焦 母 告诉我，狗蛋!(杖捣地)你们在干些什么?

〔花又亲热地吻他 一 下。 焦 母 狗蛋，你死了?

**白傻子** **(不知所云)没——没有!老虎要吃——吃我。**

〔左门孩子大哭起来。 **焦花氏** 妈，您听，孩子醒了。

焦 母 你别管，狗蛋，你说，还有谁?

〔门里孩子更恐怖地哭，嚎，半晌，三人静听。

**焦花氏** (惊愕地)妈，孩子别有了病，(故意地)妈，您问他吧， 我去瞅瞅。(就要走)

焦 母 (厉声)不要你去!毒手!你别害死了我的小黑子。 (向左屋走了两步)我就来，狗蛋!别走，回头我还问 你 。

〔焦母由左屋下，听见她哄孩子的声音。

**焦花氏** (看见焦母进了门，走到方桌的长凳旁坐下，向白招

手，魅惑地)狗蛋!你过来! **白傻子** (莫名其妙)干——干什么?

**焦花氏** 你过来，(低声)我跟你说一句话。

**白傻子** (食指放在口里，本能地害羞起来)干——干什么呀? (不大好意思地走过去)

**焦花氏** (腾出身旁 一 块地方，拉着他的手)你坐在我旁边。 你先把手指头放下。

**白傻子** (手放下来，羞赧地瞟她一眼。呵呵地傻笑)干—— 干什么?(不觉手又放到了嘴里)

**焦花氏** (瞪了他一 眼)把手指头放下!好好地听着!我跟你

说一句正经话。

**白傻子** (又将食指放下)嗯，好，你说吧!(舌尖又不觉伸到 鼻子下面卷舐)

**焦花氏** (低柔地)狗蛋，你听着，回头大妈再问你的时候，问 你看见什么人没有了，你呀，你就说——

白傻子 (眨眨眼，仿佛在研究什么,舌端在鼻下舐过来，卷过 去。忽然，一个大发现，跳起来)新——新媳妇!(非

常愉快地)你猜，你猜，鼻涕是什么味儿? **焦花氏** (没想到)什么?鼻涕?

**白傻子** (紧张地)嗯，你说!是甜的，还是咸的? **焦花氏** (气了)不知道。

**白傻子** (快乐得直打屁股)是咸的!咸的!你没有猜着吧，

(又用舌头舐一下)咸丝丝儿的。 **焦花氏** (站起来)妈的，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 (笑嘻嘻地)唏，唏，你——你你叫我干什么?

〔焦大星背着包袱，提着点心，手里支着一根木棍，满 脸风尘，很疲倦地迈过中门的门坎。

**焦大星** (脸上露出微笑)金子!(放下包袱) **焦花氏** (平淡地)哦，是你。

**焦大星** (放下点心)妈呢?(掸撣身上的土)

**焦花氏** (望着他)不知道。(白躲在一旁，稀奇地望着)

**焦大星** (搁下木棍，用手绢把脸擦一擦)又到了家了!(抬头

看花氏)家里怎么样?(关心地)还好么? **焦花氏** (冷峻地)大星，谁叫你回来的?

**焦大星** (不自然地笑笑)没——没有谁。我自己想回来瞅

瞅 。

**焦花氏** (忽然)说什么?家里难道还会有人跑了?

**焦大星** (猜出婆媳二人又在闹气，歉然地)我不懂，金子，你 又怎么?

**焦花氏** 不怎么,我在家里偷人养汉，美得难受。

**焦大星** (避开)谁说这个啦!你说话别这样!这是咱们家， 要叫妈听见——

**焦花氏** 叫妈听见，算什么!我都做给妈瞧啦。

**焦大星** (软弱地)金子，你进了我家的门，自然不像从前当閨 女那样地舒服。可我从来也没埋怨过你，我事事替 你想，买东买西，你为什么一见我，尽说这些难听的 话呢?

焦花氏 哼，话难听?事才难听呢!我偷人养汉又不是一天 的事，你不是不明白。我嫁你那天晚上就偷人。你 出了门，我就天天找汉子，轧饼头，打野食，靠男人， 我——

**焦大星** (痛苦地)金子，你这说的是什么?

**焦花氏** 我这说的是“一本正经”,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的，在娘家就关不住，名声就坏，可我没有要到你家 里来，是你那閻王爸爸要的。我过了你家的门，我一 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不够——

**焦大星** (苦恼地)金子，唉，你这犯的是什么病!(颓然坐下)

**焦花氏** 我没有犯病，是那个一出门就想回来的人犯了病了； 是那个回家就瞎疑心的人犯了病了；是那耳朵根子 软，听什么话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是那个“瞎眉糊 眼”,瞧见了什么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我告诉你， 我没有犯病!我没有犯病!

**焦大星** 真!奇怪!我疑心了什么?我瞧见了什么!我一进 门，你就这样疯疯癡癡地乱说一大“泡”。你说，是我

瞎疑心，还是你瞎疑心。

**焦花氏** 是我疑心，是我犯疑心病；我疑心我媳妇在家里偷人 养汉，整天背着自己的男人不老实。

**焦大星** 可是谁提这个啦?是我听见什么啦?还是刚才瞧见 什么啦!

**焦花氏** 你瞧不见，你还听不见。

**焦大星** (想不出办法)那么,白傻子，你听见什么,你刚才瞧 见了什么啦?

**白傻子** (指自己)我——我——

**焦大星** (敷衍着花氏)好，我刚才不在家。你说，你瞧见了什 么?

**白傻子** (结结巴巴)我——我刚才——瞧——瞧见—瞧见 一个——

**焦花氏** (忙追到白的身边)去!去!去!活人的话都闹不 清，还听死人的话?

**白傻子** (卖功)可我刚才 — -是 — — 是瞧见 一个 — **焦大星** (不信地)你说吧，什么呀?

**白傻子** 我……我瞧见 一 个 - —

**焦花氏** (驀地在白脸上捆了一掌)去!去!你这傻王八蛋。 **白傻子** (莫名其妙)你打我?(抚摸自己的面颊)

**焦花氏** 嗯，打了你，你怎么样?

**白傻子** (咧开大嘴，哇一声)哦，妈呀!(哭啼啼地)你-—你 倒底是个老虎。(抽咽，向中门走)

**焦大星** (看着花氏，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去吧，狗蛋，快 走吧，赶明儿别到这儿来了。

〔狗蛋手背抹着眼泪，由中门走下， 一时又听见羊群 咩咩奔踏过去的声音。

焦花氏 (发野地)好，大星，你好!你好!你好!你不疑心! 你不疑心!你回家以后，你东也问，西也问，你想从 狗蛋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来我的短。好，你们一家 人都来疑心我吧，你们母子二人都来逼我，逼死我 吧。(大星几次想插进嘴去，但是她不由分辩地一句 一句数落)我跟你讲，姓焦的，我嫁给你，我没有享过 你一天福，你妈整天折磨我，不给我好气受。现在你 也来，你也信你妈的话，也来逼我。(眼泪流下，抽 咽)我们今天也算算账，我前辈子欠了你家的什么? 我没有还清，今生要我卖了命来还。(抹着鼻涕)哼， 我又偷人，又养汉，我整天地打野食，饼人，我没有 脸。我是婊子，我这还有什么活头，哦，我的天哪! (扑在桌上，捶胸顿足，恸哭起来)

焦大星 (不知怎么安慰好)可是，金子，谁说啦?谁这么说 啦?不是你要问去?不是你自己要这么讲，喂，你 看，我跟你带来多少好东西，别哭了，好吧?

**焦花氏** (还是抽咽)我不希罕，我不看。

**焦大星** 可你要这么说，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你自己要说你 偷人，养汉的—

**焦花氏** (还是抽咽)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是你妈说，你妈说 的 。

**焦大星** (不信地)妈?妈哪对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焦花氏** 你妈看我是“眼中钉”,你妈恨不得我就死，你妈硬说 我半……半夜里留汉子，你妈把什么不要脸的话都 骂到我头上。“婊子!賤货!败家精!偷汉婆!”这 都是你妈说的，你妈说的。

**焦大星** (解释)我不信，我不信我妈她会——

〔焦母由左门走出。

焦 母 (拐杖重重捣在地上，森严地)哦!(他们二人回过 头)嗯!是我说的。金子，你跟你丈夫讲吧，我就是

这么说的。 〔 半 晌 。

**焦大星** (惶恐地)妈!(走过去扶她)

焦花氏 (突然感到孤独，不觉立起)大星!

焦 母 (严酷地)你说吧!你痛痛快快地说吧。你在你丈夫 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状吧!金子，你说呀!你说呀! 你长得好看，你又能说会道的。你丈夫今儿跟你买 花，明儿为你买粉，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你说呀，你 告我吧。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 在都归了你了。

**焦大星** (哀诉地)妈。

**焦** **母** (辛酸地)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 在都叫你霸占了。我现在是个老婆子，瞎了眼，看不 见，又好唠叨，我是你们的累赘。我知道我该死，我 早就该叫你们活埋了，金子，你说吧，你告我吧，我等 你开刀呢!

焦花氏 (怯惧地)妈，可我并没有说您什么?大星，你听见 了，我刚才说什么,大星，你——

焦母(爆发，厉声)婊子!贱货!狐狸精!你迷人迷不够， 你还当着我面迷他么?不要脸，脸蛋子是屁股，满嘴 瞎话的败家精。当着我，妈长妈短，你灌你丈夫迷魂 汤，背着我，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你当我不知道， 活妖精!你别欺负你丈夫老实，你放正良心说，你昨 儿夜里干什么?你刚才是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

白天关着房门?关了门喊喊嚓嚓地是谁跟你说话? 我打进房去，是哪个野王八蛋跳了窗户跑了?你说， 当着你的丈夫，你跟我们也讲明白，我是怎么逼了 你，欺负你?

**焦花氏** 谁听见我屋里有人说话?谁说我把门关上了?谁又 从窗户跑了，妈，您别血口喷人，您可—一

**焦** **母** (气得浑身发抖)这个死娘儿们，该雷劈的!(回头)

狗蛋，狗蛋，你看见了，你说! **焦大星** 妈，他刚走。

**焦** **母** 他走了?(忽然)狗蛋，狗蛋!(急速地走出中门)

〔外面听见焦氏连喊傻子。 **焦大星** 金 子 !

**焦花氏** 你去信你妈的话吧? **焦大星** (低沉)你先到西屋去。 **焦花氏** 干什么?我不去!

**焦大星** 金子，你先别惹她。听我说，你先走。

**焦花氏** (瞪大星一眼)好，你们说。你们母子两个商量吧。

叫你们算计我吧!好，我走!我就走!(由右门下) **焦大星** 喂，金子!

〔焦母由中门上。

焦 母 (颤巍巍地)这个傻王八蛋，又不见了，跑了。(复归 正题，严峻地)好，你们夫妻俩商量好了，你们有良心 就来算计我吧。(猜到方才在她背后金子会叽咕些 什么,尖酸地)嗯，金子，你是个正派人，刚才都是我 瞎说，看你是眼中钉，故意造你的谣言。现在你丈夫 来了，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风啦!(爆发，狠恶地)金 子，你个下流种!我早就跟大星说过，要小心点，你

别听你爸爸的话娶金子回家来，“好看的媳妇败了

家，娶了个美人就丢了妈”, **焦大星** 妈，金子不在这儿。

**焦** **母** 走了，她到哪儿去了? **焦大星** 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焦** **母** 哦，你怕她受我的气，你叫她走了。

**焦大星** 不是的，妈，我怕您看着她不舒服，气大，省得她在您

眼前厌气。

**焦** **母** 我问你，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大星!现在你们两

个都会故意气我没有眼!我我听了好难过。 一— **焦大星** (忍不住)我没有这么想，您别瞎疑心。

**焦** **母** (勃然)我没有瞎疑心，我没有瞎疑心。哼，耳朵根子

软，你媳妇的毒都传给你了。

**焦大星** 妈，您歇歇，别生气!她不好，她尽叫您生气。回头 我就打她。

**焦** **母** 我不生气，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气呢。

**焦大星** (没有办法)好，妈，我给您带来几样点心，都是您爱 吃的!

**焦** **母** (冷笑)不用，拿去孝敬屋里那个人吧。我不希罕。

**焦大星** (叹一口气)妈，您要是处处都光存这个心，我怎么还 说得了话?您想，我们家里也不算容易，老有老，小 有小，丈夫成天地不在家，四外也没有什么邻舍亲 戚。家里拢总不到三个半人，大家再还免不了小心 眼，那-—

**焦** **母** 大星，你跟谁说话?你对谁? **焦大星** 妈?(赔笑)我不敢劝您。

**焦** **母** 哼，我小心眼?我看你也太大气了吧?

焦大星 好，好。妈，她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说明白呀! 焦 母 问你呀。

焦大星(惧怕地)妈，她真……真会有什么……我不在家。 焦母这两天晚上，半夜，我听见门外大树底下有人说话。 焦大星 有金子?

焦 母 嗯，半夜，金子跟一个人。 焦大星 她怎么啦?

焦 母 她怎么?说着，她把那个人就拉进来了。 焦大星 拉进来?

焦 母 拉到屋里去，两个人喊喊嚓嚓了半夜。 焦大星 一直到半夜?

焦 母 半夜?一直到天亮。

焦大星 (疑信参半)那您为什么不抓着他们。

焦 母 我?(故意歪曲地讲)你把我真当做瞎子，我不知道 你们这一对东西?那半夜的人不是你这个不值钱的

丈夫，还是谁? 焦大星 是我?

焦 母 (反而问起他，威吓地)你为什么又瞒着我回了家。

我是怎么虐待你们，要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 焦大星 (恐怖地)那个人不是我。

焦 母 什么,(觉出他渐渐相信了，露出一丝微笑)不是你。 焦大星 嗯，不是。

焦 母 那么方才那个人。

焦大星 怎么方才还有一个人? 焦 母 方才那个人也不是你?

焦大星 (苦痛地)不!不! 焦 母 哦 ?

**焦大星** (忽然)妈，您说的话是真的?

**焦** **母** (冷静地)真的，你当真受你的媳妇的毒了么?

**焦大星** (内心如焚)她怎么会?金子怎么能这样?我为她费 了多少心，生了多大气。她跟我起过誓，她以后要好 好地过日子，她……她……

焦 母 (残酷地)她起誓不是放屁!刚才我就知道那个人在里 面，我打进了门，他正从窗户逃走，我一手抓着他的大 襟，叫那个狗娘养的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跳出去走了。 白傻子看见他，金子还跟他在门口说话，满不在意。你 看，这是我脸上摔的伤，你进屋去看，窗户都破了。你 看，你不在家，家里成了野汉子窝。大星，你说我怎么能 不叫你回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傻子，(狠狠地)你的 媳妇偷了人了，你的媳妇跟人家睡了，现在没有一个不 骂你，不笑话你，不说你是个

**焦大星** (疯狂一般捶击桌子)妈!妈!您别说了，别说了。 我够了，我听够了。

**焦** **母** (也翻了脸，拐杖重重在地上捣，粗野地)那你还不把 她叫出来问，逼她来问，打她来问，要她亲口招出来，

招出来!(星扑在桌上，全身颤抖) 〔花氏由右门出。

**焦花氏** (厉色)你们不用叫!(立刻冷冷地)用不着你们母子 喊，我自己出来了。

焦 母 好!你来得好!你来得好!大星，门后有你爸爸打 人的皮鞭子。大星!你要是再心发软，我不认你是

我的儿子。(走到后门，摸出皮鞭) **焦花氏** (横了心)哼!

焦 母 好，你哼哼!大星，这是鞭子。我跟你锁上门。你问

她!问她!问她!(把中门锁好) **焦大星** (接下皮鞭，手发抖)金子——

**焦** **母** 你快问她!快问!

**焦大星** 妈，我问!我问!

**焦** **母** 叫她跪下!对着祖宗牌位! **焦花氏** 怎么?

焦 母 ( 雷 霆 ) 跪 下 〔 花 氏 跪 下 。

**焦大星** (拿着皮鞭，脸上冒汗)我不在家，你是做……做了

那……那样的事情么? **焦** **母** 你说，叫你说，败家精。

**焦大星** (用鞭指着地，狠了心)你——你说。 **焦** **母** (厉声)说呀!

**焦花氏** (两面望望，恨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 (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 我不愿在你们焦家吃这碗厌气饭，我要找死，你们把 我怎么样吧?

**焦大星** (失色)怎么,你——你承认你，—

焦花氏 嗯!我认了。你妈说的，句句对，没冤枉我，我是偷 了人，我进了你们家的门，我就没想好好过。你爸爸 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 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做人看。我告诉你，大 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可是，为着你这个妈，我 死也不跟这样的好人过，我是偷了人，你待我再好， 早晚我也要跟你散。我跟你讲吧，我不喜欢你，你是 个“窝囊废”,“受气包”,你是叫你妈妈哄，你还不配 要金子这样的媳妇。你们打我吧，你们打死我吧!

|  |  |  |
| --- | --- | --- |
|  | 我认了。可是要说到你妈呀，天底下没有比你妈再 毒的妇人，再不是人的婆婆，你看她—— | |
| 焦大星 |  | 金子，别说了! |
|  | (同时) |  |
| 焦 母 |  | (气急败坏地)败家精，你还说! |
| 焦花氏 | (跑到香案前，掀开红包袱，拿起扎穿钢针的木人)大 星，你看!这是她做的事。你看，她要 · 害死我!想出 这么个绝子绝孙的法子来害我。你看，你们看吧! (把木人扔在地上) | |
| **焦** **母** | 你 ……你 ……你!大星，你还不跟我打死这个淫妇， 死婊子养的!打——打——打! | |
| **焦大星** | (迷乱地)妈! | |
| **焦** **母** | (暴雷一般)打死她!打死她! | |
| **焦大星** | 嗯(麻痹)嗯，打!打!(举起皮鞭，想用力向金子身 上——但是人仿佛凝成了冰，手举在空中，泪水盈 眶，呆望着花氏冷酷无情的眼。静默。忽然扔下鞭 子，扑在母亲足下恸哭起来)哦，妈呀! | |
| **焦** **母** | (推开她的儿子，骂)你还是人!死种!(抡起拐杖向 花氏所在方向打去，花氏一手截住) | |
| **焦花氏** | (拼命)你……你敢—— | |
| 焦 母 | (不顾死活)我先打死你——  〔外面有人扣门甚急，大叫：“开门!开门!” | |
| **焦大星** | (在两个女人当中)谁?谁? 〔外面的声音：是我，我呀! | |
| 焦 母 | (放下拐棍，听出声音蹊跷，停住)你?你是谁? 〔外面的声音：(狞笑)仇 — — 虎!我是仇 - - 虎。 | |
| 焦 母 | 什么?虎子?  〔外面的声音：是我，干妈。 | |

焦大星 (惊愕)怪，虎子来了?(打开中门) 〔仇虎走进，大家恐惧地互视，半晌。

焦大星 (阴沉地)虎子，你来干什么? 仇 虎 (狠毒地)跟干妈请安来了。

焦 母 (低幽地)请安? — 仇 虎 (点头)嗯。

焦大星 (走到虎面前，喜悦地)虎子，你怎么出来的? 焦 母 (阴郁地)大星，来!跟我到这屋里来。

焦大星 (不大明白)妈? 焦 母 (厉声)来。

〔焦氏拄起拐杖向左屋走，后随大星，母子进了左屋。 〔半晌，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

焦花氏 (低声)谁叫你回来的。

仇 虎 (望外，阴沉地)外面有人跟着我。

焦花氏 谁 ?

仇 虎 雾太大。看不出来。(忽然)你把蜡吹了。 焦花氏 (惊)怎么?(把香案前的烛火吹灭)

〔屋内黑下来，从两面窗望出，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雾。 远远听见火车驰过，一声孤寂的汽笛。仇虎蹑足走 到窗前探望。

焦花氏 (低声)怎么?你——

仇 虎 别说话，门外仿佛就有人走。你听! 焦花氏 (谛听)不，这是风。

仇 虎 哦 。

焦花氏 风吹着野草。

仇 虎 (回头，望着左屋)奇怪，这半天他们在屋里做什么。 焦花氏 谁知道?

**仇** **虎** 嗯，(阴沉地暗示)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 **焦花氏** (点头)我觉得。

**仇** **虎** 金子，你怕么?

**焦花氏** (回头)怕?(转头望前面)不!

**——幕急落**

**第** **二** **幕**

〔同日，夜晚九点钟，依然在焦家那间正屋里。方桌 上燃着一盏昏惨惨的煤油灯，黑影憧憧，庞杂地在窗 棂上簇动着，在四周灰暗的墙壁上，移爬着。窗户深 深掩下来，庞大的乌红柜，是一座巨无霸，森森然矗 立墙边，隐隐做了这座阴暗屋宇神秘的主宰。香案 前熄灭了烛火，三首六臂的菩萨藏匿在黑暗里，只有 神灯一丝荧荧的火光照在油亮的黑脸上，显得狰狞 可 怖 。

〔焦氏立在香案旁，神色阴沉。盲人睁大一双不见眸 子的眼眶，凝望前面，瞑然不知思念什么。她默默地 敲撞铜磬，声翁翁然，仿佛发自神像的巨口里。桌前 立一只肥大的泥缸，里面熊熊地烧起“黄钱”,那贿赂 神灵，请求他除灾降福的“鬼币”。纸灰随着火星飞 扬，跳耀的火焰向上翻。红光一闪一闪，射在焦氏严 峻的脸上，像走马灯。影子穿梭似地在焦阎王狞恶 的像上浮动，一阵黑，一阵亮，时而瞥见阎王的眼眈 眈地探视下面，如同一幅煞神。

〔在这里，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 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

〔瞎子卷起黄的纸填入土缸的肚子，火焰更凶猛地飞

舞起来。她喃喃念着《往生咒文》,仿佛又在祈祷，朝 向着菩萨。

〔静了半晌，忽然黑暗的角落里有一稚弱的哭声，惊 恐地抽咽，是小黑子在摇篮里由噩梦中吓醒，又看见 一墙的黑影，更惧怕地哭嚎起来。瞎祖母走到摇篮 边，抱起受了惊的孩子低声抚慰。

焦 母 (轻轻拍抚孩子)不要怕呀，嗯——嗯——嗯——宝 宝梦见了什么呀，嗯——嗯———嗯—。黑子，快 回家呀，嗯-  嗯。回家睡觉觉呀，嗯——嗯。不要 怕呀，嗯——嗯。奶奶一辈子守着小孙孙呀，嗯-— 嗯。你就是奶奶的小命根呀，嗯——嗯-——嗯一—。 谁也不敢来惹你呀，我的小孙孙，不要怕呀，嗯—— 嗯-  嗯——。(孩子先还哽咽，渐渐睡着。焦氏正 要放下孙儿，焦大星由左屋上。他的脸颊微红，神色 不安，关上左门，又回顾一下，忽然咳嗽起来)

焦 母 (低声)谁?

**焦大星** (喑哑)我，妈。(向焦氏走去)

**焦** **母** (放下孩子)慢点走。孩子刚睡着。

**焦大星** (走到摇篮旁边，望望自己的儿子)黑子好一点了么?

**焦** **母** (摸摸瘦小的头，关心地)小脑袋还是热烘烘的。刚 才黑子又不知叫什么东西吓醒了，又嚎了半天。

焦大星 (烦恶地)哭!哭!哭!今天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简 直像是哭我的丧。

焦 母 (又拈起一张黄纸，引起快熄的火)“猛虎临门，家有 凶神”。哼，右屋里藏着个狐狸精，左屋躲着个野老 虎，童男子眼最灵气，看见了这一对妖魔，魂都吓得

离了壳，他怎么不哭?

[这时左屋有男人学着女人的喉咙，忽而尖锐，忽而 粗哑，惨厉地唱着《妓女告状》,一句一句，非常清 晰。——

“……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殿 前的判官呀掌着生死的簿， ……青脸的小鬼哟，手拿 拘魂的牌。 … … "

〔焦氏不安地谛听着。大星坐在方桌旁，凝视土缸里 的火焰。

焦 母 你听他又在唱。(低微)你听，他在我们家唱这个。 你听!(里面幽幽地唱着：“……阁王老爷哟当中坐， 一阵哪阴风啊，吹了个女鬼来。 ……")大星，他这是 咒我们?

焦大星 (替仇虎辩白)他高兴，他多年没见我，今天见着了， 多喝两盅，他爱唱什么,就唱什么,您管他这个做什 么 。

焦 母 哼，他硬说你父亲害了他 一 家，(低沉地)你还看不出 来，他这次回来没有安着好心。

焦大星 妈，您又来了，您先别疑神疑鬼。刚才他跟我说，他

住两夜就走。

焦 母 (不信地)就走?

焦大星 他是您的干儿，跟我又是从小的朋友，这次特来看看 我们我们跟人无仇无冤，疑心人家要害我们干什么。

焦 母 你不懂，不用管我。大星，你听。(里面又幽幽然唱 着：“……阁王老爷当中坐，一阵哪阴风啊，吹了个女

鬼来。 ……")他老唱这两句，他老唱这两句。 焦大星 虎子现在无家无业，心里别扭，让他唱去。

焦 母 可是他为什么——

〔里面又从头重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 边排，—— ”

焦 母 你听，他这不是有意地——

〔小黑子又突然大嚎起来。焦氏忙走到摇篮边，抚拍 着孩子，里面也停止了唱声。

焦 母 (恨恶地)你听，他这是存的什么心，孩子醒了，他也 不唱了。(孩子继续地哭嚎)大星，你这做爸爸的也 为你的孩子烧点纸，驱驱邪，我再跟孩子叫叫。

〔星不得已立起，走到香桌旁，烧黄钱。焦氏在摇篮 旁，轻抚哽咽着的孩子。

焦 母 (非常悠远地，似从旷野里传送来的凄厉的声音)回 家来——,黑子!黑子的魂回家来——,黑子!魂快 回家-  ,黑子!奶奶等着你睡—,黑子!魂回家 来——黑子。(孩子又不响，四周静寂，只有盲目的 焦氏低声呼唤，催眠一般，大星的眼盯着泥缸的火。 焦氏忽然-  -)大星，你看看黑子的眼，孩子真睡着

了么?

**焦大星** (抬起头，望黑子)眼阖上了。(奇怪地)这孩子的睡

相怎么这样——怕人— **焦** **母** 怎么?

**焦大星** (低声)——他仿佛死了似的。

焦母(贸然)放你的屁!好好的孩子，你咒他什么?(又抚 黑子)黑子，你不要怕，你爸爸跟你说着玩呢。你好 好在我们家里住着，供你吃，供你住。我们的家就是 你的家，黑子，你住着，不要走。

焦大星 可是，妈，您看不见那小脸，眉毛狠命地绉，小嘴向下

癟。(低微)闔上了眼，真像他是---—

**焦** **母** (恐惧地)少胡说，你今天喝多了。(想起来)也怪，刚 才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孩子忽然地大嚎起来?

**焦大星** (无神地)不知道。我直望着孩子的眼，孩子仿佛看 见了什么东西似的，那么死命地干嚎。

**焦** **母** (忽然)我看我们赶快送他走。送他走，越早越好。

**焦大星** 让她就走? **焦** **母** 嗯。

**焦大星** (哀诉地)不，妈!再等一等，您让我想一想。 **焦** **母** 想什么?这个祸害不是早走了早好。

**焦大星** 可是，她现在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您要她立刻走， 这……这不是 …

焦 母 那我哪管得了，我只求我家里安静。今天是晚了，明 天一大清早，就送他上路。

**焦大星** 妈，我们不能这么办。

**焦** **母** (冷冷地)大星，那么你要怎么办?

**焦大星** 妈，您不能这么赶她出去。这次是她做错了，她丢 ——丢了我-——我们的脸，可妈您要现在就送她走， 那不是逼着她走那一条路，叫她找她的那 那个 人么?(苦痛地)妈，我知道她这次是真心地不 · 不要脸，不要脸，做了这么一件对——对不起我的 事，可是，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错么?难道我 们——

焦 母 (厉色)混蛋!你想的是什么?你说谁? **焦大星** (犹疑)您说的不是金子?

焦 母 金子!金子!(叹 一 口气)这个昏虫喲!死都临到头 上，这个时候你还是金子金子地想着么。大星，我告

诉你，老虎都进了门了，我说的是这屋里的老虎。老 虎在你屋里吃饭，老虎在你房里都跟你的—-—(忽然 止住)大星，你今天晚上偏要喝许多酒做什么?

**焦大星** (没有力气地)嗯，我喝了，妈。

**焦** **母** 叫你不喝你偏要喝，今天是什么鬼催着你，脾气都变 了 。

**焦大星** 嗯，我要变变。(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上) **焦** **母** (温慈地)大星，我的儿子，你过来。

**焦大星** (走过去)干什么,妈? **焦** **母** 大星，你心里难过么?

**焦大星** (望望焦氏，咬住唇)不，妈。

焦 母 (执星的手)你是舍不下金子么?

**焦大星** (想抽出自己的手，烦恶地)谁说的?妈。(似乎恐怕 为人发见了自己的短处，更烦躁)谁说的?谁告诉您 的?

焦 母 (明白她的儿子，暗暗刺激他的羞耻心)是，是的，像 她这样一个烂货，淫妇，见着男人就要，(觉得大星在 一旁神情苦恼，要截断她的话，然而她轻轻拍抚他的 手，又慢慢地——)我要是个汉子，她走就走了，不一 刀了啦她是便宜!

**焦大星** (忽然抽开自己的手，警戒地)妈! **焦** **母** (惊愕)大星，你——

**焦大星** 妈，您告诉我，那个人是谁?那个男人是谁，我得知 道，我要知道。自小到大，您什么事都瞒着我，可是 现在我是金子的丈夫，那个野种是谁，(迭连在桌上

打)是谁!是谁?妈，您连这个都忍心瞒着我么? 焦 母(半晌，立起，沉重地)大星，你的手发抖。

**焦大星** 我……我心里有火。(捶胸部)我这里满……满是 火!烧得难受。

焦 母 (闭上眼，可怜)孩子，你是一根细草，你简直经不得 风 霜 。

**焦大星** 可……可(喃喃地)我总应该知道他是谁，他是谁! **焦** **母** (真看见了什么)孩子，你的脸怎么惨白惨白的?

**焦大星** (恨恶地)妈，您要是疼我，您该告诉我。 **焦** **母** 你的眼睛为什么发直?

**焦大星** (回首)怎么,妈，您怎么知道?

**焦** **母** (摇头)妈瞎了眼，总看得见自己的儿子。可是(回首 对大星)大星，你为什么直看着我?又像是怕看着 我?

**焦大星** (惊怯)妈，没有，没有。

**焦** **母** (肯定)你是!你是!大星，你现在想着什么? **焦大星** 我……我没有想什么!

**焦** **母** 不，大星，你又在瞒着我。我看得见你，我看见你的

心，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恨着你的妈? **焦大星** 不，妈。

焦 母 (阴沉地)恨着我夹在你们当中，恨我偏把这件事说 穿了，叫你不能闭上眼做瞎子。

**焦大星** 不，妈。我恨，我就恨那一个人。可是您不肯告诉 我。

焦 母 你为什么不问金子去?

**焦大星** 金子着了那个人的迷，她不肯说。 焦 母 她还没有说?

**焦大星** (恳切地)那么,妈，您看见了，还是您告诉我! 焦 母 大星，你忘了，我是瞎子。

**焦大星** (忽然立起)那么,妈，我要出去。 **焦** **母** (不安地)快半夜了，你上哪儿去? **焦大星** 这屋子我待不下去，待不下去。

**焦** **母** 为什么?

**焦大星** (对着墙上焦阎王的像)妈，您来，您快来看!

**焦** **母** 我看?

**焦大星** 嗯，您看!您看墙上的爸爸都在笑话我。

〔大星由中门跑出。

**焦** **母** (追着喊)大星!大星!(出中门)大星

〔左屋里又以男人的粗嗓音低哑地唱起：“初一十五 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阎王老爷哟当中的 坐，一阵哪阴风吹了个女鬼来。”

〔老远有火车轰轰地驶过去。

〔从右屋里，走出花氏。花氏神色镇静， 一绺头发由 鬓角边垂下来，眼神提防着人。她提住脚跟，向左屋 走 。

**焦花氏** (低声)虎子!虎子!

〔焦氏由中门上。 **焦** **母** (严厉地)金子!

**焦花氏** (极力做不在意的样子)干什么? **焦** **母** 你上哪儿去?

**焦花氏** (退回来)我不上哪儿去。

**焦** **母** 金子，(慢慢地)你们预备怎么样? **焦花氏** (吃了 一 惊)我们?

**焦** **母** (索性说穿)你跟虎子。 **焦花氏** (狠狠地)不知道。

**焦** **母** 你不用装，我知道是仇虎。

焦花氏 我没有装，事做得出来也就不怕知道。

焦 母 金子，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出来? 焦花氏 ( 翻 翻眼)您问我?

焦 母 虎子心里现在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要干点什么? 焦花氏 不知道。

焦 母 (咬住牙)你不知道?你是他肚里的蛔虫，心上

的——

焦花氏 (警告地)您说话留点神，撕破了脸我也会跟您说点 好听的。

焦 母 (仿佛明白花氏为什么忽然强硬，故意地)哦，你大概

知道大星刚出门。 焦花氏 嗯。

焦 母 那屋里有虎子。家里就是我一个瞎婆婆，你现在可 以——

焦花氏 您别强说反话吓唬人!我知道，我们的命在您手里。 焦 母 金子，(叹了，一口气)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走?

焦花氏 这大夜晚? 焦 母 嗯?

焦花氏 您逼我投奔哪儿去?

焦 母 (有意义地)我随便你! 焦花氏 (觉出来一些)随便我? 焦 母 嗯，(低沉地)你走不走? 焦花氏 不 !

焦 母 哼，金子，你，你难道一点人心也没有? 焦花氏 (憎恨地)婆婆，这话要问您呢!

焦 母 (被冲撞，忍下去)好，我现在不跟你斗气，我认头，这 次算你胜了。可是；金子，我是个有家有业，有过儿

子的人，你没有养过孩子，你猜不透一个做妈的心里 黑里白日地转些什么念头。(低声下气)好了，金子， 你就看看我的岁数，我这半头的白头发，你说话也就 不应该让给我三分?以前就譬若我错了，我待你不 好，就照你说的吧，磨你，逼你，叫你在家里不得过。 可到了现在，你，你做了这样的事，闹到这步，我们焦 家人并没有把你怎么样。难道，到了现在，我们焦家 (头不觉转向左屋)有——有了难，你还想趁火打一 次劫么?

焦花氏 (盯着焦氏)妈，您别绕弯子跟我说话，我金子也不是 不明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次我做事不体 面，可我既然做了，我也想到以后我会怎么样。

**焦** **母** (暗示地)你知道? **焦花氏** 我不是傻子。

**焦** **母** 那么,你说说，你们以后要怎么样? **焦花氏** 我们?

**焦** **母** 嗯，你同仇虎，虎子这孩子不能白找我们一趟。

**焦花氏** 自然，“猛虎临门，家有凶神。”可我怎么一定就知道 他要干什么?

**焦** **母** (劝导地)金子!你虽然现在不愿再做焦家的人，可

你总也算姓过焦家的姓。现在仇虎回来，要毁我们， 你难道忍心瞪眼看着，不来帮我们一把手。

**焦花氏** (冷笑)您要我想法子?

**焦** **母** 嗯，金子，你一向是有主意的。 **焦花氏** 大路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走?

**焦** **母** (关切地)什么!你说! **焦花氏** 报告侦缉队，把他枪毙。

焦 母 (明白花氏的反话，故做不知地)你知道我不肯这么 办，虎子倒底是我的干儿。

焦花氏 (尖酸地)您的干儿!哦，我忘了，您念了九年《大悲 咒》,烧了十年的往生钱。真，大慈大悲观世音，我们

焦家的人哪能做这样的事?

**焦** **母** (忍下去)嗯，这一条路我不肯。

**焦花氏** 那么,(很正经地)我看，我还是跟您问问仇虎的生庚

八字好。 焦 母 干什么?

**焦花氏** (狠恶地)跟您再做个木头人，叫您来扎死啊!

焦母(勃然)賤货，死东西，(支起自己)你—— (婆媳二人 对视一刻，焦压抑下去)哦，我不发火，我还是不该发 火。金子，我要跟你静下气来谈谈。

**焦花氏** 谈什么?您的儿子还是您的，焦家的天下原来是您 的，还是归了您。您还要跟我谈什么?

焦 母 金子，你心里看我是眼中钉，我知道；我心里看你是 怎么,你也明白。金子，你恨我恨得毒，可你总忘了 我们两个疼的是一个。(花氏正要辯一 句)你不用 说，我知道。你说，你现在跟大星也完了，是不是? 可是，金子，你跟大星总算有过夫妻的情分，他待你 不错。

焦花氏 我知道。

焦 母 那么,你待他呢?

焦花氏 就可怜他 一 辈子没有长大，总是个在妈怀里吃咂儿 的孩子。

焦 母 好，这些事过去了，我们不谈。现在我求你一件事， 你帮帮我，就算是帮帮他，也就算是帮帮你自个儿。

**焦花氏** 什么,您说吧。

焦 母 一会儿大星回来怎么问你，你也别说虎子就是那个 人 。

**焦花氏** 哼，我怎么会告诉他。

焦 母 可是大星见了你必定问，他怎么吓唬你，你也别说。 **焦花氏** 怎 么 ?

**焦** **母** (恐惧地)说不定他刚才跑出去借家伙。

**焦花氏** 什么?(不信地)他敢借家伙想杀人?他? 焦 母 哼!你?他到底还是我的种。

**焦花氏** (半信半疑)哦，您说大星，他回来要找——

**焦** **母** 金子，你别装!虎子早就告诉你—— **焦花氏** 他告诉我什么?

焦 母 哼，我猜透了他的心，他的心毒，他会叫你告诉大星 就是他。

**焦花氏** 您想得怪。

**焦** **母** 怪?他想叫大星先动手找他拼。他可以狠下心肠害 ——害了他的老把弟，哼，好弟兄!

**焦花氏** 对了!好弟兄!(森严地)好弟兄强占了人家的 地———

焦 母 (低得听不见。同时)什么?

**焦花氏** (紧接自己以前的话)——打断人家的腿，卖绝人家 的姊妹，杀死人家的老的。

焦 母 (惊恐)什么,谁告诉你这个? **焦花氏** 他都说出来了!

焦 母 (战栗)可是，这并不是大星做的，这是閻王，阎王， …… (指着墙上的像，忽然改了口)閣王的坏朋友，坏 朋友，造出来的谣……谣言。不，不是真的。

**焦花氏** (不信地)不是真的?

**焦** **母** (忽然 一 口咬定，森厉地)嗯!不是真的。(又软下

去)那么,金子，你答应了我! **焦花氏** 什么?

**焦** **母** 大星怎么逼你，你也不告诉他是谁。你帮我们也就

帮了你自个儿。 **焦花氏** 帮我自个儿?

**焦** **母** 嗯，你劝仇虎明天天亮走路。你可以跟他走，过去的

事情我们谁也不再提。 **焦花氏** 你让我跟虎子走?

**焦** **母** 嗯，我焦氏让你走。没有钱，我来帮你。 **焦花氏** (翻翻眼)您还帮我?

**焦** **母** 嗯，帮你!明天早上帮你偷偷同虎子一块走。

**焦花氏** 嗯，(斜眼看着她)您再偷偷报侦缉队来跟着我们。 **焦** **母** 怎么?

焦花氏 仇虎离开了焦家的门，碰不着你的孙，害不着你的 儿，你再一下子抓着两个，仇虎拐带，我是私奔，那个 时候，还是天作保，地作保，还是找您婆婆来作保?

焦 母 (狞笑一声)金子，你真毒，你要做婆婆，比瞎子心眼 还想得狠。

**焦花氏** (鼻子嗤出声音)说句您不爱听的话，跟您住长了，什 么事就不想，也得多担份心。

焦 母 可是，小奶奶，这次你可猜错了。我倒也是想报官， 不过看见了大星，我又改了主意。我不想我的儿孙 再受阁王的累，我不愿小黑子再叫仇家下代人恨。 仇易结不易解，我为什么要下辈人过不了太平日子。 仇虎除非死了，虎子一天不死，我们焦家一天也没有

安稳日子。

**焦花氏** 所以您才要他死。

**焦** **母** 没有，王法既然不能叫他死，我为什么要虎子一次比 一次恨我们呢。所以你金子爱信就信，不爱信也只 得信，你现在替我叫虎子来，我自己跟他说话。

**焦花氏** 可是，您——

**焦** **母** (改了主意)哦，你别去，我自己来。(向左屋叫)虎 子!虎子!

焦花氏 (向左屋，低声)虎子!

焦 母 他不答应。金子，你先回你屋，我一个人叫他。(走 到左门前)虎子!虎子!

〔里面虎子的声音：(慢慢地)嗯。

〔仇虎由左门上，出门就望见花氏，愣一下。金子指 指她的婆婆，叫他小心。他敌对地望了焦氏一眼，挥 手令金子出门。

焦母(觉出虎子已经出来)金子，你进去吧。 焦花氏 嗯。(花由右门下)

仇 虎 (狠恶地)干妈，您的干儿子来了。

焦 母(沉静地)虎子，(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咱们娘儿俩 谈谈。

仇 虎 (知道下面严重)好，谈谈!(坐在远处一条凳上) 焦 母 (半晌，突然)刚才你吃饱了?

仇 虎 (摸摸下巴，探视着她)吃饱了!见着干妈怎么不吃 饱?

焦 母 虎子!(又指身旁一条凳)你坐下啊! 仇 虎 坐下了。(又望望她)

〔外面有辽远的火车笛声。

焦 母 不早了。

仇 虎 嗯，不早了，您怎么还不睡?

焦 母人老了，到了夜里，人就睡不着。(极力想提起兴会) 虎子，你这一向好?

仇 虎 还没有死，干妈。

焦 母 (缓和他的语气)话怎么说得不吉利。

仇 虎 哼，出门在外的人哪儿来的这么些讲究?(眼又偷看 过去)

焦 母 你来!

仇 虎 怎么?(不安地走过去)

焦 母 你把手伸过来。

仇 虎 (疑惑地)干什么?

焦 母 好谈话，瞎子摸着手谈天，才放心。

仇虎 哦，(想起从前她的习惯)您的那个老脾气还没有改。 (伸手，焦氏握住。仇虎顺身坐下，与焦氏并肩坐在 一条凳上，面对着观众)

焦 母 没改。(凝望前面) 仇 虎 您的手冰凉。

焦 母 (神秘地)干儿子，你闭上眼。

仇 虎 (望着她，猜疑地)我闭上了，干妈。 焦 母 (摇头)你没有。

仇 虎 (睁着眼，故意地)这次您猜错了，我是闭上了。

焦 母 (点点头)瞎子跟瞎子谈心才明白。(忽然)虎子，你 觉得眼前豁亮么?

仇 虎 (疑惧地盯着她)嗯。

焦 母 (幽沉地)你瞧见了什么?

仇 虎 (不觉四面望望)我看不见，您呢?

焦 母 (慢慢地)嗯，我瞧见，我瞧见。干儿子，(森厉地，指 前指后)我瞧见你身旁站着有两三个屈死鬼，黑腾 腾。你满脸都是杀气。

**仇** **虎** (察觉她在说鬼话)你老人家好眼力。

焦 母 可是你猜我还瞧见你什么? **仇** **虎** 您还瞅见什么?

**焦** **母** (放下手)我还瞅见你爹的魂就在你身边。

**仇** **虎** 哦，我爹的魂?(嘲弄地)那一定是阎王爷今天放了 他的假，他对着他亲家干妈直乐。(“发笑”的意思)

焦 母 不，不。他满脸的眼泪。我看见他(立起)在你身边，

(指着)就在这儿，对着你跪着，叩头，叩头，叩头。 仇 虎 干什么?

焦 母 他求你保下你们仇家后代根，千万不要任性发昏，害 人害了自己。可是你不听!

(仇虎仰望着焦氏捣鬼)你满脸都是杀气。哦，我看 见，雾腾腾，好黑的天，啊，我看见你的头滚下去，鲜 血从脖颈里喷出来。

仇 虎 (憎恨地)干妈，您这段话比我说得还吉利。

焦 母 虎子!(又拿起仇虎的手，警告地)你看，你的手发 烫，你现在心里中了邪，你的血热，干儿，我看你得小 心 。

仇 虎 (蓦地立起)干妈，您的手可发凉。(狞笑)我怕不是 我血热，是您血冷，我看您也得小心。

焦 母 虎子，(极力拉拢)你现在学得真不错，居然学会了记 挂着我。

仇 虎 (警戒地)八年的工夫，干妈，我仇虎没有 一 天忘记 您。

焦 母 (强硬地笑了一下)好儿子!可是虎子，(着重地)我 从前待你总算好。

仇 虎 我也没有说您现在待我坏。 焦 母 虎子，你看看墙上挂的是谁? 仇 虎 (咬住牙)阎王，我干爹。

焦 母 你干爹怎么看你? 仇 虎 他看着我笑。

焦 母 你看你干爹呢?

仇 虎 (攥着拳头)我想哭。 焦 母 怎 么 ?

仇 虎 没有赶上活着跟干爹见个面，尽尽我八年心里这点 孝 心 。

焦 母 (又不自然地笑笑)好儿子!你猜我现在心里盘算着 什么?

仇 虎 自然盘算着您干儿。 焦 母 盘算你?

仇 虎嗯!盘算!(佯笑)说不定您看干儿打着光棍，单身

苦，—一 焦 母 嗯 ?

仇 虎 (嘲弄地)您要跟您干儿娶个好媳妇。

焦 母 (以为他认真说，得意地笑)虎子，你现在是心眼机 灵，没有猜错，(有意义地)我是想送给你一个好媳 妇 。

仇 虎 (乖觉地)一个好媳妇?

焦 母 (含蓄地)那么,你走不走。

仇 虎 上哪儿? 焦 母 要车有车。

**仇** **虎** 车不用。

**焦** **母** 要钱有钱。

**仇** **虎** (斩钉截铁)钱我有。

焦母(觉得空气紧张)哦，(短促地)那么,你要干妈的命， 干妈的命就在这儿。

仇 虎 (佯为恭谨)我不敢，干妈。您长命百岁，都死了，您 不能死。

焦 母 (忍不住，沉郁地)虎子，你来个痛快。上刀山，下油 锅，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干妈的老命都陪着你。

仇 虎 (眈眈探视，声音温和)干儿没有那样的心。虎子只 想趁大星回家，在这儿也住两天，多孝敬孝敬您。

焦 母 (渐渐被他的森严慑住)“孝敬”。虎子，你可听明白， 干妈没有亏待你。(怯惧地)你这一套话要提也只该

对死了的人提，活着的人都对得起你。 仇 虎(低幽幽)我也没说焦家有人亏待我。

焦 母 虎子，大星是你从小的好朋友。 仇 虎 大星是个傻好人，我知道。

焦 母 他为着你的官司，自已到衙门东托人，西送礼，钱同

衣服不断地跟你送。 仇 虎 他对得起我，我知道。

焦 母 就说你干妈，我为你哭得死去活来多少次。 仇 虎 是，我明白。

焦 母 你干爹也是整天托衙门的人好好照应你，叫他们把

你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看。 仇 虎 是，我记得。

焦 母 你说话口气不大对，虎子，你这是—— 仇 虎 干妈，虎子傻，说话愣头愣脑，没分寸。

焦 母 嗯，(又接下去)就说你的爸爸，死的苦—

仇 虎 (怨恨逼出来的嘲讽)哼，那老头死得可俭省，活埋 了，省了一副棺材。

焦 母 (急辩)可是这不怪大星的爹，他跟洪老拼死拼活说

价钱，说不妥，过了期，洪老就把你爸爸撕了票。 仇 虎 (强行抑制)我爸爸交朋友瞎了眼，那怪他自己。 焦 母 你说谁?

仇 虎 (改话)我说那洪老狗杂种。

焦 母 真是!干儿!就说你妹妹，她死的屈，十五岁的姑

娘，就卖进了那种地方，活活叫人折磨死。 仇 虎 (握着拳)那也是她“命该如此”。

焦 母 可怜那孩子，就说她，怎么能怪大星的爹。大星的爹 为你妹妹把那人贩子打个半死，人找不着，十五岁的 姑娘活活在那种地方糟蹋了，那可有什么法子。

仇 虎 (战栗)干妈，您别再提了。 焦 母 怕什么?

仇 虎 多提了，(阴沉地)小心您干儿的心会中邪。

焦 母 (执拗地)不，虎子，白是白，黑是黑，里外话得说明 白。我不能叫你干儿心里受委屈。你说你的官司打

得多冤枉，无缘无故，叫人诬赖你是土匪。 仇 虎 八年的工夫，我瘸了腿，丢了地。

焦 母 是，这八年，你干爹东托人，西打听，无奈天高地远，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花钱托人也弄不出你这宝贝心 肝儿子，不也是白费了干爹这一番心。

仇 虎 (狠狠地)是，我夜夜忘不了干爹待我的好处。

焦 母 (尽最后的力气来搬山，吃力地)虎子，就把你家的地 做比，你也不能说你干爹心眼坏。是你爸爸好吃好

赌，耍得一干二净，找到你干爹门上，你干爹拿出三 倍价钱来买你们的地，你爸爸还占了两倍的便宜。

**仇** **虎** **是我爸爸占了干爹的便宜。**

焦 母 嗯!(口焦舌干，期望得着效果，说服虎子，关心

地)怎么样?

仇 虎 (点点头，不在意下)嗯，怎么样? 焦 母 (疑虑地)虎子!

仇 虎 (斜视)嗯，干吗?

焦 母 (忽然不豫)虎子，我费心用力说了半天，你是口服心 不服。

仇 虎 谁说我心不服。(神色更阴沉) 焦母 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仇 虎 我说过，(着重地)跟您报恩来啦。

焦母(绝了望)哦!报恩?(忽然)虎子，我听说你早回来 了，为什么你单等大星回来，你才来?

仇 虎 小哥俩好久没见面，等他回来再看您也是图个齐

全 — —

焦 母 (疑惧)齐全?

仇 虎 (忙改口)嗯，热闹!热闹!

焦 母 (仿佛忽然想起)哦，这么说你是想长住在这儿?

仇 虎 嗯，侍奉您老人家到西天。(恶毒地)您什么时候归 天，我什么时候走。

焦 母 (呆了半天)好孝顺!我前生修来的。

〔半晌，风吹电线呜呜的声响，像是妇人在哀怨地哭 那样幽长。

〔一个老青蛙粗哑地叫了几声。

仇 虎 (仿佛无聊，逼尖了喉咙，声音幽涩，森森然地唱起)

"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边排，…… " 焦 母 (怕听)别唱了，(立起)你也该睡了。

仇 虎 (望望她，又继续唱)“……判官掌着哟生死的

簿， …… ”

焦 母 (有些惶惶然)不用唱了，虎子!

仇 虎 (当做没听见)嗯，“……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 牌。……”(仇虎走开)

焦 母 (四周静寂如死，忽然无名恐惧起来)虎子!(高声) 虎子!你在哪儿?(四处摸索)你在哪儿?

仇虎(冷冷地望着她)这儿，干妈。(更幽长地)“……阁王 老爷哟当中坐，一阵哪阴风…… ”

焦 母 (恐怖和愤怒，低声)虎子，别唱了!别唱了! 仇 虎 “ …吹了个女鬼来!”

焦 母 ( 颤抖，恨极)虎子，谁教给你唱这些东西? 仇 虎 (故意说，低沉地)我那屈死的妹子，干妈。 焦 母 哦!(不觉忽然拿起桌角边那只铁拐杖) 仇 虎 (狞笑)您还愿意听么?

焦 母 (勃然)不用了。(扶着铁杖)

仇 虎 (看见那铁家伙)哦，干妈，您现在还是那么结实。 焦 母 怎 么 ?

**仇** **虎** 您这只拐杖(想顺手抓来)都还用的是铁的。

**焦** **母** 嗯!(觉得仇虎的手在抓，又轻轻夺过来)铁的!(不

动声色)我好用来打野狗的。 仇 虎 (明白)野狗?

焦 母 (重申一句)打野狗的。(摸索自己的铁杖，忽然)虎

子，可怜，你瘦多了。 仇 虎 (莫名其妙)我瘦?

焦 母 可你现在也还是那么结实。 仇 虎 您怎么知道?

焦 母 (慢慢拿紧拐杖，怪异地)你忘了你在金子屋里踢的 我那一脚啦?

仇 虎 (警惕)哦，没有忘，干妈。您的拐杖可也不含糊。 (大声狞笑起来)

焦 母 (也大声跟着笑，脸上的筋肉不自然地痉拘着，似乎 很随意地)你这淘气的孩子，你过来，干儿，你还不看 你干妈脸上这一块伤，—一

仇 虎 (防戒着)是，我来——(正向前走——)

焦 母 (忽然立起，抓起铁杖，厉声)虎子，你在哪儿?(就要 举起铁杖——)

仇 虎 (几乎同时掏出手枪对她，立刻应声)这儿，干妈。 (眈眈望着焦氏，二人对立不动。仇虎低哑地，一字 一字由齿间迸出来)虎——子-—在——这儿，干

妈。

〔 静 默 。

焦 母 (敏感地觉得对方有了准备，慢慢放下铁杖)哦!(长 嘘一口气，坐下镇静地)虎子，你真想在此地住下去 么 ?

仇 虎 (也慢慢放好枪)嗯，自然。咱们娘儿俩也该团圆团 圆。

焦 母 (蕃地又立起，森厉地)虎子，不成!(恨极)你明天早 上跟我滚蛋。

仇 虎 (嘲弄地)这么说，干妈，您不喜欢我?

焦 母 (也嘲弄地)不喜欢你?我跟你娶一房媳妇，叫你称

心 。

仇 虎 娶一房媳妇。

焦 母 嗯，金子，我们焦家不要了，你可以带着她走。 仇 虎 我带她走?

焦 母 嗯 。

仇 虎 ((疑虑，藐笑)您好大方?

焦 母 你放心，虎子，你干妈决不追究。 仇 虎 可我要不走呢?

焦 母 (暴恶地)你从哪儿来的，你还回哪儿去。我报告侦

缉队来抓你。 仇 虎 抓我?

焦 母 怎么样。

仇 虎 我怕 — 一 焦 母 你怕什么?

仇 虎 (威吓)我怕您——不——敢。 焦 母 不 敢 ?

仇 虎 “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汉。”你忘了我身后跟着多少冤 屈的鬼。我虎子是从死口逃出来的，并没打算活着 回去。干妈，“狗急还会跳墙”,人急，就——。我想 不用说您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焦 母 哦，(沉吟)那么,我的干儿，你已经打算进死口。

仇 虎 (坚决)我打算——(忽然止住，改了语气)好，您先让 我想想。

焦 母 (聆听)那么,有商量?

仇 虎 ((斜眼望着她)嗯，有——商——量。

焦 母 好，我叫金子出来，趁大星没回，你们俩再合计合计。 (走到右边)

仇 虎 (嘲讽地)还是您疼我，您连大星的老婆都舍得。

焦母金子!金子!(忽然回头，对仇虎)有一件事，你自然 明白，你不会叫大星猜出来你们偷偷地一块儿走。

仇虎那我怎么会，我的干妈。

焦 母 虎子，你真是我的明白孩子。(回头)金子!金子! 金子!

〔金子由右门出。 **焦花氏** 干什么?

焦母金子，你跟我烧一炷香，敬敬菩萨。我到那屋子替虎 子收拾收拾铺盖。我还一个人念念经，谁也不许进

来，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 知道。

焦 母 (走到左门前慢慢移向仇虎所在地)虎子，我进去了， 你跟她说吧。

〔焦氏由左门下。仇、花二人望一望，半晌。 仇 虎 你知道了?

**焦花氏** 我知道。

仇 虎 她让我们走。

**焦花氏** (不信地)你想有那么便宜的事么? **仇** **虎** (神秘地)也许就有。

**焦花氏** (低声)虎子，我怕我们现在已经掉在她的网里了。 **仇** **虎** 不会。哼，她送了我一次，还能送我第二次。

**焦花氏** (关心地)你——你不该露面的。

**仇** **虎** (沉痛地)不，我该露面的。这次我明地来不暗地里 走。我仇虎憋在肚里上十年的仇，我可怜的爸爸，屈 死的妹妹，我这打瘸了的腿。金子，你看我现在干的

是什么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我死了也不甘心的。 焦花氏 可是(低声)阎王死了。

**仇** **虎** (狠毒地)阁王死了，他有后代。 **焦花氏** 可阎王后代没有害你。

**仇** **虎** (恶狠地望着墙上的像)阎王害了我。(忽然低声，慢 慢地)金子，今天夜里，你可得帮我。

**焦花氏** (掩住他的嘴)虎子!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由眼角偷望)小心他会听见。 **仇** **虎** 她关了门。

**焦花氏** 不，他还在这儿? **仇** **虎** 谁?

**焦花氏** (悸声)阎王，(二人回头望，阎王的眼森森射在他们 身上，金子惧怖地)哦，虎子(投在他怀里)你到底想 我不想。

**仇** **虎** (热情地)金子，你——你是我的命。金子!

**焦花氏** 那么,我们快快地走吧，我不能再待这儿，虎子，我 ……我现在有点担心，我怕迟了，再迟了要出事情 的 。

**仇** **虎** (预言地)事情是要出的。

**焦花氏** 我知道。可是……也……许，也许要应在我们身上。 (忽然，恳切地请求他)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虎 子，你说，你说!

仇 虎 (沉静)今天半夜。

焦花氏 那么走吧，我们走吧。

仇 虎 (眼闪着恶恨，对前面)不，办完事着! **焦花氏** 可——可是晚了呢?

**仇** **虎** 现在跑出去也没有火车。 **焦花氏** 火车?

仇 虎 嗯，我们办完事就走。外面下大雾，跑出去，谁也看 不见，穿过了黑林子，……

**焦花氏** (有些怯)那黑树林?

**仇** **虎** 嗯，黑树林，也就十来里地，天没亮，赶到车站，再见 了铁道，就是活路，活路!

**焦花氏** (半燃希望)活路!

仇 虎 嗯，活路，那边有弟兄来接济我。

**焦花氏** 那么,我们走了，(盼想燃着了真希望)我们到了那老 远的地方，坐着火车，(低微地，但是非常亲切，而轻 快地)“吐——兔——图——吐——吐——兔——图  吐——”(心已经被火车载走，她的眼望着前面)

我们到了那黄金子铺的地，—— **仇** **虎** 嗯，(只好随声)那黄金子铺的地。 **焦花氏** (幢憬)房子会走，人会飞，……

**仇** **虎** 嗯，嗯。

**焦花氏** 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 **.** **仇** **虎** 嗯，(惨然)天天过年! **焦花氏** (抓着虎子的手)虎子! **仇** **虎** (忽然)不，你别动!

**焦花氏** 干什么? **仇** **虎** 你听!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有人。(低声)有人! 〔二人急跑至窗前。

**焦花氏** 谁?谁?(谛听，无人应)没有!没——有。(望仇 虎)今天你怎么?

〔这时窗外的草原上有“布谷”低声酣快地叫。

仇 虎 (不安地望望)奇怪，我总觉得窗户外面有人，外面有 人跟着我。

**焦花氏** (安慰他)哪里会?哪——里——(渐为“布谷”叫声

吸住)你听!你听! 仇 虎 (抓起手枪)什么?

焦花氏 不，不，不是这个。你听，这是什么!(模仿“布谷”的 叫声)“咕姑，咕姑!”“咕姑，咕姑!”

仇 虎 哦，(笑了笑)这个!他说：“光棍好苦，快娶媳妇。” 焦花氏 (露出笑容，忘记了目前的苦难，模仿他)不，他说：

“娶了媳妇，更苦更苦。” 〔二人对笑起来。

**焦花氏** (愉快后的不满足)以后我怕听不见：“咕姑，咕姑” 啦 。

仇 虎 (诧异)为什么?

**焦花氏** (愉快地)我们不是要走了么?

**仇** **虎** (忽然想起)嗯，走，对了。(阴郁地)可是今天半 夜—一

**焦花氏** (脸上又罩上一层阴影，恐怖地)今——天——半

夜——?(叹一口气)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哀诉地)天，黄金子铺的地方怎么难到么? 仇 虎 你说 — —

焦花氏 (痛苦地)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得了 呢?

仇 虎 (疑心)金子!你——你已经怕了么?

焦花氏 (悲哀地)怕什么?(忽然坚硬地)事情做到哪儿，就 是哪儿!

**仇** **虎** 好!(伸出拇指)汉子! **焦花氏** 还有多久?

**仇** **虎** (仰天想)我想也就只有两个钟头。

**焦花氏** (低微地)两个钟头——时候是容易过的。 **仇** **虎** (疑虑，想试探她)可万一不容易过呢?

**焦花氏** (抓着仇的手)虎子，我的命已经交给你了!

**仇** **虎** (被感动)金子，你——(眼里泛满了泪水)我觉得我 的爸爸就在我身边，我的死了的妹妹也在这儿，她 ——他们会保佑你。

**焦花氏** 可是(吁一口气)为什么今天呢?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同情地)可怜，大星刚回来。

**仇** **虎** (阴沉地)嗯，等的是今天，因为他刚回来!

**焦花氏** (嗫嚅)可是，虎子，为- 为什么偏偏是大星呢?难 道一个瞎子不就够了。

**仇** **虎** 不，不!死了倒便宜她，(狠狠地)我要她活着，一个 人活着!

**焦花氏** (委婉地)不过大星是个好人。

**仇** **虎** (点头)是的，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可—(内心 争战着)可是，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再婉转些)大，大星待你不错，你在外边，他总是跟 我提你，虎子，他是你从小的好朋友，虎子!

**仇** **虎** (点头)是，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咬住嘴唇， 忽然迸出)可是现在，哼，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耐不下)不，仇虎!不成，你不能这样对大星，他待 我也不错。

仇 虎 (贸然)那我更要宰他!因为他 (低沉，苦痛地)

他是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 (忽然)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动手?为什么不!

**仇** **虎** (挣扎，慢慢地)嗯，动手的，我要动手的。(点头)嗯， 我要杀他，我一定杀了他。

**焦花氏** (逼进一层)可是你没有，你没有，你的手下不去，虎 子 。

**仇** **虎** (极力否认)不，不，金子!

**焦花氏** 虎子，你说实话，你的心软了。

**仇** **虎** (望着空际)不，不，我的爸爸，(哀痛地)我的心没有 软，不能软的。(低下头)

**焦花氏** (哀恳地)虎子!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是个好 人，你放了他吧!

**仇** **虎** (慢慢望着前面，幽沉地)金子，这不成，这——不  成。我起过誓，我对我爸爸起过誓，(举拳向 天)两代呀，两代的冤仇!我是不能饶他们的。

**焦花氏** (最后的哀求)那么,虎子，你看在我的分上，你把他 放过吧!

**仇** **虎** (疑心)看在你的分上?

**焦花氏** (不顾地)就看在我的分上吧!

**仇** **虎** (忽然狞笑，慢慢地)哦，你现在要帮他说话啦?

**焦花氏** (惊愕，看出仇虎眼里的妒恨)你——你为什么这么 看我?你——

**仇** **虎** (蓦地抓住她的臂膊，死命握紧，前额皱起苦痛的纹) 你原来为—为着他，你才 —

**焦花氏** (闭目咬牙，万分痛楚)你放开，虎子，你要掐死我。

**仇** **虎** (放下手，气喘，望得见胸间起伏，他抹去额上的汗，

盯着她)你原来为着他，你才待我这样。现在你的真

心才——才露出来。

**焦花氏** (望着他)你怎么这样不懂人心? **仇** **虎** 不懂?

**焦花氏** (忽然，真挚地)难道我不是人么?掐了我，我会喊 痛；汇了我，我会说痒；骂了我，我会生气；难道待我 好的人，我就对他没有一点人心?在他面前，我跟你 说，不知为什么我真是打心窝里见着他厌气，看不上 他，不喜欢他，可是背着他替他想想，就不由得可怜 他，(轻微而迅快)唉，没法办他，(怜悯地笑)有时还 盼着我走后还有个人来，真疼他。(看仇)哼，跟他做 白头夫妻，现在说什么我也不干，可是像你说的，眼 睁睁地要他——,你想，我怎么忍心!你——虎子， 你难道忍心?

仇 虎 (叹一口气)是，金子，你的话不错。大星看我是他的 好朋友，什么事都不瞒。我就是现在，他对我也还是 ——(停止，忽然)哼，不是为着他那副忠厚的脸，哦， 前两个钟头，我就——

**焦花氏** (拉住仇的手)那么,我们先走吧，还是把他 —

**仇** **虎** 不不，那——我仇虎怎么有脸见我这死去的老小。 不，不成!那，那太便宜阎王了。

**焦花氏** (废然)虎子，那你怎么办呢?

**仇** **虎** (沉思着)我现在想，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他先 动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

**焦花氏** (惊愕)什么?你叫他先——先来害——害你?

**仇** **虎** 嗯。我知道我 一 手就可以把他像小羊似地宰了。可 是(叹一口气)我的手就——就下不去。

**焦花氏** (想着仇虎说的话，惧怕地)可是，虎子，万一你不成，



你叫他先就——

**仇** **虎** (摇头)那不会的，你放心，那不会的。

**焦花氏** (忽然大怖，抱着仇虎，躲在他的怀里)不，那不成，虎 子，万一，我的虎子，你——,那我就太可怜了。

**仇** **虎** (一面安慰，一面推开她)别，别，别。金子，别这样。

(忽然)金子，你听。

**焦花氏** 什么?(倏地推开他) **仇** **虎** 有人!

**焦花氏** (惧怕地)不会是大星! **仇** **虎** 我们看!

〔中门开启，焦大星上。大星有些张惶，左右探望，妒 恨在胸里燃烧，眼睛布满红丝，头发散乱，声音有些 哑，现在总觉得人背后讪笑他，似乎事情已经由金子 报复似地乱说出来。他望着金子，是恨恶，是爱慕不 得的痛苦，两种心情在他心里搅动着，使他举动神色 都有些失常。他望着屋内两个人一丝不动，他沉郁 地立在门口，胸前藏着一把刀，见着金子不自主地手 摸上去。自己又仿佛觉出自己在做着怪异的举动， 他又把手垂下来，望着这两个口悸目呆的人，自己似 乎笑，又像哭的样子。仇虎望见他，本能地把手又放 在那搁放枪的口袋里。

**焦大星** (对仇虎)哦，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 **仇** **虎** ( 望金子，不语)

**焦大星** (望着金子)妈呢?

**焦花氏** 在她屋里。(低下头)

**焦大星** (疑惑)你跟虎子谈些什么? **焦花氏** 不谈什么。

焦大星 (跌坐在方桌旁，长呼出一口气)唉!(望着仇虎一肚 子的苦痛)虎子，(觉得金子在旁望着他)拿酒来!

焦花氏 (劝诚地)大星! 焦大星 拿酒来!

〔花由香案后取出酒瓶，放在桌上。

**焦花氏** (不安地)仇大哥，(暗告他)大星喝多了，您多照应着 他一点。

仇 虎 (点点头，眼睛关照她)不要紧，弟妹! **焦花氏** (盯着大星)大星，我走了。

**焦大星** (望望花氏，没有答声)

**仇** **虎** 您——您去吧，弟妹。 〔花氏由右门下。

**焦大星** (待她出去)虎子，你先坐下。(还没有待仇虎坐好， 忽然)虎子，你刚才那么看我做什么?

仇 虎 (镇静)我没有。

**焦大星** (以为花氏对仇虎诉委屈，把方才的丑事漏露出一 些。疑忌地)那么,你看她做什么?

仇虎(吃了 一 惊)我看她?(沉重)你说弟妹?怎么?

焦大星 (苦痛地抓着自己的前额)哦，我的头，头里面乱哄哄 的。(倒酒)虎子，刚才，我走了，我的妈跟你没谈什 么?

仇 虎 ( 望望阁王的像，决然)嗯，谈谈，谈你，谈我，还谈到 金子!

焦大星 (触了电)哦，金子!(立起)她说什么?她告诉你什 么?

仇 虎 (不得已)什么事?

焦大星 (手在空中苦痛地乱绕，嗫嚅)金子，金子，她——她

——(看见仇虎的脸没有反应)那么,她没有跟你提 ——提到金子今天在她屋里，在她屋里，她——。 (忍不住，扑在桌上低叫)虎子，你说她……她……她 会对我这样，做……做出来这样的事!你说：(敲着 自己的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仇** **虎** (慢慢地)什么,你说什么?

**焦大星** (望着仇虎，挥挥手，羞惭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 喝多了。(又喝一杯)

**仇** **虎** 大星!喝酒挡不了事情。

**焦人星** 我知道。可是你不明白，我刚才一看见她，我心里难 过发冷，仿佛是死就在我头上似的。

**仇** **虎** (惊异)为什么?

**焦大星** (嘘出一口的酒气)也——也说不上为什么。(忽而， 偷偷地)喂，你看见刚才金子看我的那个神气么?

**仇** **虎** (低下头)没有看见。

**焦大星** 她—(低声)她看着我厌气，我知道。 **仇** **虎** 为什么?

焦大星 娶了她三天，她忽然地跟我冷了，我就觉出来是怎么 回事，我不敢说。我总待她好，我跟她弄这个，买那 个，为她吃了许多苦。今天她，她居然当——当面跟 我说，说她现在另外有一个人……她要走!(拍着桌 子，辛酸地)这太——太难了，太难了。(倒酒)

仇 虎 (激动他)大星，该动手就动手，男子汉，要有种!

**焦大星** 没有种?(放下酒瓶，望仇虎，七分酒意)你看看我是 谁 !

仇 虎 (低沉地)你是谁?

**焦大星** (指着墙上的像)阁王的儿子。

**仇** **虎** 那么,你预备怎么样? **焦大星** 我要把那个人找出来。 **仇** **虎** 找出来你怎么样。

**焦大星** 我要(倏地取出尖刀，低沉地)杀了他!(插在桌上， 举起酒杯)

**仇** **虎** 大星，你放下酒杯! **焦大星** (不懂)干什么?

**仇** **虎** (大声)你放下!(阴沉地)你看看我看看我是谁。 **焦大星** (放下酒杯，打量仇虎)你是谁?

**仇** **虎** (点头)嗯。

焦大星 (坦白地)你是我的——好朋友。(看了半天，恍然明 白)哦，虎子，你要帮我；你想帮我来抓他，是不?你 怕我动不下手，你怕我还是从前那个(嘲弄自己)“窝 囊废”,(更痛恨地)还是那个连蚂蚁都怕踩的“受气 包”?哼，这次我要给金子看看，我不是，我不是!我 要一刀——,你看，我要叫她瞧瞧阎王的种。

**仇** **虎** 可是，大星，你没有明白——

**焦大星** (感激地)我明白，我明白。虎子，我们是(用手比高 矮)这么大的朋友，你是个血性汉子，我知道。吃了 官司，瘸了腿，哼都不哼，现在你自己的事都没有完， 又想把人家的事当做自己的管。

仇 虎 (不忍再往下说)我，我，大星——

**焦大星** 你吃了官司，我爸爸只让我看了你两次，再找你，你 就解走了。上十年找不着你。今天见了你，你还是 我的热诚哥儿们。可是虎子，许你待你老弟好，就不 许你老弟也有点心么,虎子，这是我的一件丢——丢 人的事，我不愿意别人替我了。(“了”作“了结”解)

不过我找着他，万一对付不了他，我不成了，虎子，我

死后你得替我—— **仇** **虎** 嗯，——可是—

**焦大星** 那你不用说，我知道。万一我有了长短，虎子，

我—一。

**仇** **虎** 可你应该认认他是谁?你……你为什么不问问金 子!

**焦大星** (恨恨地)金子护着他，不肯说，不过我一会兒还要问

她，她不说，一会儿白傻子会告诉我的。 **仇** **虎** 什么?你刚才找了白傻子?

**焦大星** 我托人找了他，他就来。白傻子回头跟我一同去找， 傻子认识他。

**仇** **虎** 哦，(沉吟)他什么时候来?

**焦大星** 就来。

仇 虎 来了呢? **焦大星** 就走。

**仇** **虎** 那么,你喝多了，糊涂了。 **焦大星** 糊涂了?

**仇** **虎** 事情用不着那么费事，你不明白。 **焦大星** (不信地)那么,你明白?

**仇** **虎** 嗯。

**焦大星** 你说说。

**仇** **虎** (斜看桌上插着匕首)你先把这个要脑袋的家伙收起 来，这么搁着我看着有点胆战，说不出话。

**焦大星** (望着觉得仇虎开玩笑，也笑出来)唏，笑话!(顺手 把匕首放在腰里)

仇 虎 笑话?好，就当做笑话说吧。可是这个笑话不一定

叫你笑。(忽然严肃地说)这个笑话，(长嘘出一 口 气)大星，咱哥儿俩先得喝它一盅热烧酒。(拿起酒 杯)这盅酒喝下去，你我的交情，(拍大星的肩)大 星，……

**焦大星** (莫名其妙，拿起酒杯)怎么?

**仇** **虎** 好，也像这酒似的，(手势做出流入肚里，蒸发化成了

乌有)变成什么就算什么吧。大星，干! **焦大星** (不知用意所指，低微)干!

**仇** **虎** 大星，从前有一对好朋友，一小就在一处，就仿佛你 我一样。

**焦大星** 哦，也一兄一弟?

仇 虎 嗯，一兄一弟!两个都是好汉子。偏偏那小兄弟的 父亲是个恶霸，仗势欺人，压迫好百姓。他看上那老 大哥的父亲有一片好田产，就串通土匪，硬把老大哥

的父亲架走，活埋，强占那一大片好田地。 **焦大星** 你说的是谁?

仇 虎 你先听着!后来那小兄弟的父亲生怕那死人的后代 有强人，就暗暗打通当地的官长，诬赖死人的儿子是 土匪，抓到狱里，死人的女儿就由他变卖外县，流落 为娼。

**焦大星** 可是那个朋友，小兄弟呢?

**仇** **虎** 他不知道，他是个“傻子”,叫他父母瞒哄，满不知情， 那老大哥自然也就不肯找他。

**焦大星** 你……你说的跟，跟我们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仇** **虎** 你慢慢地听啊!后来那个老大哥不要性命，逃回来 了，瘸了一条腿，(星不觉望着仇的腿)嗯，就像我现 在的腿一样。

**焦大星** 他怎么跑的回来?

**仇** **虎** 唉!两代的冤仇在心里，劈天，天也得开。他要毁他 仇人一家子。

**焦大星** (猜不出用意)不要朋友了。

**仇** **虎** (低愤)朋友?世界上什么东西叫朋友?接二连三遭 遇了这样的事，在狱里活受快上十年，上十年的地狱

呀!他什么心都死了。他回来心里就有一个字。 **焦大星** (为仇虎的热情吸住)什么?

**仇** **虎** 恨!他回到那个老地方，他忽然看见他从前下了定

的姑娘也嫁给他仇人的儿子。 **焦大星** 就那个小兄弟?

**仇** **虎** 嗯 。

**焦大星** (纯真地)你这笑话越说越不像真的。 **仇** **虎** (翻翻眼)谁说不是真的?

**焦大星** 那么。那个小兄弟怎么能要她? **仇** **虎** (冷冷)他不知道!

**焦大星** 怎么,他又不知道?

**仇** **虎** 是啊，(望着星)我也奇怪呢!可是他妈看他是个奶 孩子，他爸当他是个姑娘。(望望大星耳上的环子， 大星不自主地摸着那耳环)他媳妇也不肯把真事告

诉他，因为他媳妇从那天嫁他起就看不上他，嫌他。 **焦大星** (同情地)什么,她也嫌他。

仇 虎 嗯，你听，那回来的人看见这小媳妇第一天，嗯，第一

天，(狠心)就跟她睡了! **焦大星** 什么?就……就那朋友?

仇 虎 (迸出)朋友?朋友早没有了!朋友就是仇人，我告 诉你，(感情沸腾，激动得几乎说不成话)他的心只有

恨，他专等着他那小兄弟等了十天，他想着一刀—— (迅疾地)那家伙回来了，(望着星)两个人见了面。 可是那家伙(疯狂地)是个糊涂虫!他朋友把他的媳 妇都——都睡了，他还不明白，他还跟他讲朋友，论 交情。他还——

**焦大星** (立起，倚着桌角，愤急)什么,你—--

**仇** **虎** (握紧拳头，狠毒地)大星，我跟你说，我仿佛就是那

个老大哥，你仿佛就是—— 〔花氏由右屋跑出来。

**焦花氏** 虎子，别说了，(指星)他，他——

**焦人星** (眩惑)怎么,你……是你!虎子! **仇** **虎** (盯着他，阴沉地)你看明白了没有。

**焦大星** 不会的，不会的。金子，(抓着她的肩膀，摇撼)你说，

你说，是他么?

**焦花氏** (望着星，不说话)

〔外面狗蛋在喊“焦大妈!焦大妈!”打着灯笼由中门 跑 上 。

**白傻子** 大妈!大妈!有人找你!(直向左屋跑)

**焦大星** (一把抓住白傻子)狗蛋，你为什么早不来?你看， (指仇虎，颤抖)是——是他么?

白傻子 (望见仇虎，奇怪又在此地碰见他，仿佛遇着了老朋 友，先惊后喜，张着大嘴)哦，是喊喳喀喳呀，是，就是 他!(说完回头向左屋)焦大妈，焦大妈!(由左屋

下 )

〔 半 晌 。

**焦大星** (忽然举出匕首)虎子，你 — 仇 虎 (防备)大星，你先来吧。

**焦花氏** (靠着仇虎)大星，你——你放下刀。

**焦大星** (由牙齿间迸出)金子，你，你会喜欢他!

**焦花氏** 嗯，(横了心)我喜欢他，我就喜欢他这一个。(闭上 眼等仇动手)

焦大星 (中了创伤)哦，金子，把刀给他吧。你这一句话比用

刀刺了我还厉害。 仇虎(不由得)大星!

焦大星 (挥挥手，对仇虎)你——你先给我出去。(颓然坐在 凳上)

〔白由左屋出。

白傻子 (摇着头，诧异地)焦大妈，不——不在屋。 仇 虎 咦，他刚才还在屋里。

白傻子 (摇头)没!没有。 仇 虎 干什么?

**白傻子** (怯惧地)不，不干什么。 仇 虎 你说!

**白傻子** 有!有人找她。 仇 虎 谁 。

**白傻子** 他不叫我告诉你。

仇 虎 你跟我来。(拉着白，一同由中门下) 〔 半 晌 。

**焦大星** 你——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焦花氏** (失望的神色)没有。

**焦大星** 金子，你现在想怎么样吧。 **焦花氏** (呆若木石)想走。

**焦大星** (忽然立起)怎么,你想走?金子。(拉她的手)

**焦花氏** (一个人面向大星，她更怨望，更厌恶，大星的手碰着

她，有若生了癜疮一样，她喊起)你——你别碰我。 **焦大星** (吃了一惊)你怎么?

**焦花氏** 我厌气!(忽然)你刚才为什么不动手! **焦大星** 金子!

**焦花氏** 你这个“窝囊废!”

**焦大星** 哼，你不要装，你心里喜欢。

**焦花氏** 我不，我不。(低低地)那个时候，我横了心，你还不 先动手，先动手——

**焦大星** (有一线希望便想汲起已失的爱恋)金子，那么方才 你说的话是假的。

**焦花氏** ( 憎恨地)假的，天是假的，地是假的，你的媳妇跟人 家睡了觉会是假的?

**焦大星** (痛苦万分)哦，你这不要脸的贼东西，狐狸精。(拿 起匕首，向她来)

**焦花氏** (昂头)你杀。你杀，你杀不下去，你不是你爸爸的 种 。

〔星走到她面前。

**焦大星** (恶狠地举起匕首，睁圆了眼)金子，你看错了我。你 看，(向下刺)我这一下子——

**焦花氏** (觉得情形可怖，本能地用手挡着他的腕。但是已经 破了手背，流出血，喊出)你真——(推开他的腕，跑)

焦大星 (脸上冒油)我真——(追去)

〔花氏围绕方桌躲，星在后面赶。 焦花氏 (一面跑，一面喊)虎子，虎子!

焦大星 (一面追，一面说)你跑不了，他走了，他不要你了!

〔星把花氏逼到墙角，抓着花氏。 焦花氏 (狂喊)虎子!虎子!

**焦大星** (额上跳起青筋)你—一你还喊他!你还喊——他! (举起匕首，向下—-)

**焦花氏** 我，我的大星，你真忍心把我-(闭上眼)

**焦大星** (俯视花氏的脸，下不了手，哀怜地摇头)哦，金子，是 你真忍心。(慢慢把匕首平放在自己的胸前)你—

你怎么这样待我?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 **焦花氏** (慢慢睁开眼)大星，你怎么了!

**焦大星** (又举起匕首，花氏又闭上眼)我要把你的心一刀 — 。(忽而颓然放下刀。花氏望着他。哀求地) 哦，金子，我求求你，你不能这样没有良心。

**焦花氏** (明白他倒底是那么一个人)怎么? **焦大星** (乞求地望着她)你别走。

**焦花氏** 我是你的媳妇，我能上哪儿去? **焦大星** 我说你的心别走。

**焦花氏** 哦，你要-—

**焦大星** 金子，你说成不成?金子，你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 我待你不错。金子，我求求你，过去的我不提了，你

答应我，你同那个，你同他从现在起就算完，完了。 **焦花氏** 完了?

**焦大星** 嗯，完了，我明天打发他走，就当没有这么一件事。 金子，我什么都可以依着你。你要衣服，我跟你从城 里买；要首饰，我可以托人带；你要钱，我的钱都交给 你 。

**焦花氏** 嗯，可是——

焦大星 你不知道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你 不能跟我三心二意的。你说妈不好，我们想法，我们 想法子。我——我可以叫她不跟你找别扭。我，我

可以跟她闹。哦，我可以不理她。哦，你再不成，我 们就一块走。我跟她分!分开了过都可以的。

**焦花氏** 可是(绝望地)你要了我，你图什么呢?

**焦大星** 嗯，我……我要你，你不知道我多么 ~~·~~  o

**焦花氏** 可是你要我于什么,我在这儿苦，我苦你不也苦，你 苦，我不是也苦么?

**焦大星** 那么,金子，你不肯听我的。

**焦花氏** 我不是不听你的。我是替你想。我知道，你丢不开 你的妈，你妈也丢不开你。你妈跟我，你明白，是死 对头。今天妈为着我跟你吵，明天我为着妈也跟你 吵，这么,白日夜里，她恨我，我恨她，你在中间两边 讨不着好不也太苦了么?

**焦大星** 那么,你一定要走? **焦花氏** 我没有说。

**焦大星** (痛苦地)你一定要跟他走。 **焦花氏** 我……我没有。

**焦大星** (怨望地)你骗我。 **焦花氏** (没有办法)我没有。

**焦大星** (坚执)你打心里说，我要你打心里说，你对我怎么

样。你别再骗我。 **焦花氏** 你要我从心里说。

**焦大星** (烦絮地)告诉我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对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焦花氏** 你要我说? **焦大星** (坚执地)嗯。

**焦花氏** 那么,(望着大星)我爱你，我疼你。我恨不得整天搂 着你，叫你；拍着你，喊你；亲你，舐你。我整夜把你

放在怀里抱着你，把你搁在嘴里含着你，一年三百六 十天，天天从早到晚都忘不了你，梦你，想你，念你， 望你，盼你，说你，讲你……

**焦大星** (拍着桌子)别说了，别说了!金子! **焦花氏** 你现在听着舒服了吧。

**焦大星** (望着前面)哦，天哪!为什么一个男人偏偏非要个

女人整天来苦他呢。

**焦花氏** 问你呢。可我要是你呀。 **焦大星** 怎么,金子!

**焦花氏** 我一定把女人杀了。

**焦人星** (绝望，摇头)那你不是男人。 **焦花氏** 那么就不理她，让她走。

**焦大星** 让她走?不，不成，金子，你不能走。你还有个孩子， 没了妈的孩子。

**焦花氏** 那孩子不是我生的。

**焦人星** 那么,金子，你还有我。我要你，我是你的(咽气)的

爷儿们，你不能走。 **焦花氏** 爷儿们不是我挑的。

**焦大星** 那么,你不怕人说你，骂你，日后官来抓你。

**焦花氏** 不用讲了，你要不让我走，你还是像刚才，你拿刀来， 我人还可以不走。可你不能整天拿家伙来逼我，所 以我早晚还是要走的。大星，我是野地里生，野地里 长，将来也许野地里死。大星， 一个人活着就是一 次。在焦家，我是死了的。

焦大星 那么,你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想了。可是金子，你 总应该想想我待你这一点恩情，我待你不错，你总知 道 。

**焦花氏** (点头)我知道。

焦大星 那么,我再求你一次。(肃穆地)这次，金子，我跪着 来求你。金子，你长得这么好，你的心里总该也不能 坏，你不能一点心都没有。你看，(跪下，沉痛地)我 这么大的人在你面前跪下，你再想想，你刚才做了什 么事，你做了妇道万不应该做的事。可是，金子，我 是前生欠了你的债，我今生来还，我还是求你，求你 千万不要走。你做的，我都忘了，虎子对不起我，我 也忘掉，我给他钱，让他走。现在就看你，就看你!

**焦花氏** 不，你起来。

**焦大星** (立起)怎么样。 **焦花氏** (坚决)不!

**焦大星** (哀痛地求她)不过，金子，你怎么会看得上他。那个 丑——丑八怪，活妖精，脑袋像个大冬瓜，人像个长 癜的活蛤蟆，腿又瘸，身子又—

**焦花氏** 那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喜欢他，我还是要跟他走 的 。

**焦大星** 什么,你还是跟他走。 **焦花氏** 嗯 。

**焦大星** 为什么? **焦花氏** 他待我好。

**焦大星** (呆滞)哦!就十天?

**焦花氏** (横了心)十天我已经离不开他。

**焦大星** (机械地)离不开他? **焦花氏** 嗯 !

**焦大星** (忽然疯狂地)那么,只要你在这儿，我可以叫他来， 我情愿，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你……可以跟他

——(说不下去) 焦花氏 (阴郁)什么?

焦大星 为……为着你，我，……情愿! 焦花氏 (爆发)你放屁!

焦大星 怎么!

焦花氏 (恨恶到了极点)你当我是个猪啦，你这个天生的王 八!

焦大星 什么?

焦花氏 你这个死乌龟!

〔星一掌捆在花氏的脸上。

焦大星 你 ! (望着花氏，满眼眶的泪，闭上眼，泪水流下来， 痛恨自己)我太爱你了。你真不配。(睁开眼)好，金

子，你想跟他走么?你走吧。 焦花氏 (不动声色)怎么样?

焦大星 我杀了他! 焦花氏 你不敢。

焦大星 我干不了，侦缉队会干了他的。

焦花氏 什么,你告了侦缉队。 焦大星 嗯，(故意咬定)告了。

焦花氏 (恨恶地)可是我们总会离开这个门的。 焦大星 嗯，只有一个法子。

焦花氏 什么?

焦大星 你们先害死我! 〔焦氏由左门上。

焦 母 你们在这儿又喊喳什么?

焦花氏 (惊怪焦氏由左门出)咦，您不是不在屋里么?

焦 母 谁说我不在屋里?屋里没有第二个门，我上哪儿去。

焦花氏 您没有瞅见狗蛋进去找您。 焦 母 狗蛋，哦!

**焦** **花** **氏** **嗯** **?**

焦 母 虎子呢? 焦花氏 刚出去。

焦 母 谁叫他出去啦?谁放他出去啦。

〔仇虎由左门上，花、星吃了一惊。

仇 虎 (狡黠地)没有出去，干妈，我也在屋里呢。 焦 母

(同时)怎么?

**焦花氏**

仇 虎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正看见干妈也在外边，正在爬着 屋里的窗户进来，我想，老的都不嫌费事!小的怕什 么麻烦，我也就爬着窗户进来了。

焦 母 哦，那么,(不自然地)也好，就让你在我屋里，我在外

边，金子，你把被都弄好了么? 焦花氏嗯 。

焦 母 那么,你们都进屋睡去吧。 〔白傻子由中门忙跑进。

**白傻子** 大妈，大妈。 焦 母 怎么?

白傻子 常五，常五! 焦 母 不用说了。

白傻子 (怯惧地)他——他又要找您出来。 仇 虎 (明白一半)常五?

〔孩子哇的一声又从梦里大嚎起来。

焦 母 去!去!你们睡吧!睡吧!孩子又叫你们吓醒了。 〔花氏与焦大星入右屋，仇虎入左屋。

焦 母 (对着狗蛋)滚!这傻王八蛋!

〔光渐暗，舞台全黑。十秒钟后，舞台再亮，已经过了 一小时，正是夜半。焦家的人都睡了，由左屋里传出 仇虎的鼾声，右屋里大星睡着了，不断因为梦着噩 梦，低低呻吟着。台上方桌的油灯捻下去，屋里更暗 了，神前的灯放射昏惨惨的暗光。在黑影里焦氏坐 在一张凳上，拍抚着孩子。旁边搭好一张狭木板床， 上面铺着被褥。焦氏心里有事，方才躺在床上，又起 来。外面有低低唱着的“布谷”,清脆而愉快的，但是 只叫了一刻又不叫了。空中轻微地振动起辽远的电 线可怖的呜呜声响。

焦 母 (谛听着左面的鼾声， 一面拍着孩子)嗯!——嗯；小 黑子睡觉觉。嗯——嗯——嗯。(声音更低)睡呀 ——睡觉觉，嗯——嗯——嗯。(立起，耳伸向左面 仔细听，走两步，口里还在——)嗯——嗯——嗯。

〔中门外有人低低敲门。 焦 母 (摸到中门前)谁?

〔外面人声：我——常五。 焦 母 进来。

〔常五进，披着一件黑衣服，手提着红灯笼。 焦 母 (低声)慢点。

常 五 (怯惧地，指左边)怎么虎——虎子睡着了么? 焦 母 你听?

常 五 (听见鼾声甚熟，快慰地)他睡死了。

焦 母 (红灯反照着她的阴森森的脸)怎么样?

常 五 (回头望望)我已经报了队上。 焦 母 这次你真去了?

常 五 自然是，他——他们说就来。 焦 母 就来?

常 五 (讨好地)就来!(忽然贪鄙地)可是焦大嫂那悬 — 悬的赏，那一百五十块钱。

焦 母 都归了你。

常五(想不到)您，您不要。

焦 母 嗯，(阴沉地)赶快只要早除了我心上这一块祸害。 (忽然)怎么,怎么队上还不见人来呢。

常 五 快——快了。他们说人少，办不了他。他们说顶好 是个死的。省得费事。

焦 母 (忽然闪出 一个主意)什么?死的他们也要?

常 五 队上说的，“死活一样”!打死他，不偿命。可是(吝 啬地)死的就- 一 百块。

焦 母 (咬紧牙)哦，打死不偿命! 常 五 (不明白)怎么?

焦 母 常五，你先跟我出去。 常 五 出去。

焦 母 看看人来了没有?

〔常五与焦氏由中门下。花氏由右门持烛火进，她穿 一身血红色的紧身，头发散乱，眼里闪出惧人的凶 光，她把手里的小包袱放在案上。慢慢走到左门旁， 忽然打了一战，她回首向中门望去。正在这时，仇虎 由右门出来，上身没有衣服，胸前黑茸茸的，筋肉紧

张地暴出来。宽大的“腰里硬”斜插着半裹了红布的 手枪，他一手拿着蓝布褂，一手轻轻向花氏肩上拍 去 。

仇 虎 (低声)嗯!

**焦花氏** (吓得几乎叫起来，回头)啊!是你，可吓死我。 **仇** **虎** (急迫地)把蜡烛吹灭。

**焦花氏** 怎么,瞎子看不见。 **仇** **虎** 有人有眼睛的。

**焦花氏** 哦，常五!(赶紧把烛吹灭)

**仇** **虎** (严肃地)好黑!(二人屏息对立)

**焦花氏** (在黑暗里，急促地)事情更紧了。

**仇** **虎** (森厉地)我知道。他们报了侦缉队。 **焦花氏** 哦(痛恨地)那么,大星说的话真的。

**仇** **虎** 哦，大星他也在内。

**焦花氏** 他说过，他说过。

**仇** **虎** 这么说，连他也完了。

**焦花氏** 我怕我们逃不了，他说他死也不肯放了我们。 **仇** **虎** ( 警悟地)那么时候到了。

**焦花氏** (拉着仇的手，盼望地)你是说，应该走了? **仇** **虎** 不，(眼里闪出惧人的凶光)该动手了。

**焦花氏** (恐怖地)虎子，你真地要——

**仇** **虎** (点头)一辈子有几回这样的假事。(指摇篮)你把孩 子抱进屋里。

**焦花氏** (走至摇篮前，望着仇)为-  为什么? 仇 虎 这孩子闹得怪，万一醒了，哭起来害事。

**焦花氏** (抱起小黑子)可是虎子-  仇 虎 (挥她去)先把孩子抱进屋里。

〔花抱孩子由左门下。仇虎四处搜寻，没有获得，正 寻觅中，花氏由左门上。

焦花氏 你干什么?

仇 虎 (望着花氏，忽然想通，指着前面)你看见了么? 128·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森森然)我的父亲就在这儿。 **焦花氏** (低声，急促地)虎子。

仇 虎 (仿佛在看见了什么)他叫我去，他告诉我屋里有一 把攘子。

**焦花氏** (故做不知)一把攘子?

**仇** **虎** (望着花氏)他说就在我眼前。

**焦花氏** (不自主地由怀里掏出来那把匕首)虎子，我—— **仇** **虎** ( 伸手)拿给我。

**焦花氏** (先不肯，望着仇的脸，忽然，悍野地)好，拿去吧。快

快地了!(此地“了”作“完结”解) 仇 虎 ( 谛声)他睡着了?

焦花氏 (低头，微细地)我——我哄他着(“睡熟了”的意思) 了 。

仇 虎 你给我看着外面。(向左门蹑足走，低微地)大星! 大星!(里面仿佛呻吟，说着呓语，对花氏)你听!

〔里面的声音：(闷塞而急促地) ……快!……快!金 子(无力地)我的刀，我的刀。(痛苦地)金子!(模糊 下去)金子! ……

焦花氏 (耳语)这是他——他在梦里发呓怔。

仇 虎 好可怕的梦话。(探向左门口，低声)大星。

〔里面的声音：(幽然长叹)好黑!好黑!(恐怖地呻

吟)好黑的世界!(又苦痛地叹一口长气，以后寂然) 焦花氏(颤抖，低声)他——他像是为我们讲的。

仇 虎 大星!(内无应声)大星!(仍无应声，忽然转前向 空)爹呵，你要帮我!(立刻走进左门)

〔花氏在外候着，惧怖地谛听里面的声音。悄然。

〔外面还有野犬狂嚎，如一群饿狼。花氏不安地向外 望。里面突然听见一个人窒息地喘气，继而，闷塞地 跌在地上。

**焦花氏** **天** **!**

〔仇虎由左屋蹒跚走入，睁着大眼，人似中了魔。

仇 虎 (手里匕首涂满污血，声音几乎听不见)完了，连他也 完 了 。

焦花氏 (喘不出气，指着虎子的血手)哦，你的手，你的手。

仇 虎 (举起一双颤抖的手，悔恨地)我的手，我的手。我杀

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 发抖。(由心腔内发出一声叹息)活着不算什么,死 才是真的。(恐惧地)我刚才抓着他，他忽然地醒了， 眼睛那么望着我。他不是怕，他喝醉了，可是他看 我，仿佛有一肚子的话，直着眼瞪着我，(慢慢点着 头，同情地)我知道他心里有委屈，说不出的委屈。 (突然用力)我举起攘子，他才明白他就有这么一会 工夫，他忽然怕极了，看了我一眼，(低声，慢慢)可是 他喉咙里面笑了，笑得那么怪，他指指心，对我点一 点——(忽然横了心，厉声)我就这么一下子!哼， (声忽然几乎听不见)他连哼都没有哼，闭上眼了。 (匕首扔在地上)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钱的东 西，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一下子， 就没有了，没有了。

焦花氏 你赶快把手洗洗。

仇 虎 不用洗，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干净的。 焦花氏 那么就走吧。

仇 虎 (抬起头)走，(望着花)好，走!(走了两步)

**焦花氏** (忽然停下)你听!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有人!(跑到窗前，仇虎随在后面)红灯籠，红灯笼他 ——他们来了。

仇 虎 (在窗前)不，不，是瞎子，仿佛在她身边是，是狗蛋， 他打着灯笼。

**焦花氏** (点头)嗯!嗯!(忽然)瞎子，她——她走来了。 仇 虎 嗯，她要来找我。

**焦花氏** (恐惧地)她一个人嘴里念叨什么?

**仇** **虎** (恨恶地，低声)我知道!(慢慢地)打死不偿命!打

死不偿命! **焦花氏** 别说话。

〔焦氏由中门定进。仇、花两人在窗前屏息伫立，望 着她森严地踱到香桌旁，擎起沉重的铁杖，走到右门 前，花氏几乎吓得喊出。瞎子听一下，倒锁右门。焦 氏的脸忽然显出异常的凶恶，她轻轻拖着铁杖，向左 门走。仇和花的眼随着焦氏，焦氏昂然走进了左门。 〔屋内无声，只远远听见野狗嗥嚎如鬼如狼。花氏望 着仇虎，仇虎盯着左门。

**焦花氏** (低声)怪，她进到里屋干什么? **仇** **虎** (按住她的手)她要打死我。

**焦花氏** (耳语)用——用什么。

**仇** **虎** (急促地)你没有看见她拿着那根铁拐。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也是(两手做击下状)这么一下子。

**焦花氏** (忽然想起，全身颤抖，低声急促地)那——那孩子就 在你的床上。

|  |  |
| --- | --- |
| 仇 虎 | (吓着)什么?那孩子—— |
| 焦花氏 | (狂惧)孩子就在那——那床 —  〔蕃地听见里面铁杖闷塞而沉重地捣在床上，仿佛有 一个小动物轻嚎了一下，便没有声音。 |
| **仇** **虎** | (同时)啊，天! |
| **焦花氏** |  |
|  | 〔左屋焦氏忽然尖锐地喊了一声。 |
| 焦 母 | (恐怖到了极点)哦——黑子，我的黑子!(又没有声 音 ) |
| **仇** **虎** | (怵惧)晚了! |
| **焦花氏** | (忽然地)走!快走。 |
| 仇 虎 | (自己也怕起来)黑子死了。 |
| **焦花氏** | 快穿衣服，外面一定有人。你这样出去；准叫他们看 出 来 。  〔她为仇虎套上小褂，便忙着拿包袱，拾匕首。仇虎 的衣服没有扣了一半，焦氏由左门走出。她两手举 起小黑子，上面盖上一层黑布褂。她的脸像一个悲 哀的面具，锁住苦痛的眉头，口角垂下来，成两道深 沟。她不哭，也不喊，像一座可怖的煞神站在左门门 前。仇与花不觉怵然退后，紧紧挤在一角。 |
| 焦 母 | (不像人声)虎子!(停一下，不见人应)虎子!(仍无 人应，森严地)我知道你在这儿，虎子。(忽然爆发 地)你的心太狠了，虎子，天不容你呀!我们焦家是 对不起你，可是你这一招可报得太损德了。(痛极欲 狂)你猜对了，看!孩子我亲手打死的。可是这次我 送到老神仙那里再救不活，虎子，(酷恨地)我会跟着 你的，你到哪儿，我会跟你到哪儿的。(森严地)虎 |

子，现在我要从你脸前过!(一面向中门走， 一面说) 你要打，就打死我吧!我告诉你，(刚走到中门前)侦 缉队已经在外面把枪预备好，就要进来宰你的。

〔焦氏举着小黑子由中门出。二人僵立不动。外面 听见焦氏低声叫：“狗蛋!”继而听见一种粗哑的怪声 唱“……初一十五庙门开， ……牛头马面哪两面排 ……"二人回头谛听。

**焦花氏** (怯惧地)谁?谁这时候唱这个? 仇 虎 (极力镇静)是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加惨厉)“……阎王老爷哟，当中坐， 一阵哪阴风 …… "

**焦花氏** (向上望，忽然大叫，指着)阎王的眼又动，动，起来 了 。

**仇** **虎** (惊惧)什么?

**焦花氏** (怕极)他要说话!

〔仇虎抽出手枪向墙上的阎王的像，连发四枪，相框

立刻落在地下。 **焦花氏** 虎子!

〔外面以为仇虎攻出，枪向里面乱射。 仇 虎 他们真来了。

〔枪声中，常五在外大喊：“后面不要放!不要放，我 在前面。”失了魂似地跌进中门。

常 五 (一见仇虎，吓得瘫在那里)天!(又想回身出门)

仇 虎 ( 一 把抓着常五)你来得好!(枪对着他)来得好。

(向中门喊)弟兄们，别放!(外面仍在放射。转向常 五)你跟他们说，叫他们别放。

常五(斜对窗户，急喊)刘队长!刘队长!别放，是我，常

**五，常老五。** **〔枪声突停。**

仇 虎 告诉他，你现在在我手里，叫他们别放枪，我要出去。

常五(不成声)刘队长!我，我叫仇虎抓着了。我在他手 里，刘队长，他拿着我，他要出去，你们千万别放枪。

仇虎(高喊)弟兄们，我仇虎跟你们无冤无恨，到此地来也 是报我两代似海的冤仇，讲交情，弟兄们，跟我让一 条活路。要不卖面子，我先就拿你们的探子常五开

*刀。*

常 五 刘队长!刘队长!

仇 虎 好，你们答应不答应?不说话?那么,你们要不答

应，放一枪；答应放两枪。怎么样? 〔外面悄然无声。

仇虎好，你们不答声!我数十下，十下不答声，(对常五)

我就不客气了。

常 五 刘队长!刘队长!

仇 虎 ((开始数)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常 五 (几乎同时喊)刘队长!刘队长!我常五家里孩子大 人一大堆。我要死了，我家里的人就找你抵偿，刘队 长 !

〔四外悄寂。

仇 虎 八下，九下—— 常 五 刘 —

〔外面发 一 枪。 仇 虎 一 枪 。

常 五 刘队长!刘—— 〔外面又一枪。

**仇** **虎** **两枪!**

常 五 (嘘出一 口气)啊!

仇 虎 (枪抵住常五的背)走!(对花氏)我们走吧。

〔花氏拿着包袱跟着两个男人的后面，由中门走出。 〔屋内悄无一人，半晌。忽然听见远处两声枪响，又 一声，接着枪声忽密，幕渐落，快闭时，枪声更密。

**—** **—** **幕** **落**

**第** **三** **幕**

**人** **物**

仇 虎 — — 一 个 逃 犯 。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妇。

焦母 — — 大星的母亲， 一 个瞎子。 常五 — — 焦家的老朋友。

各种幻相。(不说话的) 持伞提红灯的人。

焦母的人形。(举着小黑子) 洪老。

大汉甲、乙、丙。

仇 荣 — — 仇 虎 的 父 亲 。

仇姑娘——十五岁，仇虎的妹妹。 焦阎王——连长，大星的父亲。

抬土囚犯火车头、老窝瓜、麻子爹、小寡妇、赛张飞、 野驴……十数人。

抬水囚犯二人。 狱警。

牛头、马面二人。

判官。

青面小鬼甲、乙。 阁罗(地藏王)。

**第** **一** **景**

同日，夜半一时后，当仇虎跟花氏一同逃奔黑林 子里。

林内岔路口，——森林黑幽幽，两丈外望见灰漾 潢的细雾自野地升起，是一层阴暗的面纱，罩住森林 里原始的残酷。森林是神秘的，在中间深邃的林丛 中隐匿着乌黑的池沼，阴森森在林间透出一片粼粼 的水光，怪异如夜半一个惨白女人的脸。森林充蓄 原始的生命，森林向天冲，巨大的枝叶遮断天上的星 辰。由池沼里返射来惨幽幽的水光，隐约看出眼前 昏雾里是多少年前磨场的废墟，小圆场生满半人高 的白蒿，笨重的盘磨衰颓地睡在草莽上，野草间突起 小土堆，下面或是昔日广场主人的白骨。这里盘踞 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像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 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伺藏 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 堆黑团团的肉球。右面树根下埋着一 口死井，填满 石块。井畔爬密了蔓草，奇形怪状的权枝在灰雾里 掩藏。举头望，不见天空，密匝匝的白杨树伸出巨大 如龙鳞的树叶，风吹来时，满大响起那肃杀的“哗啦， 哗啦”幽昧可怖的声音，于是树叶的隙缝间渗下来天 光，闪见树干上发亮的白皮，仿佛环立着多少白衣的

幽灵。右面引进来一条荒芜的草径，直通左面，中间 有一条较宽的废路，引入更深邃的黑暗。在舞台的 前面，下边立起参差不齐的怪石屏挡着，上边吊下来 狰狞的权枝，看进去像一个巨兽张开血腥的口。

〔开幕时，风吹过来，满天响起白杨树叶的杀声，林里 黑影到处闪动着。这时雾渐散开，待到风息，昏雾又 沉沉地遮掩下远方的景物。

〔风声静下来，远远听见断续的枪声，近处有些动物 在蹿奔，低低地喘息。

〔花氏由右面荒径上踉跄走出，她背着小白包袱，树 叶间漏下来的天光，闪见她满脸油亮，额上汗淋淋 的。血红色的衣褂紧贴在身上，右襟扣脱开。她惊 惶地喘息，像一只受伤的花豹，衣服有一处为荆棘撕 裂，上面勾连着草梗和野刺。她立在当中，惶惑四 顾，不知哪一条路可以引出黑林，她拿出一条大块花 手绢擦抹眼前的汗珠。

焦花氏 (喘息，呼出一 口长气)啊!好黑!(惊疑地)这是什 么地方!(忽而看见重甸甸的黑影里闪出一条条白 衣的东西，低声急促地)虎子!虎子!(等候答声，但 是没有。远处发了一枪，流弹在空气里穿过，发出呜 呜的啸声。她不敢再喊，她向后退，后背碰着了白皮 的树干，她倏地回转身来探视。 一阵疾风扫过来，满 天响起那肃杀可怖，惨厉的声音，她仰头上望，身旁 环立着白衣的树干，闪着光亮，四面乱抖森林野草的 黑影，她惊恐地呼喊起来)虎子!虎——子!虎——

子!(这阵风吹过去，树林忽而静下来，又低低而急 促地)虎子!虎子!

〔 静 默 。

〔右面传来的声音：(疲倦地叹出 一 口气)嗯!干什 么?

**焦花氏** (向前进一步)虎子!你在哪儿?

〔右面的声音：(低哑地)就在这儿。金子，你先回来。 **焦花氏** (镇静自己)我看不见路，眼前没有一点亮。(却向右

走 )

〔右面的声音：(听是足步声，警告)你站好不用动。 **焦** **花** **氏** (低声)干什么?

〔右面的声音：(低声)像是我们后边跟着人。 **焦花氏** 人?(大惧)跟了人!

〔右面的声音：(低沉)你看!灯!红灯! **焦花氏** (向右望)红灯?(右面忽然有人狂叫)

〔右面的声音：(连接打着那狂叫人的嘴巴)你叫，你 还叫!

〔顿时寂静若死。

**焦花氏** (急促地)怎么?怎么啦?

〔右面的声音：(镇静地)不要紧!是常五，常五想作 死!(忽然对常五，低声，结信地)常五你叫；你再叫! 妈的，(又一巴掌)你只要重重喘一口气，我一枪就干 了你!

**焦花氏** 怎么,你还没有把他放走?

〔右面的声音：快出林子了!出林子就放他。(对常 五)走!走!

〔仇虎由右面背着身走进来，右手托着枪，左手时而

向后摸着那插在“腰里硬”的匕首，头不时向后瞥，仇 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调和，衣服背面有个裂 口，露出黑色的肌肉。长袖撕成散条，破布束着受伤 的腕，粗大的臂膊如同两条铁的柱，魁伟的背微微地 伛偻。后脑勺突成直角像个猿人，由后面望他，仿佛 风卷过来一根乌烟旋成的柱。回转身，才看见他的 大眼睛里藏蓄着警惕和惊惧。时而，恐怖抓牢他的 心灵，他忽而也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对着 夜半的森野震战着，他的神色显出极端的不安。希 望，追忆，恐怖，愤恨连续不断地袭击他的想像，使他 的幻觉突然异乎常态地活动起来。在黑的原野里， 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 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 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 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在这半夜 的磨折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

〔常五在仇虎后，正面出场。他的黑袍已经破碎，形 色非常恐惧，拖着双手，呆望仇虎；蹒跚走入。

**焦花氏** 虎子!虎子!你在哪儿?我瞧不见你。 **仇** **虎** (走进来，转过头)这儿。

**焦花氏** (跑到仇虎面前，抓着他)虎子，可怕死我了。

仇 虎 (一脸的汗水)金子，我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们。 **焦花氏** 那会是谁?

仇虎(低声)我们走哪儿，那红灯也在哪儿。 焦花氏 天，那不会~~是~~—

仇 虎 (睁大眼)你说—— 〔远远有一声枪。

**仇** **虎** (忽然一手制住花氏)金子!

**焦花氏** 走!走!他们又跟上来了。(常五提起精神听) **仇** **虎** 不 ! 不 ! 再 听 听 。

〔远远又一声枪。

**焦花氏** 他们就在后面!(拉着仇虎)赶快走。

**常** **五** (惧怯地)大星媳妇，这一气跑了二十来里，我……我 再走不动了。

仇 虎 老鬼，你听着!(谛听) 〔远处又一枪，声更辽远。

**仇** **虎** (放了心)不要紧，这一帮狗越走越远，他们奔向西 了 。

**焦花氏** (不安地)虎子，我们什么时候走出去呀?

**仇** **虎** 快了!我想再走三里就差不多了。坐下!(坐在盘 磨上，两手捧着头沉思)

常 五 仇……仇大爷，你……你们想把我带到哪儿去? 仇 虎 (抬起头)带你上西天。

常 五 大……大星媳妇，这个——你，你得替我说说，大星 媳妇。

仇 虎 (爆发)老鬼!叫你不要提，不要提! 常 五 (望着花氏)可是大星媳妇!- —

仇虎(倏地立起，举起枪对常五)你这个老东西!你大星 大星地喊什么?

常 五 哦，叫我不提大星呀!哦!那自然就不提，不提他! 可是你说要我上西天，上西天，(对花氏)你说说，(不 自主地)我的大星媳妇!

仇 虎 (忍不下，向常五头上面立发一枪)你! 常 五 (摸着自己)我——我的头。

**焦花氏** 虎子，你怎么啦?你怎么又放枪?

仇 虎 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提到他——他——我 就(坐下)犯糊涂，犯——

焦花氏 (撇开话头)虎子，你让常五伯回去吧? 仇 虎 嗯，(低头)我是想让他回去。

常 五 真的? 仇 虎 嗯 !

常 五 现在? 仇 虎 嗯 。

**焦花氏**可 是常五伯，大黑天，您——

**常** **五** (连忙)不，不要紧，我可以宿在老神仙的土庙里。 (向花氏)那么,回头见!我——我走了。(拔脚便 走向右面)

**仇** **虎** (忽然)站住!你说什么?你宿在哪儿?

**常** **五** 我说庙，我宿在老神仙的庙? **焦花氏** (对常五)您——您走吧!

仇 虎 (低声)老神仙?

**常** **五** (莫名其妙)就是阁王老婆整天找的那个老神仙，他 ——他的庙。

**仇** **虎** (忽然怪异地笑)金子，这黑林子我们进对了。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森严地)瞎子一定也在这林子里。 **焦花氏** 嗯，我知道。

仇 虎 (仿佛看见了)我总觉得她抱着黑子，会一步一步地 跟着我们。(忽然打了个冷战)说不定，那，那红灯就 是她!她!

**焦花氏** (望望他，又低下头)我—我早知道!

**仇** **虎** 你怎么早不说? **焦花氏** 我怕告诉你。

**仇** **虎** 怕!怕!(强自镇静)怕什么?

**焦花氏**( (低声，恐怖地)她说过，孩子救不活，我们到哪儿，她 也跟到哪儿。

仇 虎 (迅速对常五)庙在哪儿? 常 五 不远。就———就在旁边。

仇 虎 (迅速地)你刚才看见瞎婆子抱着黑子出了门么? 常 五 (向后退)看——看见。

仇 虎 (抓着他的胳臂)上哪儿?

常 五 (指着)上西。 仇 虎 西是哪儿?

常 五 (嗫嚅地)我看，狗蛋打着灯笼引她进——进了林子。 仇 虎 进了林子?

常 五 嗯 。

仇 虎 (放了手，回头望着更深的黑林)好!好!(走到井 畔)

**焦花氏** 常五伯，您，您走吧!(常五向右走)

**常** **五** (低声问花氏)怎么,小——小黑子死了? **焦花氏** (低声)小——小黑子——

仇 虎 (跳起，狂乱地)你们说什么,说什么?小黑子不是我 害的，小黑子不是我害的。(跳到井石上，举起两手) 啊，天哪!我只杀了孩子的父亲，那是报我仇门两代 的冤仇!我并没有害死孩子，叫孩子那么样死!我 没有!天哪!(跳下，恳求地)黑子死得惨，是她奶奶 动的手，不怪我，这不怪我!(坐在井石上低头)

焦花氏 (觉得出常五惊吓的样子)常五伯，你快走吧，小心

他—一

常 五 (连忙)是，是，我走! 仇 虎 你说什么?

常 五 (吓住)我——我没有说什么? **仇** **虎** (忽然立起)滚!快滚!

〔常五由右跑下，仇又坐在井石上。 **焦花氏** 你怎么啦?

**仇** **虎** 我渴得很，(摸着自己的心)渴得很!(撕下身上的破 布)哦，哪儿可以弄来一口水，一口凉水。(撕下来 布，揩脸上的汗)

**焦花氏** (警告地)虎子，不要擦!不要擦! **仇** **虎** (望着她)怎么?

**焦花氏**二小心你手上的血会擦到脸上。

**仇** **虎** 怕什么,这血擦在哪儿不是一样叫人看出来。血洗 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啊，这林子好黑!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叹一口气)

〔仇虎耳旁低微的声音：(如同第二幕末尾，大星在屋 内梦呓。叹口长气，似乎在答话，幽幽然)嗯，黑啊! 好黑!

**仇** **虎** (惊愕)你听! **焦花氏** 听什么?

仇 虎 你……你没有听见——“黑——好黑”!

〔仇虎耳旁低声：(更幽幽地)“好黑!好黑的世界”! 仇 虎 (如若催眠，喃喃地)嗯，“好黑的世界”!(恐惧地)天

啊!

**焦花氏** (莫名其妙)虎子!你，你说什么?这——这是大 大 星 的 话 ?

**仇** **虎** 怎么,你——你听不见?

**焦花氏** 虎子，你别发糊涂!你听见了什么?

**仇** **虎** 没有什么。心里不知为什么隻发慌?我-  我像 是— -

**焦花氏** 虎子，你怎么啦?你刚才为什么忽然跟常五说那一 大堆子的话?

**仇** **虎** 我，我不知道。我口渴，我刚才头发昏。

**焦花氏** 你为什么又提起大星，说你杀——杀了大——大星! **仇** **虎** (眩惑)我……我杀了大 · 大星?

〔仇虎耳旁低微声：(梦囈，室塞地喘息)“……快…… 快! … … 我的刀!我的刀 … … "

仇 虎 (喃喃地)“……我的刀!我的刀”!

焦花氏 (几乎同时说)你又跟他提起小——小黑子。 仇虎(低而慢地)小黑子?

〔仇虎耳旁低微声：“嗯——,好黑呀!”(苦痛地叹口 长气)

**仇** **虎** (忽然跳起，向着黑暗的林丛)啊，大星，我没有害死 他，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大星，你不该跟着我?大 星!我们俩是一小的好朋友，我现在害了你，不是我 心黑，是你爹爹，你那阁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 的惨，是你妈动的手!我仇虎对得起你，你不能跟着 我!你不能- (不知不觉拿出手枪)

焦花氏 (吓得向后退，喘息)虎子，你——你怎么?你想着什 么?小黑子不是你害的，天知道，地知道!你想这个 做什么?你还不想跑?我的命在你手里，虎子，自己 别叫自己吓着，你别“磨烦”,(“迟延时间的”意思)再 “磨烦”,天亮了，叫他们看见，我们两个就算完了。

**仇** **虎** (望着黑暗)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悔恨地)小黑 子 —

**焦花氏** 虎子，你还不快走!想什么?

**仇** **虎** 走!走!这不是个好地方，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焦花氏** (支开他的想头)天亮就可以到车站。

**仇** **虎** 不等天亮就会到。

**焦花氏** (强作高兴)我们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仇 虎 (打起精神)嗯，要飞哪儿，就飞哪儿。

**焦花氏** (忽然，指着辽远的处所)你听! **仇** **虎** 什么!

〔渐渐听出远处火车在林外迅疾地奔驰。 **焦花氏** 车，火车。

**仇** **虎** (谛听，点头)嗯，火车!(嘘出一口气)可离着我们还 远着得呢!

**焦花氏** 那么,走，赶出林子。

**仇** **虎** 嗯，走!赶出林子就是活路。

〔一阵野风迅疾地从林间扫过，满天响起那肃杀可 怖，“飒飒”的叶声，由上面漏下乱雨点般的天光，黑 影在四处乱抖。

**焦花氏** 天!(抓紧仇虎的腕) **仇** **虎** 这是风!你怕?

**焦花氏** (挺起头)不，乘着树上漏下来这点亮，咱们跑!(二 人携手跑，走了两步，花拉住仇虎，惊惧地叫喊)站 住!虎子!(退了一步)虎子，(低声)你看，前面是什 么?

仇 虎 (凝定了神)树叶，草!

焦花氏(指着)不，那一谁一堆的。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惧恐地)那一堆一堆的黑脑袋。 **仇** **虎** (坚定地)那是石头。

**焦花氏** (指着那些在风里抖擞矮而胖的灌树，喘息)你看，那 是什么?一堆一堆的黑圆圆的肉球，乱摇乱摆，向 ——向我们这边滚。

仇 虎 瞎说，那是树!走!(二人轻悄悄地走了 一 步，仇虎 忽然又停下。由右面隐隐传来擂鼓的声音，非常单 调，起首甚微弱，逐渐响起来，一直在这个景里响个 不停)别动!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你听，这是什么?

鼓声单调地在林中回响。 **焦花氏** (悸住)鼓!

**仇** **虎** (有些惧怯，低声)鼓! **焦花氏** (微弱地)庙里的鼓!

**仇** **虎** (回首望花氏)半夜里这是干什么? **焦花氏** (警惕地)瞎子进了庙了。

〔鼓声渐响。

**仇** **虎** 这鼓打得好森人!

**焦花氏** 怪!鼓越打越响了。

**仇** **虎** (深思)鼓能够把黑子打活了么?

**焦花氏** 谁知道?这是那个怪物替瞎子做法呢。 仇 虎 做什么法?

焦花氏(喃喃)念经，打鼓，拜斗，叫魂，一会儿她会出来叫 的。

仇 虎 (希望地)魂叫得回来么?

**焦花氏** 叫不回来还叫不死么?

**仇** **虎** (谛听，不自主地)这鼓!这鼓!

**焦花氏** (看他奇怪)你还听什么?还不快走，走!为什么你 的脚在地上生了根!

仇 虎 嗯，这个地方有点古怪!我们得走!我们得———

〔外面惨厉的声音：(远远地)回来呀!黑子!黑子你 回来!

**焦花氏** (低声)天，她，她出来了!

〔外面的声音：(长悠悠地)孩子!回来!我的孩子， 你回来!

仇 虎 (怖惧地)她，她就离我们不远。

〔外面的声音：(几乎是嗥嚎)黑子!我的黑子!你回 来!

**焦花氏** (忽然向右看)灯!红灯!

**仇** **虎**( 向右望)对。就是它，就是这个灯!

**焦花氏** ( 一 面看 一 面说)前面那个人拿着灯笼!(对仇)他们

越走越近了。(对仇)你看前面的是谁? 仇 虎 狗——狗蛋!

〔外面的声音：(更近)回来呀，小黑子!你不能不回 来!黑子!

仇 虎 ( 颤 颤 ) 她 ——她来了!

**焦花氏** (抓着仇虎)来!树后边!快! 〔二人躲在树后面。

〔狗蛋举着红灯笼领焦氏由右走出。焦氏头发散乱， 衣服也被野生的荆棘刺破，她一手放在狗蛋的肩上， 一手拖下来，两眼瞪视前面，泪水在眼下挂着，风过 时，天光时而由树上漏下，照见一个瞎子和一个白痴

并肩而行，焦氏苦痛地锁住眉头，如一个悲哀的面 具，狗蛋还是一副颛预的行色，眼傻傻地偷看着焦 氏，嘴里夹七夹八地不知念些什么。

焦 母 (声音嘶哑，震颤出一种失望的鬼音)回来，黑子，我 的心肝，你回来!回来!我的肉，你快回来!(一面 走，一面喊)你回来，我的小孙孙!我的小孙孙，(哭

非哭，嚎非嚎的声音)你千万要回来呀! 〔狗蛋领她向左面走出。

**仇** **虎** (由树隙露出头，恐惧)啊，这简直是到了地狱。 **焦花氏** (也探出身子)走!

**仇** **虎** (恐惧)走?可——你听!

〔外面狗蛋的声音：前边路不好走，还是回庙去，回庙 去 。

〔狗蛋又领焦氏由左上。

**白傻子** 你听，鼓，鼓!别……别走远!回!回不去了。

焦 母 (仍在嘶喊)回来!我的孙孙!不是奶奶害的你!回 来，我的孙孙，是那个心毒的虎子，老天不容的鬼害 的你。回来，我的黑子!奶奶等着你，我的孙孙，你 回来!

〔狗蛋领着焦氏由右下。

焦花氏 (由树丛中走出，低声)虎子!她走了!出来!

〔仇虎由树丛中走出。惊惧，悔恨，与原始的恐怖交 替袭击他的心，在这一刹那间几乎使他整个变了性 格，幻觉更敏锐起来，他仿佛成了个石人，呆立在那

里 。 **焦花氏** 走!

仇 虎 走!(仍不动)

**焦花氏** (催促)走啊!

仇 虎 (抬起头)你听，这是什么? 焦 花 氏 鼓 !

仇 虎 嗯，鼓!鼓!(喃喃地仿效鼓声)“冬!冬! …… ” **焦花氏** 你为什么不走!

仇 虎 (向左面看)你看，那面来了一个人! **焦花氏** (莫名其妙)怎么?

仇 虎 也打着个红灯笼。

**焦花氏** 没有，黑糊糊的，哪儿来的灯笼。

仇 虎 (坚执)有!有!怪，他还拿着一把伞。

**焦花氏** 伞?(不相信地)大晴天拿着个伞干什么?

仇 虎 嗯，他举着伞，提着灯笼，他朝我们这边走，这边走。 (直眼望着)

焦花氏 虎子，你——你别这样，你——

仇 虎 真的，他——他来了!(更怪异地望着) 焦花氏 (怯惧地)虎子!

仇 虎 你看!

〔于是有个人形由左面悄悄移上，形容正如仇虎形 容，举伞提灯笼，伞遮着上半身，看不见，只下半身露 出一双蓝布的裤。那人形停住了步。

仇 虎 喂，借光!弟兄!出这林子怎么走?

焦花氏 虎子，你别吓唬我，你——你是跟谁说话? 仇 虎 你没有看见眼面前有个人?

焦花氏 没——没有。

仇 虎 (指着那执伞的人形)怪，这不是! **焦花氏** 哪儿?

仇虎(又指)这儿!(对着那个人形)喂，弟兄，你怎么不说

话?

**焦花氏** (恳求)喂，虎子，你到底跟谁说话，你——你别吓唬 我?

**仇** **虎** 怎么,你看不见，就在我们眼前! **焦花氏** 就在我们眼前?

**仇** **虎** 喂，弟兄，你别挡着自己的脸，你说话!出了林子得

怎么走! **焦花氏** 虎子!

〔人形向仇虎身旁走去。

**仇** **虎** 你看，(回头向花氏)他走过来了。(在回头的时刻， 那人形已走到仇虎的面前——伞挡着前面，观众看 不见他-  立好。仇虎回望，正与此人打个对面。 还看得不清楚，只嘘了一口气，倒退一步)喂，弟— 兄!(那人形突然把红灯笼提到自己的脸上照，仇虎 看个正好，虎子忽然惨厉地怪叫，声音幽长可怖，响 彻林间)啊——啊——啊——啊!

〔随着喊声，那持伞举着红灯笼的人形倏地不见。蕃 然野风疾迅地吹过来，满林顿时啸起肃杀的乱 响，——

焦花氏 (退后，惊惧)虎子!

仇 虎 ( 睁大了恐怖的眼)走!快走! 焦花氏 (在疾风中)你看见了什么?

仇 虎 (悸住)走!说不得!走!走!

〔满林乱抖着重重的黑影，闪见仇虎拉着花氏由中间 的荒路狂奔下。

〔鼓声单调地由远处传来。

**第** **二** **景**

〔在黑林子里——夜二时半。

〔林内一块洼地，地上长着青苔，平滑细软。在中间， 远远立起一片连接不断的黑黝黝的丛林，左右伸出， 把当中的低地圈在里面。看得见的是林前横着一段 颓圮的土坡，有野蔓乱藤爬绕在上面。右边地势略 高，立一棵雷火殛死的老树，骨棱棱的枝桠直插空 际，木身烧焦只剩个空壳，原来树干已为啄木鸟朝夕 啄成洞穴，现在满身是眼，更显得树形古怪。树下丛 生野草和不知名的毒花，有秋天的虫在里面低唱。 靠左地势渐低，孤孤单单地矗立一根电线杆，年久失 修，有些倾斜。接连一根一根的木柱向中间远处引 去，越过当中的土坡，直到看不清楚的林丛里。电线 杆旁边横放几块大石，歪歪地横在洼地上。立在洼 地中，可以望见漆黑的天空。惨森森的月亮，为黑云 遮了一半，斜嵌在树林上，昏晕晕的白光照着中间的 洼地，化成一片诡异如幽灵所居的境界。天上黑云 连绵不断，如乌黑的山峦，和地上黑郁郁的树林混成 一片原野的神秘。

〔风吹过来，电线微微发出呜呜的音浪。远处单调的 鼓声甚为微弱，静下心来，才听得清楚。

〔仇虎由右面蹒跚跑上，喘息不停， 一只鞋子已经不 见，上身衣服几乎全为荆棘钩连，撕成乱条，脸上流 满汗水，不时摸着腰里插好的手枪和弹袋，神色恐 慌，两只疑惧的眼四处探望。

仇 虎 哦，妈啊!(用手背揩下额前的汗)我这是到了哪儿 了?(望望四周)

**焦花氏** (在外面)虎子，你把路认出来了么?

**仇** **虎** (回头)看——看不大清楚。金子，你先来!月亮出 来了，也许找得出路来。(他疲倦地靠在死树的枯干 上)哦!渴!好渴!(自己咽着吐沫)

〔花氏由右面低首上，支着一根粗树枝。她走进来， 抬头，眼惊异地望着四周，和天空的昏惨惨的月色。 她的头发散乱地披下来，虽然不断地向后掠，走两步 又固执地坠在额前。她也满身是汗，衣服紧贴前后， 几处撕成破口。眼里交流着恐惧和希望，手里还拿 着小包袱，焦灼地望着仇虎。

**焦花氏** (嘘出一口气，希望地)我们快走出林子了吧? **仇** **虎** (还倚在树旁，望着天)谁知道，大概快了!

**焦花氏** (燃着希望)快了?

**仇** **虎** (点头，机械地)快了!

〔忽然树上的鸟连连啄木，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 音。

**仇** **虎** (忽然由树旁跳起)啊?(向上望) **焦花氏** 什么!什么!

**仇** **虎** 听!(树上又发出空洞的“剥剥”的声音)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鸟!啄木鸟!

焦花氏 哦，这林子会把我们吓死的。

仇 虎 不，不，我们就要出去。你看，我们已经又走出十几 里 了 。

**焦花氏** 那不早应该出去了么?

仇 虎 嗯，可——可(忽然暴躁地)我们迷了路。 焦花氏 (重复地叹息)迷了路，不认识道。

仇 虎 迷了路!迷了路!(心如火焚)上哪儿走?(四面旋 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啊，妈呀!我们上哪 儿走?这大黑天，看不见路走，找不着人问。我从前 走这条路的记号现在一个也找不着，走了十里，还在 林子里!走了二十里，还在林子里!我们乱跑这半 天，三十里也有了，可是还在这黑林子里。出不了林 子，就见不了铁道；见不了铁道，就找不着活路；找不 着活路，(忽然)啊!啊!啊!(一下，两下，三下把衣 服撕去，露出黑茸茸的胸膛，抄起手枪，绝望地)好， 来吧，你们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我 仇虎生下地，就受尽了你们的委屈，冤枉，欺负，我虎 子生来命不济，死总要得死得值!金子，再听见枪 响。我们就冲，死就死了吧。

焦花氏 虎子!(安慰地)你别急!你是渴了，我知道你的心 里不自在。虎子，我们不该死的，不该死的，我们并 不是坏人。虎子，你走这一条路不是人逼的么?我 走这条路，不也是人逼的么?誰叫你杀了人，不是阁 王逼你杀的么?谁叫我跟着你走，不也是阁王逼我 做的么?我从前没有想嫁焦家，你从前也没有想害 焦家，我们是一对可怜虫，谁也不能做了自己的主， 我们现在就是都错了，叫老天爷替我们想想，难道这 些事都得由我们担待么?

仇 虎 哼，老天爷会替有势力的人打算，不会替我们想的。 焦花氏 那么,天是没有眼睛的。

仇 虎 谁又说他有呢。(机械地)走吧!

**焦花氏** 走!上哪儿走?

**仇** **虎** (喃喃地)上哪儿走?

**焦花氏** 我们迷了路。

**仇** **虎** (绝望)迷了路!

**焦花氏** (忽然，惧怕地)虎子，你听! **仇** **虎** (抬头)听什么?

**焦花氏** (对右面)向远处听。

**仇** **虎** (还不大清楚)什——么?

**焦花氏** (低声)你没有听见?鼓!庙里的鼓。 **仇** **虎** 鼓?

〔单调的鼓声渐渐响起来。

仇 虎 (愤恨地)对了，是鼓!是鼓!

**焦花氏** (低声)我们连庙旁边还没有走开。

**仇** **虎** 怎么,我们还在庙旁边打转转，还在这儿!还在这 儿!

**焦花氏** (忍不下)哦，妈呀!我们这是怎么着啦!(抱着仇 虎，摇撼他)我们这是怎么着啦?

〔树上啄木鸟又连声“剥剥”,音声空旷怪异，二人倏 地分开，仰视树梢，这时由旷野深处传来辽远的凄厉 的呼声，二人惊愕地回头，渐为呼声慑住，如被催眠。 〔远处的呼声：(凄厉而悠长)“回来!我的小孙孙! 你快回来，我的小命根哪!回来，奶奶在等着你哟! (不像人声)回——来呀!——黑——子!你—快 ——回——来!”

仇 虎 (慑住，喃喃地)小黑子!小黑子!

焦花氏 哦，妈呀，(低声)她——她真的跟上我们了。 仇 虎 (喃喃)小黑子!小黑子!

**焦花氏** 你说什么?

**仇** **虎** 她——她又要来了。

**焦花氏** (望着仇虎，惧怯地)谁?

仇 虎 她!她!(忽然向左望)你看!她!她来了。

〔由左面悄悄走上焦氏的人形，两手举着小黑子。闭 着眼，向右面走，走到仇虎面前，面站。

仇 虎 (惊恐，低声)你看，她又来找我! 焦花氏 虎子，你怎么,你看见了什么?

〔焦氏的人形睁开了眼，瞪视花氏和仇虎。

仇 虎 (摇头)我——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焦花氏 你说，谁?虎子!

仇 虎 (低哑失声)瞎子同——同小黑子就在你眼前。

焦花氏 (大叫一声，跑到电线杆下面)虎子，你——你又中了 邪啦。(焦氏的人形直瞪仇虎)

仇 虎 (对着焦氏的人形，哀求地)不是我!不——不是我! 我没有打算害你的黑子，大星是我——我害的。可 我——(喘息)我已经觉得够了，你别这么看着我，你 别这么看着我!我并没害死你的孙孙!我说，我没 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 … (愈 说气力愈弱，那人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又悄悄向右 方走下。虎子望着她消逝，揩着眼前的汗水)哦，天 哪!

**焦花氏** (慢慢走向前)怎么啦? 仇 虎 她走了。

焦花氏 (忽起疑惑，抓住仇虎)虎子，你告诉我小黑子究竟怎 么死的?

仇 虎 ( 机械地)他奶奶打死的。

**焦花氏** 我知道。可你叫我把黑子抱到屋里是怎么回事? **仇** **虎** 唔，(低沉)一网打尽，一个不留。

**焦花氏** 为什么?

**仇** **虎** 焦家害我比这个毒。

**焦花氏** 那么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里。 **仇** **虎** (苦痛)嗯，成心!

**焦花氏** 你早知道瞎子会拿棍子到你屋里去。 **仇** **虎** 知道。

**焦花氏** 你是想害死黑子!

仇 虎 嗯!

**焦花氏** 你想到她一铁棍会把孩子打——

仇 虎 (爆发)不，不，没有，没有。我没想到，我原来只是恨 瞎子!我只想把她顶疼的人亲手毁了，我再走路，可 是大星死后我就不成了，那一会儿工夫，我什么心事 都没有了，我忘了屋里有个黑子，我看见她走进去， 妈的!(敲自己的脑袋)我就忘记黑子这段事情，等 到你一提醒，可是已经“砰”一下子——(痛苦地)你 看，这怪我!这怪得了我么?

焦花氏 那么,你还老想着这个做什么?

仇 虎 (苦闷地)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 他们总在我眼前晃。你听，这鼓，这催命的鼓!它这 不是叫黑子的魂，它是催我的命。

焦花氏 (想转开他的想念，大声)虎子，你忘了你的爹爹了 么 ?

仇 虎 对!没有!

焦花氏 虎子，你还记得你的妹妹么?

仇 虎 对!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死得委屈，(喃喃)对!

对!对!我那年迈的爹叫阎王活埋，十五岁的妹妹 叫他卖，对!卖死在那个——

〔啄木鸟又“剥剥”地发出空洞的啄木声。 **焦花氏** 你听!这是什么?

仇 虎 (不顾她)叫他卖死在那个烟花巷。嗯，对!我在狱 里做苦力，叫人骗了老婆，占了地，打瘸了腿，嗯，对! 对!我仇虎是好百姓，苦汉子，受了多少欺负，冤枉， 委屈，对!对!对!我现在杀他焦家一个算什么? 杀他两个算什么?就杀了他全家算什么?对!对! 大星死了，我为什么要担待?对!他儿子死了，我为 什么要担待?对!我为什么心里犯糊涂，老想着焦 家祖孙三代这三个死鬼，对!对!我自己那年迈的 爹爹，头发都白了，(忽然看见右面昏黑里出现了什 么,不知不觉地慢下来)人都快走不动了。

〔黑暗里，由右面冉冉飞舞过一只青蓝光焰的萤火 虫，向土坡上飞去。

焦花氏 (仍想转开他的思念)虎子，你看，萤火虫，萤火虫!

仇 虎 (瞪目张口，望着萤火虫后面的人群，口里慢慢地)人 都快走不动了，他们还串通土匪，对!对!拿来—— 〔萤火虫摇摇向土坡飞，随在后面是一堆无声的人 群，静悄悄地也向土坡走。前面是三个短打扮的狰 狞大汉，拿着铁铲木棍，迈着大步，殿压后面是洪老， 一个圆缸粗细的黑矮胖子，手摇芭蕉扇，脸上流汗， 一边揩，一面喘，像是走了多少路程。中间押着一个 白发的农人，——仇荣——身量瘦小，伛偻着终年辛 苦的背腰，惧怯地随着大汉步行，时而回头望着洪 老，眼里露出哀恳乞怜的神色。单调的鼓声愈击愈

响，这一堆人形随着鼓声像一群木偶在薄雾里呆板 地移行。昏黄的月色照着土坡，黑云布满了天空，地 上半是阴影。在土坡高处忽而渐渐显出一个背立的 彪悍的人形，披着黑斗篷，底下仿佛穿着黄呢军裤， 但是看不清楚。人押到坡上，洪老很恭谨地对着那 个背立的人形说话，洪老的脸正对观众。这时那白 发的农人低头默立一旁。

**焦花氏** 虎子，你在看什么?

**仇** **虎** (低声)那——那不是洪老?他，他们来这儿是干什 么?

**焦花氏** (望着虎子)在哪儿?

**仇** **虎** 土坡——土坡上。(呆望着那人群)

〔那背立的人形仿佛告诉洪老多少话，洪老连连点 头。于是转过身，对着那垂首的老者举手威吓，两个 大汉一起围起那老人，似乎也在逼迫。内中一个大 汉在掘土挖坑，一时，由老人怀里搜出东西，由洪老 交给那背立的，那背立的人摇头，把东西扔下。

**焦花氏** 虎子!

**仇** **虎** (倒吸一 口气)这个老头别是我爹?可是他死了。天 哪，这是怎么回事?

〔洪老继续搜索，两个壮汉叫老人背过脸，合同刑逼， 老人先只垂首不语，最后似乎痛极而呼。忽然由左 面跑来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忍不下去，似乎狂呼而 出，手里拿着字据，交与那背立的人形，哀求他释放 老人。

仇 虎 哦，妈!这不是我的妹妹!妹……妹!

焦花氏 (拉着仇虎)虎子，你怎么啦!你忍忍!你忍忍!

〔洪老见得着字据，大喜。那小姑娘走到老人面前跪 下，老人詈责她不该出来。那背立人形吩咐洪老拉 开他们，叫两个大汉动手埋人。一个壮汉捉住小姑 娘，那两个抓住老人的背膊，洪老狞恶地指着土坑告 诉老人，小姑娘听见便哭，老人转过身来仰天大嚎， 脸正向仇虎。

仇 虎 (突由催眠状态醒起，看明白，狂呼)爹!爹爹!我的 爹爹!

**焦花氏** 虎子，(拉住他)你别中了邪，你叫谁?

仇虎爹!爹爹。虎子在这儿!虎子在这里!(回首对花 氏)你放开我!(一手甩开花氏，抽出手枪，向土坡奔 去，对着那背立的人形，暴怒地)你这个土匪，你— (忽然那背立的人形转过身来，焦阁王如同那图像所 摹的刻下一般。穿着连长的军装，森厉地立在那里。 惨月昏昏地射照他的脸，浓眉下两只可怖的黑眼射

出惧人的凶光。仇虎愣了一下，狠毒地)阎王! 焦花氏 (在下面，吓昏了)阎王?

仇 虎 (野兽一般)我可碰着了你!(对着阎王连放三枪。

那群人形倏地不见) 焦花氏 虎子!虎子!

〔黑云遮满了月光，地下又突然黑起来。 仇 虎 金子!金子!你在哪儿!

**焦花氏** 这儿!

**仇** **虎** (奔下来)你看见他们没有? **焦花氏** (恐惧)没有!

仇 虎 快走!地上又没有亮了。

〔仇虎拉着花氏由左面奔下。鼓仍单调地由林中传来。

**第** **三** **景**

〔在黑林子里——夜三时。

〔林内一片水塘边。水塘后面仍是暗黑的林丛，水面 很宽阔，望得见天上的星云返射浮光上。天上乌云 并未散开，月色却毫无遮掩。半圆的月沉沉浮在天 空，薄雾笼罩地面，一切的氛围仍然是诡异幽寂，有 青蛙在长着芦苇的浅水地带低声聒聒不停。水畔靠 左伸出一段腐旧的木板曾经用来洗衣淘米，现在走 上人便摇摇欲断。水塘右岸低低斜伸一棵古老的柳 树，柳枝垂拂水面。塘前是一块草地，靠左立一排破 烂的栅栏，栏门歪歪的。右边茁生人高的野蒿，蒿旁 有一棵小树，几块石头。

〔远处隐隐传来微弱的单调的鼓声，风吹来，才听得 略微清晰，渐渐又听不见。

〔一刻，右面野蒿里有慌乱的奔跑与痛苦的喘息声， 蛙声骤而停止，仇虎和花氏由右面野蒿中钻出来，二 人疲乏欲死，仇虎的腿上满是刺伤，血殷殷流下。他 肩上背着小包袱，手里拿着一根树杆，他的形状更像 个野人，头发藏满草梗，汗珠向下滴，两脚赤光光，脚 趾为硬石磨破，裹着破布条。黑茸茸的胸膛沾腻一 块一块的泥土，如同一个恐怖的困兽，他的胸剧烈地 起伏着。花氏的眼警惕地随着仇虎的足迹，她的衣 袖为野蒿勾破，撕成碎条，于是腕上两副的金亮亮的 手镯更露得清楚，随着她的机警的行动战栗着。奔 跑使她昏晕欲倒。头发为汗水浸湿，黏连几处。她

的脸像洗过一样，颈下两三个扣子解开，上衣只掩盖 着胸乳，裤腿卷上去，如同涉过浅河。

〔仇虎一手拉出花氏，把树干扔在一旁倚着小树的 干，仰天喘息。二人的视线为蒿遮住，看不见水塘。

仇 虎 哦，天!(用手背揩擦脸上的汗)

**焦花氏** (几乎晕倒，立在仇旁)哦，可走出来了。

**仇** **虎** (苦痛地摇头，闭着眼)从蒿子里算跑出来了，可是我 们还在林子里!

**焦花氏** (惨痛地)还在林子里!哦，妈呀!(滑倒，跌坐在石 头上)

**仇** **虎** (忙去扶她，焦灼地)金子!金子!你怎么啦? **焦花氏** (推开他)没有什么,我就走不动了!

**仇** **虎** 走不动?

**焦花氏** 我头昏，我想喝水，喝口水! **仇** **虎** (失望地)水!水!

**焦花氏** (喘息)哪里有水，就一口水，(低声)就一口水!

仇 虎 (颓然坐在一个较高的石上。两手捧着腮骨，喑哑 地)哪里有水!哪里有水!(苦痛地摸着喉咙，咽着 唾沫)哦，我拿一桶金子换一桶水!可—(喘息)哪 儿有水?

**焦花氏** (咬住牙)哦，我的脚! **仇** **虎** 怎么?

**焦花氏** 这一脚都是泡，痛得钻心。 **仇** **虎** (暗郁)金子!

**焦花氏** 什么?

仇 虎 你跟我跑出来只有苦。

焦花氏 可我——我心里是舒服的。 仇 虎 人家看我是个强盗。

焦花氏 (斩钉截铁)我是强盗婆。 仇 虎 人家逮着我就砍。

焦花氏 我跟你生下儿子报你的仇。

仇 虎 可你——(感激地望着她，忽然)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焦花氏 (执意地)我跟你一同到那黄金子铺的地。

仇 虎 (低头，看自己的丑陋)为什么单挑上我? 焦花氏 (肯定地)就你配去，我——(低声)配去。 仇 虎 可是世上并没有黄金铺的城。

焦花氏 有，有。你不知道，我梦见过。(忽然)你听!(远远

似乎有火车疾驰的声音)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我们快出林子了! 优 虎 怎么?

焦花氏 (浮出一丝笑的影)火车?“吐——图——突——吐!

吐——图——突——吐!”你听不见? 仇 虎 (奇怪地望着她)哪里有!你在做梦。

焦花氏 谁做梦?你听!(仿佛那火车愈驰愈远的渐渐消逝 的声音)“吐——图——突——吐，吐——图——突 ——吐!”你听，慢慢就没有了，(忽对仇虎)现在就没 有 了 。

仇 虎 (明白这些声音都是她脑内的幻相，哀怜地唉口气) 嗯，金子，也许我到过那黄金铺的好地方。可(愤恨 地)我就思想起我在那块地方整年整月地日里夜里 受的罪，我做苦力，挑土块，挨鞭子，一直等到我腿打 瘸，人得了病，解到旁处，我才逃出来。那里的弟兄

跟我一样受着罪，死的死，病的病，那里黄金子倒是 有，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弟兄一个一个瘦得像个 鬼，(声音渐小)像个鬼，苦，———苦，——苦，……

〔塘边忽而青蛙叫起来。 **焦花氏** 你听!这不是蛤蟆叫!

**仇** **虎** (谛听)是，是蛤蟆!那么(狂喜)有水啦!

**焦花氏** (叫起)水!(忽而现出野蒿所遮掩的地带，望见一片 水塘，颤抖地)哦，虎子!水!水!(仇也跑出，花氏 跑到塘边跪下取水，但为芦苇挡住，下不得手)

仇 虎 (颤颤地)水!水!金子，那儿有板!(指塘边的条 板)上去，趴在上面喝，你喝够了我再喝。(金子奔上 巍巍的木板，趴在上面喝水，仇虎在塘畔芦苇旁焦灼 地等候。这时由左面慢慢起一种含糊的一面“哼”一 面和的多少人的工作声，观众听得见的，单调而沉 闷，在月光下，传到耳里，其声诡异，不似人音。仿佛 有许多冤苦的幽魂在呻喊，而又不敢放声。仇虎耳 朵竖起，忽然转过身来，出神谛听)

**焦花氏** (在木板上)虎子!虎子!你也来，有地方，我捧着 水，你喝。

仇 虎 (目不转睛望着左面，机械地)嗯!

〔由左缓缓踱出一对一对的人形，都是囚犯的模样， 灰衣赤足，汗淋淋的，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光着秃顶， 有的执着汗巾。或者腰上挂系着铁链，或者足踝上 拴着铁链，多半瘦若枯柴，每两个系在一起。二人共 抬一大筐土块。约莫有十人的光景， 一个个低下头， 慢慢地前面“哼”后面“唉”,离着仇虎有半丈的距离， 一对一对走过去。

仇 虎 (张口)天!这不是他们?!

焦花氏 (由木板走过来)虎子!虎子!你怎么不喝水! 仇 虎 (悸住)别说话，你听!

〔由左面又走出一对囚犯，抬着水桶，桶上浮着瓢。 前面的人拿铁铲，后面的拖着铁锄头。“哼啊!”“哨 啊!”“哼啊!”“啃啊!”

焦花氏 听什么?

仇 虎 (仍然注视他们)听不见?就这样!就这样!“哼 啊!”“啃啊!”

**焦花氏** (明白了他又生了幻相)哦，虎子!

〔由左面走出一个魁伟的大汉，光着头，胳臂肘挂着 狱警的黄制服，帽子放在手里，一只手提着皮鞭，身 上只穿一件背心，汗水流下来。西瓜大的光头油亮 亮，凶恶的眼睛前瞻后望，时而摸着身上的手枪。回 头向左瞻望，后面还有多少囚犯，在幽暗的左面低况 冤愤地“哼啊!”“啃啊!”工作着，一直不停。这时前 面的囚犯已把土筐放下，大家揩汗，拿帽子当扇编。

仇 虎 哦，(望着那狱警，不寒而栗地)他!他还没有死! 焦花氏 虎子，走!走!你又看见什么?

仇 虎 (摇手)不，不。

〔在右面休息的囚犯，有坐的，有蹲的，有斜靠在土筐 上的，有立在那里偷偷与同伴说话的，有低头不语 的，有暗暗擦着眼泪的。这时中间有个满脸疤痕，一 双长腿的壮年囚犯，看见了仇虎一个人指指点点仿 佛谈他。于是那有疤痕的汉子似乎招呼仇虎，像在 叫：“虎子，你，你怎么不来!弟兄们都在这儿。”

仇 虎 (忽然看见了他)这不是火车头么?(惊喜)火车头，

火车头。(那有疤痕的火车头连连答应招手，并且告 诉其他的囚犯)我是虎子——小虎子!

**焦花氏** (拉着仇虎)虎子，你——你别这样!

**仇** **虎** (不顾她，他看见那帮囚犯一个一个向他望，都是惊 喜而悲哀的神色，有的向他招手，有的叫他不要来。 仇虎举起双手，对着他们。内中有一个大鼻头的瘦 个儿，举动滑稽，对他拍手做脸，叫他快来)这不是老 窝瓜么?老窝瓜，你们好么?(许多人都悲哀地摇摇 头，老窝瓜又在招手，一个小矮个满脸麻子的人劝阻 他)不要紧，麻子爹，我不去的，我逃出来了。(忽然 对着那个擦眼泪的瘦弱的囚犯)喂，小寡妇，你怎么 还是在哭呀!(小寡妇抬头望望他，又低头哭泣。这 时忽而一个满脸髭须的黑汉子抄起一根扁担，仿佛 要跑向仇虎，对他打去，旁边一个大嘴小眼睛的囚犯 接住他)赛张飞，你还记着那段仇，要打我么?野驴， 你不用拉他，他打不着我，我逃出来了!(愉快地)我 逃出来了。(囚犯里似乎愈闹愈凶，那狱警蓦然回 头，举起皮鞭向囚犯们乱抽下去。内中有人拉住狱 卒，指着仇虎告诉这次争吵是为了他。那狱卒听见 便回首盯着仇虎，仇虎惧极，反身想跑，然而狱警仿 佛一声大叫，虎子便如老鼠僵立不动，那狱卒以鞭指 他又指右面的囚犯，意思叫他赶快回来做活，似乎在 喊：“滚过来!仇虎!”虎子一旁颤抖，低头)我去!我 去!我去!

焦花氏 (惊极)虎子，你别去!你别去!(但是看着仇虎恐怖 的眼，只得放手，呆立在那里)

〔仇虎走进囚犯群，狱警吩咐他们与仇虎上了脚铐，

令一个囚犯下来执鞭催促，仇抬起土筐，随在后面

走，一不小心，狱警呼打，那执鞭的囚犯就狠命打下， 仇 虎 (每打一下，不自主摸着背脊，喊出)啊!啊!啊!

焦花氏(苦痛地)哦!虎子!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仇 虎 (低声对着旁边的人)他打瘸了我一条腿，又想打瘸 了我第二条腿。(前面的囚犯由右面走下， 一个囚犯 放下土担子，到水桶前喝水，又一个也在喝，又一个 ……又一个，仇虎在一旁美慕，实在忍不下心里的 渴，跑到水桶前面，拿起瓢取水。忽而那狱警似乎大 吼一声，走到面前，抢过皮鞭，把瓢子打下来，向仇虎 乱抽去。仇虎忽而硬起来， 一声不哼。在狱卒喘息

间，他忽而抢下他的鞭子，向狱卒打下)

仇 虎 我拼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狱卒忽而抽出身上的手枪，向仇施放，但是不见响 声，枪子放不出去。

仇 虎 (狂笑)你也有这么一天，你的枪也不灵了。你还欺 负我们，你还欺负我们!现在你看我的!(抽出自己 腰里的手枪，那些囚犯都退在后面，缩成一团。狱警 大惊，四处奔跑，仇虎连对他放了两枪，“砰!砰!”一 切人形忽然不见。仇惊愕地瞩视四周，望望月亮，俯 视自己的脚下，并无脚镣的痕迹)哦，天啊!

焦花氏 (一直被仇虎独自呼号迷惑住，现在才醒，捧一口水 慢慢走过来)虎子，你喝口水。

仇 虎 (机械地)喝口水?(刚想低首喝——)

〔忽然一阵风吹过来，很清晰的鼓声一下一下打入人 的耳鼓，森然可畏。

仇虎(对着花氏)鼓!鼓!鼓!(忽然)什么,还在这儿，还

在这儿?(大叫)我们中了邪了!(推开花氏捧水的 手，拉住她由左面跑下)

〔鼓声在这一场单调地响着。

**第** **四** **景**

〔在黑林子里——夜四时半。

〔林内小破庙旁。四面围起黑压压的林丛，由当中望 进去，深邃可怖，一条蜿蜒的草径从那黑洞似的树林 里引到眼前。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在那短 短的野草下藏匿着秋虫纵情地低唱。沿着那草径筑 起粗细不匀的电线杆，靠外面的还清楚，里面的很像 那黑洞口里的长牙。靠右偏后立起一座颓落的半人 高的小土厢，里面曾经供祀个神只，如今完全荒废。 小庙前面一尺高的小土台原为插放香火，多少年风 吹雨打，逐渐夷平。小庙的土顶已经歪斜，远看，小 庙像个座椅，前面的土台仿佛是个小桌，有几块石头 在旁边树立着。靠左偏前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杨，树 叶在上面萧瑟作响。树前横放一块平整的长石，上 面长满青苔，不知哪年香火盛叫，虔诚的香客派来石 工凿成平面，为人休息的。满林树叶甚密，只正中留 一线天空，而天空又为黑云遮满，不见月色，于是这 里黑漆漆的，幽森可畏。偶尔风吹过来，树叶和电线 的响声同时齐作，仿佛有野生的动物在林中穿过。

〔仇虎扶着花氏由当中深邃的草径一步一步地拖过

来，两人都是一身水泥。仇虎只剩下一条短短沿边 撕成犬齿的布裤，花氏的鞋也在水里失去，衣裙滴下

水，裤子卷得更高。包袱是在手里。仇虎一手举着 手枪和弹袋，一手扶着花氏，眼里忽然烧起反抗的怒 火，浑身水淋淋的。他回头呆望着更深的黑暗，打了 一个寒战。忙匆匆地走进。

**仇** **虎** 哦!好黑，(不觉又怕起来)怎么又走进来这么个黑 地方。金子，(觉得花氏向下溜)金子!金子!

**焦花氏** (抬头，把眼前的头发掠过去)我——我真走不动了。 **仇** **虎** (指着眼前一块石头)那么,你坐下。(扶着她坐下)

**焦花氏** (打了个寒战)好冷!(希望地)赶过了这道水也许快 出林子了吧。

**仇** **虎** (坐下)也许吧，赶过了河，路好像平整了点似的。 **焦花氏**(回头望)我们走的像是一条大路。

**仇** **虎** (叹一 口气)反正鼓是听不见了。

**焦花氏** 嗯，鼓没有了，(振作地)我们就要出林子。

**仇** **虎** (忽然兴奋地立起)嗯，出林子，出林子!出林子赶上 火车也许——也许天还没亮。(忽然仰望天空)怪， 天上又不见月亮了。

**焦花氏** (不自主地也望上去)嗯，刚才好好的，怎么一会儿连 个星星也没有?

**仇** **虎** (忽而惊吓失声)金子! **焦花氏** 怎么?

**仇** **虎** 真的，一个星星也没有。 **焦花氏** 我们不还有一盒洋火。

**仇** **虎** 洋火只剩下两——两根了。 **焦花氏** 那么我们怎么走?怎么走?

**仇** **虎** 嗯，(失望地)怎么走?(坐在石头)黑，黑，黑得连颗

星星的亮都没有。怎么走?怎么走?

焦花氏 (喃喃地)怎么走?(忽然走到白杨树下，跪下)哦，天 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再露一会儿月亮吧，再施舍给 我们一点点儿的亮吧!(哀恳地)哦，就一会儿，一小 会儿，天，可怜可怜我们这一对走投无路——

仇 虎 (暴声)金子，你求什么?你求什么?天，天，天，什么 天?(暴躁地乱动着两手)没有，没有，没有!我恨这 个天，我恨这个天。你别求它，叫你别求它!

**焦花氏** (觉得身上有洒下来的雨点)虎子!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慢慢地)天下了雨了。

**仇** **虎** 你说你身上洒下来了雨点? **焦花氏** 嗯，我脸上也有。

**仇** **虎** 那是我的血，我胳膊上的血甩出来的。 **焦花氏** (惊愕地)你又流了血了。

**仇** **虎** 嗯!(暗郁地)这就是天!你求他做什么。

**焦花氏** (摇头)可怜，虎子，(坐在杨树前的长石上)今天一夜 把你都逼疯了。

仇 虎 (憤恨)瘋?哼，我得个疯。今天一天我像过了一辈 子，我仇虎生来是个明白人，死也做个明白鬼。要我 今天死了，我死了见了五殿阎罗，我也得问个清楚： 我仇虎为什么生下来就得叫人欺负冤枉，打到阎罗

宝殿，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个明白。 焦花氏 (怕他又说胡话)虎子，你听草里头!

〔草里秋虫低吟。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蛐蛐!

**仇** **虎** 嗯。

〔处远传来“布谷”的鸣声。

**焦花氏** (忽然愉快地)“咕姑，咕姑”。“咕姑，咕姑”。 **仇** **虎** (听了一刻，忽然，叹一口气)完了!没有了! **焦花氏** (明白他的意思所指，然而—)为什么?

〔不等问毕，一阵风吹来，电线鸣响起来，白杨树叶 “哗哗”地乱嚎，风飕飕的。

**焦花氏** (打寒战)哦，虎子! 仇 虎 你别怕。

焦花氏(掩饰，打个寒战)不，好冷。(指着右面的荒址上)那 ——那是什么?

仇 虎 破庙。

**焦花氏** 虎子，我们走吧。

〔风吹过去，忽由远处幽长地呼出惨厉的声音，由远 而近，又由近而远。

〔那声音：(因为辽远而有些含糊，凄厉地)回来呀，我 的黑子!快回来吧!我的小黑子。

仇虎(突然变了声音，喑哑地)你听，你听，这是什么!这 是什么?

〔那声音：(更凄寂地，渐近)回来，我的孙孙!快回来 吧，我的小孙孙。

**焦花氏** (惊恐)她! — — 她! — 她!

仇 虎 她又跟上我们了。

[那声音：(怪厉。不似人声，渐远)魂快回来，我的黑 子!你魂快回来，我的心肝孙孙。

焦花氏 (忽然抱住仇虎)哦，天!

仇 虎 (颤抖)我们快——快走吧。

**焦花氏** 嗯，(刚走了两步，一脚踏在软而有刺的东西上，大叫

起来)啊!虎子，我的脚! **仇** **虎** 什么?

**焦花氏** 脚底下，软叽叽的，刺!刺!乱动!

**仇** **虎** (由弹袋里取出洋火划燃，二人往下看)哪儿? **焦花氏** 这儿!这儿!

**仇** **虎** (二人围着那个东西，一只火照着他们恐怖的脸)刺 猬!

**焦花氏** (放下心)刺猬。

〔这时由当中远处怪异地唱起一句“初一十五庙门

开”。仇虎蓦回头。 **仇** **虎** 这是谁?

**焦花氏** 像——像狗蛋!

〔顿时四处和唱着一群低沉幽森的声音：“初一十五 庙门开”,如同有多少被压迫冤屈的幽灵。

仇虎金子，你听，这是哪一堆人唱。 **焦花氏** 现在?

**仇** **虎** 嗯 !

**焦花氏** (摇头)没有，——没有人唱。

〔接着，当中远处又在森厉可怖地唱：“牛头马面两边 排。”

仇 虎 谁 ——谁又在唱?

**焦花氏** (谛听)是——是狗蛋。

〔跟随，四面又唱起多少低沉的声音，哀悼地重复着： “牛头马面两边排!”这时仇虎忽而看见在右边破庙 前黑暗里冉冉立起牛头和马面，如同一对泥傀儡，相 对而立。

仇 虎 (惊愕，低声)这——是——什——么? 焦花氏 (不明白)什么?

仇 虎 (更低声)你没看见?

〔当中远处又唱：“殿前的判官哟，掌着生死的簿。” 仇 虎 你听见了没有?

焦花氏 嗯，听见，这一定是狗蛋学的你。

〔紧接，四外阴沉沉地合唱“殿前的判官哟掌着生死 的簿”。仇虎的眼里又在庙前边土台旁幻出一个披 戴青纱，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像个泥胎，悄悄地立 在那里。

**仇** **虎** (倒呼出一口气)怎——么——回——事? **焦花氏** 虎 子 !

仇 虎 妈呀!

〔不间断地当中远处又唱：“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 牌。”

**焦花氏** (拉着仇虎)走吧!虎子!(仇虎不动)

〔立时，四边和起：“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仇虎 望见黑地里冉冉冒出一个手执拘牌的青脸的小鬼， 立在土台之旁，恰如泥像。

仇 虎 哦!(揩揩头上的汗)

〔当中远处又唱，但是此次威森森地：“阎王老爷哟当 中坐。”

〔立刻仿佛四面八方和起那沉重而森严的句子，如若 地下多少声音一齐苦痛而畏惧地低吼出来：“阁王老 爷哟当中坐。”似乎都等待着那最后的审判。仇虎望 见一片昏黑的惨阴阴的雾里渐渐显出一个头顶平天 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端坐小土

庙之上，前面的土台成了判桌。阎罗正如庙里所见，

一丝不动，塑好的泥胎。 仇 虎 (目瞪口张)哦，妈!

焦花氏 (更低的声音，为仇虎的森严态度慑吸)虎子，你——

看——见——什么! 仇 虎 说，说不得。

〔当中远处幽远而悲悼地唱：“一阵阴风哟吹了个女 鬼来!”

〔立刻，仿佛四面簌落簌落风声阴沉沉地吹起，四处 幽长而哀伤地和唱，此次大半是女子的低声：“一阵 哪阴风哟吹了个女鬼来!”随着四面的风声怨声， 一 个瘦小，穿着一身月白纺绸衣衫姑娘，轻悄悄由黑暗 里露出来。这姑娘的相貌和第二景的所见的毫无二 致，只是更为怯弱苍白，鬓角贴上两张薄荷育，手里 拿着一根麻绳。她轻飘飘地移过去，像是一阵风，不 沾尘埃，到了判桌前面跪下。

仇 虎 (惊愕)哦，我的屈死的妹妹。(花氏一声不响，看着 仇虎，惊恐万分，不知怎样对他好)

〔于是阎罗开始审问，他的动作非常像个傀儡，判官 在一旁查看手执的案卷。四方仿佛有多少无告的幽 灵在呜咽哀嚎，后面有许多幽昧不明的人形移动，那 绸衣的姑娘似乎哀痛地诉说自己生前的悲惨的遭 遇，眼泪汪汪，告诉怎样父亲死，哥哥下了狱，自己也 卖到妓院，怎样窑主客人一天一天地逼得吊死。说 完深深叩头，哀请阎罗做主。

仇 虎 (含着眼泪听她申诉，不自主地泪水流下，他揩了又 揩，很低)哦，妹妹!我的可怜的妹妹，你死得好惨!

**好委屈呀!**

〔阎罗似乎对判官略略商议，便命传仇荣过审。桌前 的青面小鬼将拘魂牌向里面一举，嘴里仿佛在喊些 什么,立时四面八方多少曲灵哀悼地低声应和，于是 由黑暗里走出另一个青面獠牙的小鬼带着白发龙钟 的老农人，踱到桌前。那老头手铐脚镣，看见女儿， 二人抱头大哭——无声。 ——判官似乎大吼一声， 两人同时跪下，那老者叩头如捣蒜，哀哀凄凄地把自 己如何被阎王逼死的情形申诉个完全，说完又叩头 无数 。

仇 虎 (愤恨)哦，爹爹，我的苦命的爹爹!今天我们仇家人 再得不到公道，那么世上就没有天理了。

〔这时忽然阎罗拍下惊堂木，对着仇虎叫了一声，仇 虎抬头。所有判官、小鬼、牛头、马面、阎罗……都一 齐恶森森地注视他。他几乎吓得不敢动转。四面的 声音阴沉沉喊起，那青面的小鬼把拘魂牌对仇虎一 举，仇虎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走去。

焦花氏 虎子，虎子!你上哪儿去!(拉不住他，由他走去)

〔[仇虎看见父妹，忍下眼泪，点点头便跪在案前。阎 罗开始审询，四周喊喊喳喳有多少低低的议论。

仇 虎 (低头，声音诡异)小人仇虎身有两代似海的冤仇，前 在阳世，上有老父年迈，下有弱妹幼小，都为那杂种 狠心的焦连长所害，死于非命。我的老父弱妹两口， 现已拘在阴曹地府，方才他们所供句句是真，无一是 假。我在阳间，又被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勾结那贪 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狱八年，害成 残废。杀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断小人

的大腿，强占小人的田产，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连 长。小人仇虎此番供禀句句是真，无一是假，如若有 半句瞎话，小人情愿上刀山，下油锅，单凭判官大人 明断，小人决不埋怨。可是小人两代似海的仇冤，千 万请阎王老爷做主，阎王老爷做主。(深深叩头)

〔阎罗突然传叫焦连长。小鬼一呼，堂下幽灵齐声怒 吼。这时焦连长由黑暗中走出，神色非常骄悍。他 依然穿着连长的制服，挂军刀，穿马靴，很威武地走 到阎罗案前，并不跪下。

〔仇虎见着焦连长，想站起动手，为判官喝住又跪下。 〔阎罗仿佛以仇虎的话询问焦连长，焦连长句句否 认，加以驳斥。

仇 虎 (叩头)启禀阎王老爷，他的话是狡辩，一面之词。 〔焦连长又要申说。

仇 虎 (立刻叩头)小人仇虎没有说错。 〔焦连长又要辩白。

仇 虎 (又叩头)请阎王老爷把他立刻判罪，不要再听他的。 〔阎罗拍惊堂木令他不要说话。焦连长走上前去，又 发议论，阎罗频频点头，表示赞可。

仇 虎 (窥见连喊)阎王老爷不要信他的，你不要信他的，你 不要信他的，他在阳间自己就是阁王。

〔阎罗勃然变色，令判官对仇虎的父亲、妹妹宣判。 判后二人大哭，为小鬼们拖去。

仇 虎 (大愤)什么,我的爹还要上刀山，我的妹妹还要下地 狱。你们这简直是——(被牛头 一 叉刺背，伏地不 语)

〔阎罗又令判官宣判。焦连长得意洋洋，仇虎气得浑

**身发抖。**

仇 虎 (跳起)啊，你们还要拔我的舌头，叫他(指焦阎王), 叫他上天堂。他上天堂(暴躁地乱喊)你们这是什么 法律?这是什么法律?

〔忽然马面 一叉把他刺倒地下。这时焦连长大声 ——听得见的——怪笑起来，每个“鬼”以至于阎罗 都狞恶地得意地狂笑，声震天地。仇虎慢慢由地上 抬起头来看牛头，牛头止笑，牛头的脸变成焦阎王狞 恶的脸；转头看马面，马面止笑，马面也换为焦阎王 狞恶的脸；转视小鬼，小鬼止笑，小鬼也化为焦阎王 狞恶的脸；回转身望见判官，判官止笑，判官也改为 焦阎王狞恶的脸；正面注视阎罗，阁罗止笑，阎罗就 是焦阎王狞恶的自己。全场无声，仇虎环顾四面焦 阁王的脸，向后退。

仇 虎 (咬牙切齿，低声)好，好，阁王!阎王!原来就是你! 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 想出个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对着那穿军服的阎 王，恶狠地)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突然，四面的焦阁王们又得意地大声狞笑起来，声 响如滚雷。

仇 虎 (忽而抽出手枪，对准他们，连发三枪)你们这群骗

子!强盗!你们笑!你们笑!你们笑! 〔一切景物又埋入黑暗里。

**焦花氏** (苦痛地)虎子，你这是闹些什么哟?快走吧? 仇 虎 我!我!(摸着自己的头)

〔远处鸡鸣一声。 **焦花氏** (惊吓)天快亮了!

仇 虎 快 亮 — —

〔忽而由右面射来一枪，流弹呜地飞过。 焦 花 氏 枪 !

〔继而由中间向他们身旁射一枪。

仇 虎 (谛听)糟了?侦缉大概又找着我们了。 〔忽而由右中枪声乱发。

**焦花氏** 哦，(抓住虎子)他们要围上我们。

**仇** **虎** (拉着花氏)冲上去!管他妈!跟他们拼! — — (向

前放一枪，四周枪声更密) 〔二人由左面跑下。

**第** **五** **景**

〔同序幕，原野铁道旁——破晓，六点钟的光景。

〔天空现了曙白，大地依然莽莽苍苍的一片。天际外 仿佛放了一把野火，沿着阔远的天线冉冉烧起一道 红光。乌云透了亮了，幻成一片淡淡的墨海，像一条 火龙从海底向上翻，云海的边缘逐渐染透艳丽的金 红。浮云散开，云缝里斑斑点点地露出了蔚蓝，左半 个天悬着半轮晓月，如同一张薄纸。微风不断地吹 着野地。

〔大地轻轻地呼息着，巨树还那样严肃，险恶地矗立 当中，仍是一个反抗的魂灵。四周草尖光熠熠的，乌 黑铁道闪着亮。远处有野鸟和布谷在草里酣畅地欢 鸣 。

〔铁道旁哩石后面白傻子呼呼地打着鼾，侧身靠倚哩 石，身旁有熄了火的纸灯笼歪歪地躺在土上。傻子

的衣服也为荆辣勾破，脸上沾腻上许多土，脚光光 的，破鞋乱放在一旁。傻子多年做着甜美的梦，脸上 是平静而愉快的微笑。

〔远处鸡很畅快地叫了一声。

**白傻子** (在梦里，模糊地)“吐——兔——图——吐，吐 —

兔 ·  图 吐。 …… " 〔远处火车笛声。

**白傻子** (酣睡，含混地)“漆——叉——卡——叉，漆-——叉 — — 卡 — 叉。 — — ”

〔远处忽有枪一响，流弹由空气穿过，呜呜地。

白傻子 (吓醒，立起，揉揉眼睛，四面望望，莫明其妙，看见地 上的纸灯笼，拿起来，突然想起半夜在林子领着焦 氏，把焦氏丢在后面，以后找不着她的事。惊惧地) 哦，坏了!(提着灯笼向东跑)焦大妈，狗蛋在这儿! (想想，方向不对，又向西跑)焦大妈!焦大妈!狗蛋 跟灯笼在这儿。焦大妈!(没有应声，愣住，慢慢踱 回铁轨当中，摸摸脑袋回想，忽然转过身，向天际喊， 对着野塘)焦大妈!焦大妈!(举着灯笼说)灯笼在 这儿!(拍拍自己)狗蛋也在这儿，(仍然没有应声， 忽然)去你的!(顺着语气，不知地把灯笼扔入塘里) 她也许死了!(才望见塘里有自己的灯笼，浮在水 面，惊吓)哎呀!水!灯笼!她的灯笼!水!水! (连忙跳下铁轨基道，奔到野塘边，听是狗蛋在那里 “扑腾扑腾”的声音)

〔常五由左面慌慌张张地走上。衣领没有系好，仿佛 刚起来的样子。

常五(喊)焦大妈!焦大妈!焦大妈!(擦着汗， 一个人念 叨着)妈，我早就说过那个老神仙是个骗子手，小的 在庙里没有活，老的出去叫了一夜的魂也叫不见了。 念咒!打鼓!念咒!打鼓!念他妈的咒!(喊)焦大 妈，念咒!打鼓!打她妈的鼓!(四处喊)焦大妈! 焦大妈!(没有应声，纳闷)怪，狗蛋这孩子领她跑到 哪儿去了呢?(冒叫一声)狗蛋!

白傻子 (忽然由铁轨基道跳出，下半身淋漓着水滴，右手提 着浸透了的灯笼，左手拿着十日前仇虎投入塘里的 铁镣。笑嘻嘻地)嗯，干什么?

常 五 (吓了一跳，似称呼又似骂)狗蛋!你怎么早不答应 我。

**白傻子** (唏唏地)你，你刚才就，就没有叫我。

**常** **五** 没有叫你，你就 (忽然转了语气)焦大妈呢?

**白傻子** (举起那水淋淋的灯笼)嗯!这儿!

**常** **五** 干什么?

**白傻子** 这，这是她的灯笼。

**常** **五** (不耐烦)知道!个傻王八蛋!我问你，焦大妈呢? 这一夜晚，你领她到哪儿去了?

白傻子 哦，哦!昨儿格夜晚!(张目阖眼)她……她叫小黑 子，嗯，叫小黑子。我掌灯笼。我，我在前面，她—— 她在后面，她走，我——我也走，我走，她也就跟着 走。……

**常** **五** (嫌他说得啰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指手画脚)先，先是我扶她。后来她——她就扶着 我。她，她越叫越高兴，她，她就不扶我，不扶我。原 来我在前面走，她总是跟着我走。后来呀，我，我

就——

常 五 (急不可耐)你跑了。

白傻子 (摇头)没，没有。我还是在前面走，可是我 一 回

头，—— 常 五 她怎么样?

白傻子 她没有跟着我走。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常 五 后来你就没有找她?

白傻子 谁说的?我找，我找，黑天野地里瞎找，找到这儿，我 就——(不好意思地)我就睡着了。

常 五 个傻王八蛋，走吧? 白傻子 走?

常 五 快走!现在四面是官兵，拿着枪搜仇虎，还不快走! 一枪把你打死!

白傻子 (惧怯地)又到庙里去?

常 五 到庙?庙里的神仙都叫人逮了! 白傻子 怎么?

常 五 那庙里的老家伙是个人贩子，拐人的。县里派人把

他抓走了。走吧，跟你说，你也不懂。 白傻子 到哪儿?

常 五 找人!(指着白手里的铁镣)咦，你从哪儿找来这个? 白傻子 你说这副锅子?水塘里捡的，(举起)你不要?

常 五 混蛋!放下!(白扔在铁道里) 常 五 走!(向左走)

〔忽然由左面响了一枪又一枪。四周忽然悄寂。 白傻子 什么?

常 五 (提起脚望，惊慌地，低声)那虎子，虎子! 白傻子 (不懂)老虎?

**常** **五** **(拉起白)快走!**

〔常、白二人反身右面下。

〔枪声再发，流弹呜呜飞过。花氏低腰由左面跑入。 仇虎一面回头一面扶她向前走，仇虎驼着背，满脸 汗，仿佛肩着千斤的重量。臂上肌肉愤怒地突起，两 只眼暴出来，一手托着枪，插在腰里的匕首闪着光。 现在他更像个野人，在和四周的仇敌争死活。看见 了巨树，眉目间露出来好的计算，沉定地望着前面。 花氏拿着包袱，痛苦地迈着艰难的步，一夜的磨难， 使她胆大起来，紧张而沉着地向四面顾望。

仇 虎 (回首恨恨地)这帮狗杂种!四面围上了。 **焦花氏** (喘息)虎子，走!向前走。

**仇** **虎** 不用走，前面也是卡子!你刚才没听见四面都放枪? **焦花氏** (抓着他)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仇** **虎** 一会儿他们就来搜的。 **焦花氏** (恳求)那么,还不快走!

**仇** **虎** (摇头)不，不走了，多走两步也是一样地——(忽然) 我逃够了!

**焦花氏** 虎子，怕什么,我们还有枪。

**仇** **虎** 枪是有的，可是不能——再放了。 **焦花氏** (惊悸)你说子弹已 —

**仇** **虎** 嗯，就剩下两粒了。 **焦花氏** 两粒?

**仇** **虎** 在这儿只要放一枪，他们听着声音都会来的。 **焦花氏** 虎子，难道我们就——就在这儿完了完了!

**仇** **虎** 不!不!不能完，我完了还有弟兄，弟兄完了，还有 弟兄。我们不能子子孙孙生下来就受人欺负。你忘

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焦花氏** 你说——不，虎子，不能够，我不去。我不离开你。

仇 虎 金子，你去!你一个人可以逃得出去，他们并不是抓

你。我他们都认识!你先走，包袱里有钱。

**焦花氏** 虎子，你要我走! 仇 虎 ( 不 顾 地 ) 走 。

焦花氏 (眼泪流出来)虎子，可你叫我到哪儿去? 仇 虎 (坚硬地)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焦花氏** 你——你那帮朋友靠得住么?

仇 虎 他们都是我的好弟兄，干哪行的都有，告诉他们我仇 虎不孱头，告诉他们我仇，仇虎走到头，没说过一句 求人可怜的话。告诉他们现在仇虎不相信天，不相 信地，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拼，准能活，一 个人拚就会死。叫他们别怕势力，别怕难，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要拼得出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的。

**焦花氏** 虎子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走的。

**仇** **虎** 金子!(抓住花氏)你忘了你跟我说的话啦? **焦花氏** (不明白)我说了什么?

**仇** **虎** 你说我跟你这些天里头你也许，ℴ **焦花氏** 哦，那个!

**仇** **虎** 说不定的，也许有。(忽然更迫切地)哦，金子，我信 一定会有的。你要是不走，连——连这个没出世的

也——也—— **焦花氏** 可是，虎子——

**仇** **虎** (忽然看见脚下的东西)金子!这是什么? **焦花氏** (惊愕)铁镣!

**仇** **虎** (拿起来看)嗯，老朋友!(辛酸地)我的老朋友又来

了。金子，你知道，(以后一直拿着铁镣)它找我干什 么吗?

焦花氏 (故做不知)那干什么?

仇 虎 这次它要找我陪它一辈子。

焦花氏 (忽然抱住仇虎)不，虎子，你不能走。 仇 虎 (怪异地看着花氏)我!我是不走。

焦花氏 你不走?

〔青蛙忽而由塘边咕噪起来。

仇 虎 嗯，不走，(忽然望望巨树，和野塘)怪，你还记得这块

地方么? 焦花氏 记得。

仇 虎 现在又来了。

焦花氏 (悲哀)十天——像一眨巴眼。

仇 虎 嗯， 一眨巴眼。那天我解开这个东西(指铁镣)今天 又要戴上了。金子，你后悔么?

焦花氏 后悔?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哼， 后晦!

仇 虎 可是现在——

〔近处有布谷鸟酣适地唱起来。 焦花氏 你听!

仇 虎 (一丝微笑)“咕姑咕姑!”

焦花氏 虎子，你听着这个，你不想去么? 仇 虎 想去什么?

焦花氏 那黄金子铺的地方?

仇 虎 (凄然)嗯，现在那黄金子铺的地方只有你一个人配 去 了 。

焦花氏 (大惊)你说什么?

**仇** **虎** (忽然举起金子的包袱，坚硬地)金子，我要你走! **焦花氏** (收下包袱)虎子?

**仇** **虎** 你走! **焦花氏** 我不。

**仇** **虎** 不走，(用下策逼她离开)我就放枪。(向天举枪) **焦花氏** 干什么!

**仇** **虎** 叫他们来。 **焦花氏** 不，虎子。

仇 虎 (痛苦地喊出来)走!(对天连放二枪，随把手枪扔在 塘里，立时有一枪回过来)啊!金子(紧接枪声数响，

俱向这边飞来)快跑!金子! 焦花氏 (喊起)哦，我的虎子。

仇 虎 (一手握住匕首，顿足)金子，你不走，我死也不饶你

的 。

焦花氏 (知道没有办法，眼泪顿时涌出，两手伸出，一面后 退，一面望着仇虎)嗯，我走，我走。(枪声更密)

仇 虎 (看着花氏，满眶眼泪)记住，金子!孩子生下来，告 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告诉弟兄们 仇虎不肯(举起铁镣)戴这个东西，他情愿这么—— (忽用匕首向心口一扎)死的!(停在巨树，挺身不肯 倒下)

**焦花氏** (大叫，跑回来，抱着仇虎)虎子!我的虎子?

**仇** **虎** (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咬住嘴唇)跑啊!金子，告诉弟 兄们我的话。

**焦花氏** (泣不可抑，匍匐在足下)哦，你，你!(枪声更近)

**仇** **虎** (喘息)快跑，枪近了，我看着你走。(忽然由花氏脑

后呜地飞过一颗流弹，中在她的左臂上，花氏回头，

仇虎大喊)你还不——(一脚把花氏踢在基道下)走! 〔花氏滚在下面，抬头望仇虎。仇虎回首不顾。她才 用手蒙着眼睛，不忍再看，由左跑下。

仇 虎 (待她离开，忽然回头望着她的背影，看她平安跑走。 枪声四下更密更近，他忽然把铁镣举到眼前，狞笑， 而快意地——)哼!(一转身，用力把铁镣掷到远远 铁轨上，铛锦一声。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

**——幕落**

**青** **春** **(五幕喜剧)**

李健吾



人 物

田寡妇——四十五岁。 田喜儿——十八岁。

郑老师——五十岁。 罗举人——四十岁。 罗童生——十一岁。 小虎儿——十二岁。 小黑儿——九岁。

杨村长——四十岁。

杨太太——四十五岁。 香 草——十七岁。

香 菊——十岁。

红鼻子——更夫。 老 二——田伙。 又一田伙

时 代 ：清朝末年

**地** **点** **：华北乡野**

**第** **一** **幕**

**地** **点** 关帝庙前。

**时** **间** 宣统元年初夏，某日午时。

〔这是一座关帝庙，同时也是一所书塾，随便走到华 北什么村落，几乎全有这样一个安排。呈在眼前的， 只是一扇庙门，破烂的，剥蚀的，好像它的朝代大清， 仅仅余下一个空壳，大门虚掩。门环由于岁月久远， 可以四面转动。石兽残废了，但是因为大人常坐，儿 童常立，磨得和玉一般发亮。因为另一扇门几乎落 在舞台以外，石兽看见一只，门匾只有一个“关”字和 大半个“帝”字。

〔庙墙并不太高，露出初夏的碧空，午阳直射的殿瓦 和树木。 一条又矮又扁的长凳，由门洞移到庙墙底 下。一棵老气横秋的槐树正好占据舞台的中心，大 道的边沿。

〔小黑儿立在树身一旁；小虎儿立在长凳一旁。他们 仰起头，羡慕而又鼓励，望着马跨在墙头的田喜儿。

小黑儿 田喜儿哥，骗你不是人，那天红鼻子分了一个给我 吃，那才叫甜哪!

**小虎儿** 我也吃来的!

**田喜儿** 你们哥儿俩在外头给我瞅着，人来了嚷给我知道，掐 下桃子咱哥儿三平分。

**小黑儿** 田喜儿哥，我瞅这边。 **小虎儿** 田喜儿哥，我瞅这边。

**田喜儿** 老师逮住我，你们俩可别跑。 **小虎儿** 老师睡晌午，不会知道。

**小黑儿** 他出来，你在墙头，你先瞅见。

〔田喜儿立在墙头，走索一样，正想抬步，就见香草由 右过来，提着一把大水壶，沉甸甸的，她有些吃力。

她打算换手，一眼望见墙头的英雄。 香 草 ( 嚷了起来)那不是田喜儿哥!

田喜儿 (这一惊，非同小可，险些儿摔了下去)香草! 香 草 你——!你下来。吓死我了!

田喜儿 (笑嘻嘻地)摔死了还你一个新的!

香 草 你这些天都在哪儿?你妈到处找你。 田喜儿 别理我妈。我在家，她也是到处找我。

香 草 太阳这么毒，你站在墙头干什么?当心老师瞅见了 捶 你 。

小虎儿 田喜儿哥给我们掐桃子。 香 草 好哇!我告老师!

小黑儿 没有我!是田喜儿——

田喜儿 (模拟)“没有我!是田喜儿”——好哇!你没有挨板 子，就先把我招了啊!得，冲小黑儿你这句话，桃子 甭想我偷啦!(坐在墙头，背向庙内，荡着两条腿)原

来挨打挨骂是我一个人的份儿呀! 小虎儿 (卖好)田喜儿哥，我没有那么说。

田喜儿 你呀，也不是种!

香 草 (向小兄弟)你们俩别跟他瞎蘑菇了，才刚路过你们 家，我听见老爷爷叫着名儿直喊。

小虎儿 爷爷在睡晌午!

田喜儿 去吧!你爷爷瞅见你们俩跟我在一起，可有一顿好 骂 。

**小黑儿** 小虎儿，我走啦!

**小虎儿** (看着田喜儿)对啦，爷爷说你不务正——

**田喜儿** 对你爷爷讲，你小龙儿哥务正，叫他媳妇儿养汉子! 香 草 (推小虎儿)快赶小黑儿去!听田喜儿哥瞎扯淡!

〔小虎儿随小黑儿一同往右走出。

〔香草和田喜儿彼此望了一眼。香草低下头，叹了一 口气，提起水壶就走。

**田喜儿** (喊住她)香草!

〔香草打了一个寒颤。

田喜儿 我回来啦! 香 草 嗯，瞅见啦。

田喜儿 我在县里景相公那儿待了半个月。就是那回打省里

下来的那个东洋留学生，你爸爸请他吃过酒。 香 草 你去做什么?

田喜儿 他要办洋学堂，我去—(感到吹嘘的需要)这你就 甭提啦!那景相公家呀，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院子， 院子里头套着院子，一进比一进深，一层比一层高。 他自个儿住在第五进。我一去，他就说，好兄弟，你 这份儿热心比什么都冲，我这儿没有什么好的，你就 先住些天再说，他请我住在第四进。相与的个个儿 是英雄豪杰。睡的是白漆漆的象牙床，盖的是又轻

又暖和的鸭绒被，吃的是大洋里头的鱿鱼海参，喝的

是岳王坟的龙井香片。我这个福享大发啦! 香 草 (妒忌)就那么好?

田喜儿 还有戏听!

香 草 好听不好听?

田喜儿 好听，一唱我就哭。我听了两回，哭了两回。 香 草 哭有什么好?不看戏，人也哭。

田喜儿 那呀——那是你爱哭!要是我呀，我就笑!

香 草 谁像你，一天到晚轻忽忽的，两脚不着地，一个劲儿 地游魂!

田喜儿 我妈不是也净打我!

香 草那也好叫打!像我爹 — — 田喜儿 他从来不打你。

香 草(叹了一 口气)打就好了!(提起水壶)人全能够像你 就好了!说到哪儿就到哪儿，多自由!爹妈统不搁 在心上!

田喜儿 没有的话，我妈我头一个丢不下。这村子还有一个

人我也丢不下!……你猜是谁?……是谁?

香 草 不知道! 田喜儿 猜猜看!

香 草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田喜儿 不知道干吗脸红?……说呀，干吗脸红?(见香草回

身要走)你哪儿去? 香 草 地里去。

田喜儿 坐一会儿。

香 草 不成!我送水去。 田喜儿 我正渴，先饮饮我。

香 草 没有水!到你景相公家喝去!龙井香片! **田喜儿** 我要喝你的。

**香** **草** 别不害臊啦!我没有进过学堂!

**田喜儿** 把我渴死也好!你爸爸巴不得我早点儿死，你

也——

香 草 (噘着嘴，走到墙边，站在长凳上面，好不容易把水壶 举给他)请!喝!

**田喜儿** (伏在墙头，对着壶嘴，咕噜咕噜，饮了几大口)好水! 香 草 喝个够!

田喜儿 (揩揩嘴)够啦!

香 草 (水壶放在长凳上面，坐在旁边)好!

田喜儿 好 ! 香 草 *瞎!* 田喜儿 *瞎!*

香 草 田喜儿哥! 田喜儿 嗯，我听着。

香 草 我——我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村子。有人在爸爸跟前 给我提亲。

田喜儿 (噘着嘴)你知道就好。 香 草 那你就不该回来!

田喜儿 凭什么不?我想你。 香 草 你县里不是有——

田喜儿 别听我瞎白了!景相公的学堂没有办，县衙门就贴

了一张封条。 香 草 景相公呢?

**田喜儿** 跑外县去啦。 香 草 所以你 — —

**田喜儿** 我看了十天门，就溜回来了。 **香** **草** 那你不是想我才回来。

**田喜儿** 香草，不想你，我不会回到村子。 **香** **草** 回来有什么用?

**田喜儿** 看看你。

**香** **草** 不稀罕!我跟不了你走。

**田喜儿** 我有一个主意。今儿晚晌头二更，我来接你。 **香** **草** ( 吓 了一 跳 ) 你 —

**田喜儿** 你早点儿睡，假装睡，我一敲窗户，你就出来—— **香** **草** 你要死啦!

**田喜儿** 我想不出别的主意。 **香** **草** 我不干。

**田喜儿** 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 〔香草默然。

**田喜儿** 你跟不跟我走?你不答应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说

得到，我做得到。 **香** **草** 这村子还有你妈。

**田喜儿** 有一天我在外头混发了，我会把我妈接走的。 香 草 那我 … …

〔她哭了。

田喜儿 这个村子腻死我快了，你爸爸头一个见不得我。他 嫌我穷，他嫌我跟你好。有一天呀，我放一把火，把

这个村子烧光了，烧成了土，才解我心头的恨。 **香** **草** 我爸爸是好人。

田喜儿 (烦躁，顺手揭起碎瓦，扔了出去)我知道，我知道。 不好，人家也不举他当村长。(狂妄)好人就该杀! 香草，我直想杀人!说，你跟不跟我走?

香 草 今儿晚晌?

田喜儿 (威胁)你要是不跟我走呀 ……

香 草 (稍缓)我丢不下妈 …… **田喜儿** (不屑)我就丢得下!

香 草 你呀，你可不知道，你妈直在找你…… 田喜儿 找好了，我不会丢的。

香 草 (依然摇头)不成。 **田喜儿** 不成?

香 草 (肯定地)不成。

〔两个人全不言语。

田喜儿 (望着左方远处)景相公说的，省城热闹地方有一百 多，县里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京城那就更不得了 啦，光戏馆子就有百儿八十……(见香草起立；提起 水壶)你做什么?

香 草 爹瞅见我跟你在一起，要发脾气的。

田喜儿 (挥手，像挥去一个苍蝇)别管他!他算不了回事! (立在墙头，热情汪洋)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 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是你跟我，多好哇! 多好哇!我不能够丢下你一个人在后头，咱们一块 儿长大的，我心里就是你这么一个人……你跟我在 一起，永远在一起，多好哇!多开心哇!

〔一个演说出神，一个听话出神的时候，庙门静静地 推开，领头走出道貌岸然的郑老师，后面跟着哭哭啼 啼的田寡妇。

郑老师 我这个卦再灵不过……这叫文王卦，你大妈尽管放 心 … … (发见长凳不在)咦!这儿那条凳子 — — ? (跨出门洞， 一眼望见墙头人物)什么!

〔香草叫了一声，拔腿就跑。田喜儿转向庙门。

郑老师 好哇!是你!(向田寡妇)别哭啦!你的儿子回来 啦!(三脚两步，奔向长凳)你好哇!我就说后头桃 子怎么少了十来个，原来是你们这些不成材偷的!

我搬开凳子，瞅你怎么下来! 〔他抱起长凳就走。

**田寡妇** 好喜儿!好喜儿!你把我丢得好苦!对啦!摔死

他!摔他一个半死，摔他一个青面虎，狗吃屎! **田喜儿** 妈!这可是您说的，摔我一个半死!

**田寡妇** 对啦!我说的!我把你这死不了的——!

**田喜儿** (向郑老师)老师，我摔死了，您得帮我妈给我买棺 材!

〔说时迟，那时快，他平空忽地一跃，并非下来，抓住 当前的树枝，和打秋千一样，在半空荡来荡去。

**田寡妇** (惊恐万分)哎呀呀!快下来!你吓死我了。 **郑老师** (慌忙扔下长凳)快下来呀!当心摔坏了腿! **田喜儿** 你们走开，让我摔死一个给你们看!

**田寡妇** (央求)好儿子!好宝贝!下来!下来!别吓着你 妈!

**郑老师** 你下来，我不说你!

**田喜儿** 老师站好，我朝您头上栽下来啦! **郑老师** 别介!别介!

**田喜儿** 不成!我的手吃不住!

**郑老师** (慌忙又去抱长凳)我拿长凳给你垫脚 …… **田寡妇** 对啦!叫人来救命呀!

〔他们方才回身，田喜儿已经轻轻一飘，立在两位老 人中间。

**田喜儿** 我下来啦!

[他们看着他，又是惊，又是喜。他笑吟吟的。 **田喜儿** 妈!儿子回来啦。老师!学生回来啦!

**田寡妇** 你没有摔坏了哪儿? **田喜儿** 没有。

**郑老师** 腰没有闪着? **田喜儿** 没有。

**田寡妇** (忽然发作)好哇!你这不孝顺的东西，就知道欺负 你妈!你妈守了十年寡，好不容易把你扶养成人，哪 点儿对不起你，你一年到头给我罪受?你要是摔坏 了点儿吗的，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你那死了的爹?

郑老师 (同样训斥)你就不想想看，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这 等放肆!关帝庙!郑氏学馆!(如有所获)可不!你 站住墙头，不是为了偷桃子，又是为了什么?

**田喜儿** 我没有偷着。

**郑老师** 吃都吃啦，没有偷着?你这孩子的话呀，十句就有八 句靠不住。

**田喜儿** 老师闻闻我的嘴看。

**郑老师** 我就闻闻看。(凑近去闻嘴)没有。

**田寡妇** 老师，我在庙里头说什么来的，喜儿这孩子也就是淘 气，说到心眼儿呀，我做妈的知道，心眼儿挺好。

**郑老师** 我倒要进去数数树上头的桃子 … … 〔他果真折回庙内，去数桃子。

田寡妇 (坐向长凳)你听听看!你听听看!你听听人家老师 怎么说你：十句就有八句靠不住。我这个寡算是守 着哪!(想哭，忽然忍住)你倒说说看，你也十八了， 结实得像棵树，你也进了好些年学，书也念了八九十

来本，童生呀，秀才呀，一个也没有捞到手，你倒说说 看，你孝顺了我点子什么?……

田喜儿 (倚着大树)妈，赶明儿……

**田寡妇** “赶明儿!”这五六年，你就会说这么一句话：“赶明 儿!”“赶明儿”你妈的骨头都烂酱酱的了，你还是这 么一句话：“赶明儿!”(哭了起来)你死了的爹呀!我 守的这叫什么寡呀!你给我留下的这个儿子可把我 折磨死了呀!

**田喜儿** 妈，您不待见您这宝贝儿子，他走啦。

**田寡妇** (一把抓牢)到哪儿去?

**田喜儿** 妈，您先松松手……

**田寡妇** 我才不，从今以后，跟槽头的牲口一样，我拿绳子把 你拴在窗口。你想再丢下我跑呀，没有那么方便! 我什么地方没有问到你!才刚我还在求人家老师起 卦!你这不争气的材料，从前在外头野上一天两天 的，妈的肉呀肝的还直发颤，现下你倒好啦，一撒鸭 子就是半个月，信也不捎一个回来!你狠得下这个

心呀，做妈的可急白了这一头的黑头发! 田喜儿 我又不是吃奶的孩子……

**田寡妇** 不吃奶就不是妈的孩子了?好哇!这话你都说得出

口 …

田喜儿 妈，拉拉扯扯的，人家笑话。

**田寡妇** 谁笑话?我拉的是我自个儿的儿子，不是别人家的! 难不成你不是我的儿子?(另一只手在空里拍打)可 不得了啦!他都不认我是他妈啦!我这苦命的老婆 子呀! … …

田喜儿 (趁势一抱，举起田寡妇)妈，我瞅您累得慌……

**田寡妇** (叫唤)害!你要死啦!快放我下来!

**田喜儿** 怕什么的!我抱的是我的心肝儿宝贝妈妈!(对着 她的脸)难不成您不是我妈?(稳稳当当，把她端端 正正放在长凳上)好哇!她老人家都不认我是她的 儿子啦!

**田寡妇** (笑)我把你这畜牲呀 ……

**田喜儿** 妈一笑起来，跟弥陀佛一样，顶好看!

**田寡妇** (忽地跳起)你放屁!你呀，就欠村长给你两鞭子! 不是我呀，人家姓杨的上一回不把你打个半死。你 倒说说看，人家闺女采桑叶，你发的什么疯，把人家 闺女抱到大树权子上头乱叫唤!

**田喜儿** 那是她自个儿情愿。 **田寡妇** 情愿你会挨打?

**田喜儿** 她爸爸不情愿呀。

田寡妇 人家闺女是，模样儿俊，心眼儿宽，见了人有礼数，扎 针绣花呀，剪个鞋样儿呀，缝件大褂子呀，四村里头 没有一个闺女赶得上……你拿什么娶人家?就凭你 这光杆儿身子……你有田?你有地?你有钱粮库? 你有戴顶子的爸爸? ……

**田喜儿** (嘻皮笑脸)您说这个呀，我还要问您哪。 **田寡妇** (愣了)问我什么?

**田喜儿** 问您哪儿是田呀，哪儿是地呀，哪儿是钱粮库呀，哪 儿是戴顶子的爸爸呀! … …

田寡妇 (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我把你这贱驴养的哟! ……你要把妈气死了!你就给我将就点儿，听妈的

话，另相一房媳妇儿…… **田喜儿** 我不要。

**田寡妇** 妈看中了的，也好不要?

**田喜儿** 您那呀，叫白费心思。(见田寡妇瞪了他一眼，四下 里寻觅)妈找什么?

**田寡妇** (气昂昂地)你甭管!妈的话你是一句也不听，我倒 要……

田喜儿 您不是找棍子打我?妈，这儿倒有一根树枝子。(墙 角果然立着一根树枝子，过去拿起)妈，这中用不中 用?(被田寡妇一把夺了过去)妈，您别打重了 ……

**田寡妇** (抡起就打)你一去半个月 ……回来就气你妈……我 打死你这不孝顺的畜牲!

**田喜几** (鬼哭狼嚎)妈!我不敢啦! … … 我下回学好啦! ……您饶了我吧!

**田寡妇** 我偏不饶! ……人家养儿为 ……

〔他在前面小跑，她在后面颠颠跛跛地追赶。他不曾 挨了几下打，却拼了命地叫唤。他们就这样围着槐 树兜圈子。

〔郑老师心平气静了，由庙内出来。

**郑老师** 你大妈就别打他啦。他是没有偷这桃子。 **田寡妇** (喘着气)不是桃子……老师你不知道 … … **田喜儿** 老师!我妈要打死我!

**郑老师** (劝解)该打!(然后)喜儿妈!你也就歇歇手吧!桃

子本来是给人吃的，他没有偷着，也就算啦。 〔他把她劝到石兽那边坐下。

〔香草空着手，由左折回，贴着庙墙，往前张望。

田喜儿 (瞥见香草，对她挤眉弄眼，同时大声向郑老师)老 师，您替我想想看，妈给我相了一门亲事，人也长得 标致，家里也过得去……可是，我妈呀，就是那么一

个死心眼儿……

田寡妇 我死心眼儿!好没有良心的!你要气死你妈呀! 〔田寡妇赶过去要打田喜儿，郑老师好歹把她搀住。

田寡妇 我打死你这不孝的忤逆!我把你送到官里头!我告 你忤逆!

郑老师 你把他交给我……我来办他 … …

田喜儿 不单这个……妈这儿给我相亲……县里头景相公也 给我相亲 … …

田寡妇 景相公!跑外洋的!怪不得你学坏了哪……他说的 媳妇儿我不要!

郑老师 我来感化他!让我慢慢感化他!

〔他把她劝进门洞；她拄着树枝子，有一搭没一搭地 哭着。

田喜儿 (一个箭步蹿到香草近旁)好香草!听我说! 香 草 (推他)我恨你!

田喜儿 今儿晚晌靠二更天-  香 草 走开!

田喜儿 我一定来!

香 草 没有我的事!

田喜儿 (发狠)好!你无情，我无义! 〔他回身就走。

香 草 (急忙揪住他的衣襟，高声)你——(低声)田喜儿哥!

田喜儿 (看着她)你答应啦? 香 草 可是你县里头——

田喜儿 (偎着她)那是气我妈的，假的。 香 草 你妈给你相了一门亲事—— 田喜儿 妈才有那么一个意思。



香 草 你真就不怕—— 田喜儿 怕什么?

香 草 我说不出。我觉得— 田喜儿 (偎住)你觉得——

香 草 (温柔)好喜儿哥!

田喜儿 好香草妹妹，我说。

〔她说不出，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贴住墙，你 偎我倚，似乎宇宙全不存在。

〔但是，霹雳一声，杨村长颤巍巍在路旁立定，后面随

着老二和又一田伙，带着麻绳镰刀等等农具。 **杨村长** (面色发青)香草!香草!

〔香草抬头一看，是她的严父，喊了一声“爹”,涨红了 脸，飞也似地往右奔出。

**田喜儿** (规着面皮)杨大叔，您好。

**杨村长** 杨大叔!杨你妈的屁!上一回没有打够你，你今儿 又在调戏良家妇女!我不老实教训你一顿，你这野 小子眼睛里头太也没有王法!(向田伙)把他给我绑 到树上头!

**田喜儿** (迎着两个高大的田伙，不服)这回呀，没有那么便 当!

〔两个田伙朝他扑了过去。他往树后一闪，老二撞在 树身上面，但是郑老师听见人声，步出门洞，恰好堵 住田喜儿去路，又一田伙只一把就把田喜儿提了过 来，推向树身。老二抖开麻绳捆田喜儿。

**郑老师** (向杨村长致意)村长打地里回来?

**杨村长** 老师你好。(指田喜儿)这孩子太混帐啦!

**郑老师** 是呀，才刚他妈还在打他。(呼唤)喜儿妈!喜儿妈!

这下子好啦，村长在替你管教你的儿子!

**田寡妇** 田喜儿!我的宝贝儿子!(奔向田伙)放开我的田喜 儿!

**郑老师** (惊呆)才刚你不~~是 —~~

**田寡妇** 才刚是才刚!(向田喜儿)好宝贝儿子!妈不能够瞅 着别人欺负你!(向杨村长)杨大叔，你不能够平白 无故地尽拿田喜儿出气!

**杨村长** 我?平白无故? **田寡妇** 难不成你有故?

**杨村长** 你不是没有长眼睛，才刚我女儿——

**田寡妇** 你女儿!(嗤之以鼻)倒像你有百十来个女儿!一来 就是你女儿!(向田伙)放开我的儿子!你们要是敢 碰一碰他呀 ……

**田喜儿** 妈，让他们绑好了，赶明儿……

**田寡妇** (给了他一巴掌)还“赶明儿!”(向杨村长)杨大叔，你 要是敢动我的儿子，我就拿我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杨村长** 明明你自个儿——

**田寡妇** 我自个儿!那是我的儿子!我高兴打就打，我高兴 骂就骂，可是别人呀，休想!

**杨村长** (向郑老师)天下有这种不讲理的女人!

**田寡妇** 你当村长的又几时讲道理来的?是谁一来就想名目 刮人家的钱来的?(向郑老师)老师，你是讲过学的 人，你倒评评这个理看。我是一个守节的寡妇，守了 十年，就守这么一个儿子……

郑老师 (左右为难)是呀，说的是呀…… 杨村长 我亲眼瞅见他调戏我女儿 …… 郑老师 是呀，说的是呀……

**田寡妇** 可你女儿呢?这么一眨眼儿工夫，我在庙门那儿站 着，我的儿子就调戏你女儿了?……

**郑老师** 说的是呀 … …

**杨村长** 田喜儿现在……

**田寡妇** 八成儿是你女儿调戏我的儿子!

**杨村长** 什么!我女儿调戏你……老师!你听听看! **郑老师** 没有这个话……

**田寡妇** 怕你女儿出岔子呀，干吗不打一条金链子拴着? **杨村长** 金链子拴着?

**田寡妇** 省得我的儿子着迷呀!

**杨村长** 叫天下人听听看!田喜儿现在 …… **郑老师** 问问他看。

**田寡妇** 他一个毛孩子，才打县里回来，有什么好问的?杨大 叔，你别欺负喜儿没有爹， 一来就跟喜儿为难!咱 呀，人穷志不穷，你女儿就是八台大轿抬过来，我也 给她两棒槌打回去!(向田喜儿)有志气，让妈给你 另相一个!(向郑老师)叫天下人听听看，不单单就 是他杨家的闺女是希世宝!我也做过闺女!不希 罕!(向杨村长)不希罕!一百个也不希罕!(向田 喜儿)说!不希罕!跟着妈说!不说我要掐你啦!

**田喜儿** 是，妈，不希罕!

〔田伙早已收回麻绳。

杨村长 (无话可说)不可理喻!(向郑老师)老师想想看，有 什么好说的?(向田伙)傻站着干什么!走!回家套 车去!

〔杨村长气冲冲地向右走出。两个田伙彼此做了 一 个怪相，随下。

田寡妇 (教训田喜儿)你这孩子活活儿把妈气死!就那么一 眨眼儿工夫，你会拦住人家香草做眉眼!上一回在 桑树园子，人家没有打够了你!

**田喜儿** 妈呀，您可真有您的!

**田寡妇** 给我滚!当心我再给你 一 个耳刮子!(吆鸡 一 样吆 他)嘶!嘶!家里去!有话家里说!

〔他们一前一后向右走出。

**郑老师** (端起长凳，走向门洞，摇摇头)这娘儿俩……

——幕

**第** **二** **幕**

**地** **点** 杨家后园。 **时** **间** 戌时。

〔杨家的后园，毗连打麦场，据说里面千紫万红，尽是 、名草珍花，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角落，全是一些家常 的花木，例如，盛开的石榴、木槿和月季，有如野生， 高五六尺，蒲草一丛，同时向日葵和一丈红，并不示 弱，直挺挺地沿着土墙立起。土墙有一个豁口，旁边 积着一堆砖头，不远一棵柳树，柔条细叶，摇曳成风。 〔如今是一个星宿世界， 一切沦为黑洞洞高低一片， 上面漂浮着夏夜特有的蔚蓝和天光的晶莹。

〔远远有吠声更声，更夫似乎喝多了高梁，听不出他 敲的是几更几点。

〔静悄悄的夜晚，微风掠过，花叶似相喁语。

〔从豁口探出一个人头。随即变成两个人头。听他 们的声音，乃是小虎儿和小黑儿。他们鬼鬼祟祟，向 内张望。

**小虎儿** (小小年纪，也知道放低声音)就在这里头，我瞅见 的 。

**小黑儿** 你去摘。

**小虎儿** 你别揪着我。 **小黑儿** 我怕。

**小虎儿** 那你跟我进来。 小黑儿 我怕。

小虎儿 我叫你别来，你偏要来。 小黑儿 那你要来!

小虎儿 你别嚷嚷!我瞅见的，石榴结得挺大 ……(跳入豁 口)你过来不过来?

**小黑儿** 我怕狗咬。

**小虎儿** 这儿没有狗。(扶小黑儿进来)你跟着我，石榴树 在——

小黑儿 我听见有人走路! 小虎儿 是树枝子响。

小黑儿 (叫唤)有鬼!有鬼!

〔田喜儿站在豁口。 小虎儿 叫你别来 ……

田喜儿 (听了听)是你们两个小杂种在这儿吵! 小虎儿 (减轻恐惧)田喜儿!

小黑儿 田喜儿哥，没有我，是小虎儿哥说，杨家园子结了石 榴 ……

田喜儿 好哇!你们俩跑到杨家偷石榴呀! 一 丁丁点儿大，

有什么好吃?还不快给我滚! 小虎儿 (迟疑)我瞅见的，就在——

小黑儿 你去掐呀!

田喜儿 (听了听)红鼻子敲更敲过来了!

〔更声本来不响了，但是，忽然就在左近响了起来。

田喜儿一掉身不见了。 小虎儿 (失了张支)田喜儿哥!

小黑儿 (恐惧已极)红鼻子要吃人的!

〔小虎儿往豁口跑。小黑儿乱哭乱叫：“小虎儿! … … 田喜儿! … … 红鼻子! … … "

〔红鼻子果真在打麦场那边出现了。

红鼻子 (遥遥立定)谁?(哭声喊声忽然息了)谁狗猫子在那 儿乱叫唤?(先声夺人)谁?(自语)不过三壶，就醉 啦? …… (大声恫吓)谁?(自语)明明听见……声音 尖尖的……像谁家娘儿们……别是有人寻死?(大 声恫吓)谁?(自语)别是闹鬼? … … 明明听见 … … 好像还叫我红鼻子! ……叫我做什么?(未免发毛) 谁?(大了胆)没有人! ……是没有人……今儿晚晌 出来，带个灯笼就好了!(最后一次)谁?(放了心) 没有什么,我今儿晚晌心有点儿虚，耳朵眼儿自个儿 叫唤。

〔他往前走了两步，砰地打了一声更。 〔小黑儿纵声大哭。

**红鼻子** 我的妈!(回身就跑)

小虎儿 (轻声轻气)小黑儿!小黑儿! 小黑儿 小虎儿!小虎儿!

〔田喜儿又在豁口露面。

田喜儿 小虎儿!你闪开!(他轻轻跳下，走向小黑儿)别哭! 小黑儿，没有事，我抱你出去。(抱起小黑儿，一下子 把他撩出豁口)去吧!(转向小虎儿)小虎儿好好儿 带他走!往后别嘴馋啦!

〔小虎儿跨出豁口，和小黑儿不见了。

田喜儿 (有些心不安)别让他们这一吵，吵出岔子来。那我 可就冤啦!(听了听)什么响声也没有。好静的夜 晚!一天的星星。(稍缓)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走 了两步，站住)万一他们逮住我，当贼看，可怎么好? (决定)左不过是打一顿 …… (听了听)有人来!还有 说话的声音!我……我 ……

〔他张望了一下，躲到黑魁魁一丛灌木后面。

〔仍然是红鼻子的声音。他和老二小心在意，站在旁 沿窥探。

红鼻子 (细声细气)黑里骨几，瞅不出是什么模样，我 一 吆 喝，就扯开噪子直嚎，说不清是男的是女的。八成儿 是女鬼。

**老** **二** 你学学看。

**红鼻子** 学不得。 一学它就出来了。

**老** **二** 出来就好!咱们瞅它一个实落。 **红鼻子** 别瞅了，一定是一个女鬼。

**老** **二** 你没有瞅见，怎么知道这个鬼是女的?

**红鼻子** 这个呀，哼!我知道。昨儿晚晌我晃荡到这儿，就打 了一个哆嗦，觉得一股子寒气冲人鼻子钻——今儿 晚晌果不其……你不知道，不远就是娘娘庙，那儿一 来就出事……这堵墙倒不得，园子走了气，鲜花儿开 了一大片，狐仙什么的就爱这个。你闻闻看，多香， 喷鼻子香!

**老** **二** (往前)我没有瞅见什么。(一步跳上豁口)什么也没 有。

**红鼻子** 你再听!(一 阵风掠过去)这不是!(缩成了半截)

**老** **二** (好笑)那是风!红鼻子，你今儿晚晌喝多啦!(稍

缓)红鼻子，我走啦! **红鼻子** 老二，你哪儿去?

老 二 我呀，好地方儿去!

〔他们站在墙边，田喜儿趁势往里挨蹭。他一不当

心，撞在什么东西上面。 **红鼻子** 你听!

**老** **二** 是有东西响! **红鼻子** 什么响!

**老** **二** 八成儿是刺猬。

**红鼻子** 家伙!今儿晚晌我像什么也不对岔儿。没有得说， 我酒没有喝足。

**老** **二** 现下几更天?

**红鼻子** 谁晓得!这半天我就没有搁在心上!(拉住他的裤 管)老二，别走，喝一盅儿。

**老** **二** 你带着酒?

**红鼻子** (由胸前摸出一把扁锡壶)这不是!

**老** **二** 那也就够你一个人喝的。明儿见，我寻乐子去啦! (跳向墙外，走远了)

**红鼻子** (向外呼唤)老二!一句话!家伙!太不够朋友! 〔田喜儿只一闪，溜出了视线。

红鼻子 (坐在豁口，背倚着破墙)妈的!我 一 个人喝!喝他 妈一个痛快!(梆子放在胸怀)张大妈的酒要多冲有 多冲!(饮了一 口)又香又辣!(又是一 口)走遍天 下，也就是这么一家儿!(又是一口)这壶酒带着啦! (又是一口)找点子什么东西下酒才好!(慨叹)得 啦!这个年头儿，能够有张大妈的酒喝，就算不错! (一连几口)喝!喝!喝!(酒壶空了)好酒!(唱)

三更得儿三更整唉， 小媳妇儿一个人唉， 得儿锵，得儿锵，

一个人儿守着儿闺房唉 ……

〔杨村长的声音：(在打麦场那边)“谁半夜三更在那 儿唱喝?”

**红鼻子** (酒意)老咱!

〔杨村长的声音：“‘咱'你的魂!” **红鼻子** 好小子，骂人呀，出来!

〔杨村长的声音：“你不好好儿敲更，在那儿瞎哼哒什 么?出了事，瞅我不揭你的皮!”

红鼻子 揭你妈的皮!我的皮呀，留着给我过冬哪!(锡壶筒 进胸口)好啦!月亮就出来啦!歇了这半天，也该应 应差啦。(思索)这时候——昨儿是十八，今儿是十 九，月亮现在才出来，约莫三更天了吧。管它娘，敲 它“三更得儿三点儿整唉，小媳妇一个人儿唉 …… ” (研究园的内外)那边是园子?管它哪边是，脚下到 哪边，哪边是。顺着墙走，就对了!(跳出了后园，敲 起梆子，沿着墙外走了)

〔一点红光渐渐由打麦场逼近。

〔杨村长的声音：“这狗才敲更敲到哪儿去了?”

〔杨村长进来，提着一益油纸夜灯笼，后随又一田伙。 杨村长 混帐!简直混帐!(向又一 田伙)个个儿稀松!好吃

懒做!“东西归理齐了吗?”“归理齐啦!”车门底下扔

着一大捆麻绳，就不知道给我收! 又一田伙 那是老二干的。我在喂牲口。

杨村长 老二呢?明儿地里还有一天的活儿，不早早在槽头

困觉，半夜三更，到哪儿野去了?

**又一田伙** **他刚才还在。**

杨村长 在?在会没有影子?(来到豁口，大惊)怎么!这口 子还没有堵?(跺脚)要死啦!要死啦!贼来了怎么 着!我今儿一大早儿就吩咐老二，地里回来，记着先

拿砖头堵上—— **又一田伙** 砖头在这儿。

**杨村长** 可为什么不搬过来堵上?这不过两步远，能够搬到 那儿，就不能够搬到这儿!好吃懒做!一点儿不差!

**又一田伙** 老二说是明儿一早儿堵。 **杨村长** 干吗一定要明儿一早儿堵?

**又一田伙** 他回来近便，省得叫人给他开车门。

**杨村长** (瞪圆了眼睛)这大黑晚晌，他有什么地方好去? **又一田伙** (没有声地怪笑)他 ……

**杨村长** 你不照实说，我明儿头一个开掉你!

**又一田伙** 我劝了他好几回…… **杨村长** 他在外头耍钱?

**又一田伙** 他好寻个乐子…… **杨村长** 什么乐子……

**又一田伙** (难为情)女人 … …

**杨村长** 女人!(跨上豁口)还了得!你带我去! **又一田伙** 老爷去——?

**杨村长** 去把奸夫淫妇捆起来!这还像话!

又一田伙 (老实人)那女人不是好惹的，他男人都管不了，老

爷又不是他男人…… 杨村长 依你?

又一田伙 管他呐!他偷的又不是你的老婆。

**杨村长** 放你妈的屁!(骂了一句，倒明白过来了)也是!我

去算个什么名分!(若有所惊)那边什么响? **又一田伙** (茫然)哪边?

**杨村长** (指打麦场)那边!你去瞅瞅。

**又一田伙** (稍稍向前张望了一眼)没有东西，是风。

**杨村长** (听了听)没有就好。出了乱子瞅我答应你们这几个 狗头的!红鼻子敲更敲到哪儿去了?

**又一田伙** 像在墙里头。

**杨村长** 明明在墙外头。一定是酒喝多了，喝昏了头，敲更敲 到田里去了。你去追他回来。(他走下豁口，让田伙 过去)这些王八蛋!个个儿是饭桶!

〔他给自己照着灯亮，沿着墙角，朝另一方向走去。 〔一只孤鸿在天空啼叫。

〔靠打麦场那边， 一丛花木扑簌簌地摇摆，里面有人 细声细气地耳语。

〔田喜儿的声音：“他走远啦。” 〔香草的声音：“没有。”

〔田喜儿的声音：“不信，你瞅!” 〔香草的声音：“再等一等!”

〔夜色浅淡多了。 一牙残月远远在树梢的枝叶之间 移动。风似乎大了，吹着枝叶前仰后俯，好像一片黑 浪，又好像窃窃议论，纷纷惊惧。

〔田喜儿第一个探出身子。

田喜儿 (张望，转向花木)一个人也没有。 〔香草的声音：“你瞅仔细。”

田喜儿 你爹转回去了。他的纸灯笼灭了。

〔他伸出一条胳膊，由花木里面搀出香草，她另一只 ·212·

, 明

手提着一个包袱。 **香** **草** 我怕死了!

**田喜儿** 你抓牢我的手。

香 草 才刚爹听见你在说话。 **田喜儿** 没有，我告诉你，没有。

**香** **草** 你听，一直有人在后面喊我。 **田喜儿** 没有，过大雁。

香 草 月亮出来啦。

**田喜儿** 出来了好，照着咱们走路。 **香** **草** 人家会瞅见我的。

**田喜儿** 有我，你用不着害怕。

香 草 爹瞅见我，会打死我的。 田喜儿 他瞅不见你，他回去了。 **香** **草** 妈瞅不见我，要急死的。

**田喜儿** 她老人家跟我妈一样睡着了。(挽她向前)我带你到 一个老远老远的地方。就是你跟我，瞅不见一个熟

人。(撞在一丛花木上面)啊! **香** **草** 你要当心!

**田喜儿** 这是什么,全是刺! **香** **草** 月季花，现下正开。 **田喜儿** 我就说一股子怪香!

香 草 石榴也开花了，结了小石榴。 **田喜儿** 快走!别尽说话了!

香 草 我这两条腿直哆嗦!你听!狗直叫唤，是我家的老 黄。

田喜儿 叫它的好了。

香 草 我好像什么都丢不下……

**田喜几** 惯了就好了。 **香** **草** 树木直动。 **田喜儿** 起了风。

**香** **草** 我觉得冷。

**田喜儿** 走走就暖和啦。 **香** **草** (惊呼)哎呀!

**田喜儿** (不耐)又怎么啦。

**香** **草** 有人揪着我的辫子! **田喜儿** 没有人。

**香** **草** 我走不开。我的头发!喜儿哥，是有人在揪!

田喜儿 别先吓成这样子。让我瞅。你回头瞅，真没有人。 香 草 我不敢回头瞅。

田喜儿 是啦!树枝子绞住你的辫梢儿啦!你站着别动，让

我给你解。

香 草 快点儿解。一堆一堆的黑东西直动，像要走过来。

田喜儿 是风吹的。(稍缓)我解不开。(稍缓)你别动。(稍

缓)一根一根头发缠住了树枝子。(忽然)有啦! 香 草 什么有啦?

**田喜儿** 我索兴掰掉树枝子。(咔嚓一声，树枝折了)好啦!

香 草 喜儿哥!

**田喜儿** 我急死啦!

〔他挽住她，奔往豁口。 香 草 (颠颠跛跛地)喜儿哥! 田喜儿 什么?

香 草 (哭了)我……我……

田喜儿 (松开手，瞅着她)哭什么?

香 草 我丢不开……我舍不得 … …

田喜儿 你急死人!

香 草 我不能够……我在这儿长大的…… 田喜儿 狗直叫唤!

香 草 (惊惧)他们在找我!

〔打麦场那边传来呼唤的声音。 田喜儿 (跳上豁口)出了这墙就好了! 香 草 (谛听)是妈在喊我!

田喜儿 你上来!我来拉你一把! 〔杨太太的呼声：“香草!”

香 草 是妈!

田喜儿 你把包袱给我!

香 草 (把包袱递给他)妈不见我，要急死了! 田喜儿 你再啰嗦!就去不成了。

〔杨太太的呼声：“香草!香草!”(越来越近)“香草!” 香 草 喜儿哥!妈来了!

田喜儿 (急不择言)连你妈一块儿带走! 〔杨太太来在打麦场的边沿。

杨太太 (破空而呼)香草! 香 草 (天性)妈!我来啦!

田喜儿 (低声)香草!

杨太太 香草，你在哪儿?

田喜儿 (央求)好香草，跟我去! 杨太太 我的香草，你在哪儿?

田喜儿 (忘其所以)香草妈，她不在这儿! 杨太太 (转向声音所在)你是谁呀?

香 草 (低声)妈在问你!(轻快)我去了，别让妈他们瞅见 你!

**杨太太** (遥问)谁在墙豁子那儿站着? 香 草 妈，没有人，是我!

〔她跑过去，倒在母亲的胸怀。

**杨太太** (责备)香草! **香** **草** (啜泣)妈!

〔田喜儿跳下豁口。追了她两步，背后忽然起了声 音。

〔杨村长的声音：(厉声)“谁?站住!” 〔田喜儿慌忙往花木后面闪避。

〔月亮隐入破碎的云帆。

〔杨村长黑勉魅地走了出来。 **杨村长** 谁?(张望)那边是谁?

**杨太太** 我!香草她妈!

**香** **草** (颤悠悠地)好妈!

**杨村长** 还有谁? **杨太太** 香草!

**杨村长** (加重)我问还有谁? **杨太太** 我不知道。

**杨村长** 我来找!(他奔往田喜儿那个方向)我把你这畜牲! 瞅你跑得了的!

〔他和田喜儿兜着花木。一步一移。

〔但是旁边的母女急坏了。 **香** **草** 妈!

**杨村长** (呼唤)香草妈!帮我在后头逮! **香** **草** 噢!妈呀!(昏了过去)

**杨太太** (手足无措)救人呀!

〔田喜儿顺手一包袱，正好丢在杨村长的脸上。

杨村长 (惊呼)不好啦!我着了东西啦!

〔杨太太和他同时惊呼。

〔他仰天倒在花木一旁。

〔墙外自远而近，传来一阵轻重不分的更声。 〔田喜儿蹿上豁口，一跃而出，不见了。

**——幕**

**第** **三** **幕**

**地** **点** 杨家后园。 **时** **间** 次日卯时。

〔风息了，天亮了，微弱的阳光斜穿树丛，照着这蓊郁 的角隅。花木明媚争妍，无动于昨夜的纷扰。公鸡 最后啼声还可以听见。喜鹊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吱 杂。远远有蠢驴哼啊哼啊地得意。同时人们喧呶了 一个不停。

〔杨村长拿着那个遭瘟的包袱，指手画脚，向郑老师 讲解昨夜的遭遇。

杨村长 ……我一嚷嚷呀，他就连忙往这后头一闪……我赶 过去，他撒腿就跑……再有一步，我就追上他了…… 我心里头想，这下子好了，抓住他，送到县衙门，问他 一个非奸即盗的罪名……他拿着这包袱，冲我丢了 过来……黑咕隆咚的晚晌……我……就倒在地上头 ……差点儿摔在这里头……全是刺……险极了!

郑老师 (韵脚一般，表示他的情感)啊! ……噢?……啊!

……噢?……啊! ……噢? …… (最后)这还像话! 杨村长 这下半夜，我的屁股一直疼……还有后脑勺子 ……

(摸了摸)一个大鼓包!(攥着拳头)他逃不了 ……他 逃了别想再回这村子……老二他们到他家找他去了 ……他逃不了!

**郑老师** 村长打算怎么样办他?

**杨村长** 我呀……我呀……我处死他!(决然)对了，我处死 他!

**郑老师** 可有一样儿，他妈是个守节的寡妇……

**杨村长** 我顾不了这许多……他半夜三更到我家来偷……这 包袱就是贼证。

**郑老师** 嘻!可惜了儿的! **杨村长** 什么?

**郑老师** 好好儿一个贞节牌坊：眼睁睁坏在这不争气的儿子 手上!

**杨村长** 这也是个人的气数，争不来的!(忽然)她好怨谁? 儿子是她纵容出来的!

**郑老师** 田喜儿这孩子打小儿就顽皮…… **杨村长** (加重)就不成材!

郑老师 是呀……那年，庙里头那棵柏树顶梢梢头有一个老 鸱窝，他爬上去拆了一个干净，赶天黑那两个老鹬飞 回来，直围着树打漩涡，叫得就跟人哭一样!

**杨村长** 现下可好啦!来拆我的窝!

**郑老师** 晚晌黑不溜秋，你怎么瞅出来是他 … …

**杨村长** 这村子安静了半个多月 ……他头一天回来，我家里 就出事……老师想想看，谁狗娘养的有这豹子胆



〔香菊由打麦场那边跑来，囚首垢面，显然是清晨没 有人注意她的梳洗。

香 菊 (一直在喊)爹!爹!爹!

杨村长 (瞪了她一眼)你怎么不到地里去? 香 菊 (嗫嚅)姐姐……姐姐 … …

杨村长 (又瞪了她一眼)姐姐不好好儿的! 香 菊 姐姐又死过去啦!

杨村长 (急躁)死好啦!死一个少一个! 郑老师 你是说香草?

杨村长 (掩饰)这孩子夜里受了寒……(向香菊)你赶来就为 这个?

香 菊 他们说田喜儿哥要来……

杨村长 (冒火)他来怎么样?给我地里去! 香 菊 辫子没有人给我编。

杨村长 叫妈给你编! 香 菊 妈在忙活姐姐。

杨村长 这么大了，馒头一吃三四个，自个儿长着手干吗的? 郑老师 小孩子，随她好啦。

杨村长 (记起礼貌)过来，喊郑老师。 香 菊 (怯怯地)郑老师。

杨村长去吧。

〔她并不走开，缩在一丛花木后面等热闹看。

杨村长 (回到正文)别的也就罢了，这年月，人心惶惶，他敢 下这个手，说不定在外头勾结什么匪人……长此以

往，这个村子还想不想安静? 郑老师 你又是村长 ……

杨村长 (更加尊严)说的就是这个呀 …… 郑老师 (摇头)实在荒唐!

杨村长 所以我下了决心……我就是这个主意……老师，你

给我做见证 … …

香 菊 (拍手嚷嚷)田喜儿哥!田喜儿哥!

〔远远听见红鼻子在呼喊：“老爷，在墙豁子那儿!别 让他跑了!”

〔事实上，田喜儿无由逃脱，他好像睡意犹浓，眼睛没 有神，手搭下来，软软的，简直另换了一个人。红鼻 子在前头，田喜儿在当中，两个田伙在后头。三个押 队的，并不分外精神。

**杨村长** (不满意)你们怎么不捆着他来?

红鼻子 他就想困 … … 两条腿跟面条子 一 样 … …他跑不动 ……他一路直打呵欠……(说着说着，他先打了 一个 呵欠)他妈的这一晚晌!

〔田喜儿果然跟着他伸懒腰。两个田伙索性也跟着 打呵欠。

**田喜儿** (无所事事)我困死了!我 … … 我 … … 这儿连个座儿 也没有!杨大叔，郑老师，我要打地铺啦!

〔他预备往地上坐。田伙连忙在后头把他提住。 **田喜儿** (向田伙)这干吗?

**红鼻子** (不屑答理)干吗?村长有话问你!

**杨村长** (向郑老师)老师，你瞅，活活一个无赖相!(向田喜 儿)好哇，你把别人忙活了一晚晌，你倒想困啦?吃 狗屎长大的东西，无法无天，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厉 害!

田喜儿 (发见香菊)香菊，你香草姐这半天在干什么?

香 菊 (不知轻重)香草姐就是哭。

杨村长 (暴跳如雷)反啦!反啦!眼睛里头还有我这个人 吗?给我掌嘴!给我掌嘴!(无人应命)你们吃狗屎

啦?叫你们给我掌嘴!

**红鼻子** 他妈说的，她是一个守节的寡妇，守这么一个儿子



杨村长 我……我 ……

**郑老师** 先问问他……先问问他 ……

〔小虎儿和小黑儿，影影忽忽，在豁口往里窥探。

杨村长依老师的话。就先问问他。(转向田喜儿)你说吧，

昨儿半夜三更，你翻墙头到我这儿，干什么?

〔小虎儿不是为看热闹来的。他趁人不留心他，跨过 豁口，溜进后园，在地上寻觅东西。

杨村长 (不见回答)你倒知道害臊，不出声，啊?你老起脸 皮，说呀!瞅不出你这点子年纪，闯出祸来比什么都 大!

〔小虎儿拾起一只小布鞋，举起来给小黑儿看，欢欢 喜喜，表示已然寻到。

小黑儿 (天真烂漫)给我! 杨村长 (回身)什么东西?

田喜儿 (笑嘻嘻地)对呀!问小虎儿，他知道!

〔大家望着两位小兄弟。小虎儿慌忙把鞋藏在背后。

杨村长 (黑着脸，一步一言，走向小虎儿)给我瞅!什么东

西?背后藏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快给我瞅!

小黑儿 (乱嚷)小虎儿!快给我!

杨村长 (转向小黑儿)给你什么!

小黑儿 我的鞋!我落下来的一只鞋!

杨村长 鞋!(举起小虎儿的胳膊，果然是鞋)这……这 ……

怎么会在我后园子? 〔小虎儿只是不作声。

**田喜儿** (做好人)小虎儿，你说了吧，当心杨大叔回头打你。 **杨村长** (镇慑)你就少给我放屁!

小虎儿 (结结巴巴) 石……榴 … … **杨村长** 石——榴?

**田喜儿** (好笑)对啦!他们是偷石榴来的!叫我给撞上了。 杨村长 偷石榴?(横扫花木)石榴在哪儿?

**小虎儿** (遥遥指去)那儿……那儿 … … 〔杨村长过去寻看。

郑老师 (心血来潮)啊!原来是你们俩!(夹在小兄弟之间) 说!你们俩谁偷的我庙里的桃子?我好好川的桃 子，眼瞅着就要熟了，不见了好几十个，你们俩谁偷 的?

〔红鼻子未免心虚，看到别的地方。 **小黑儿** 有一回，红鼻子……

**红鼻子** (急死了)小黑儿!你别乱扯! **小虎儿** (证实)有一回，红鼻子……

**红鼻子** (诅咒)这两个小杂种!

**杨村长** (检点完毕，向田伙)结了五个，少一个，我问你们俩! **红鼻子** (向小兄弟)你们瞅，杨大叔就放心我!

**杨村长** (骂他)放心你妈的屁!你头一个不是东西!我几时 叫你敲更敲到墙外头田里的?你等着吧，阿鼻地狱

的货!(转向小虎儿)你瞅见田喜儿来的? 小虎儿 小黑儿爬不出去，田喜儿哥把他抱出去的。 田喜儿 杨大叔，你瞅，我是好人。

杨村长 (跺脚)好你妈的屁!全不是正经子儿!(稍缓)可你 又说呀，你在我这儿干什么?

田喜儿 (懒洋洋地，倚住柳树)杨大叔明白。

杨村长 明白你妈个屁!

香 菊 (插嘴)他找姐姐!

杨村长 (过去给了她一记耳光)要你说话! 香 菊 (哭)他是……他是找姐姐嘛!

杨村长((瞪着她)滚!给我快滚!

〔香菊哭哭啼啼，走出了视线。

杨村长 (指着田喜儿)好混帐哇!你偷东西偷到我村长家里 来啦!当年你爹咽那口气的时候，再三嘱托我，说他 就留下这么一点儿血肉，要我加意照料。有一天能 够弄到一个顶子什么的，他也就瞑目了。你想想看! 你也十八了，你给你爹争下了点儿什么?不安本分， 做贼偷……偷……

小虎儿 (一番好意)他没有偷……他喜欢香草姐 ……

杨村长 (威吓)我再瞅见你们俩，我敲断你们四个小王八爪 子!

**红鼻子** (挥喝)还不走!等着讨打!

〔他连推带操，把小兄弟赶出墙外，然后伸出拳头，遥 相禁恫，但是下了豁口，他不得不避开郑老师的视 线，因为郑老师一直在瞪着他。

杨村长 (转向田喜儿)你说呀，村子里头有几个人像你的? 孩子队里头，你数大，你学坏不要紧，家家孩子跟着 你学。我就是有心饶你，别人家的父母也不要饶你。 (向郑老师)年轻轻就这样荒唐，大了还成人?(向田 喜儿)对啦!我得老老实实教训你一顿!我也不骂 你，我也不打你，压根儿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儿伺候 你!我呀，我有一个好主意，我吊死你!我把你吊到 槽头，一连三天不给你水喝，不给你饭吃，我饿死你，

渴死你，临了儿吊死你!

〔田寡妇在豁口出现。她拄着那根疙里疙瘩、曲里拐 弯、结结实实的树枝子。她春风也似地笑吟吟进来。

**田寡妇** 在这儿!老师也在!早! **郑老师** (不安)你大妈早!

**田寡妇** (向杨村长)你大叔好。 **杨村长** (干涩)好。

**田寡妇** (看见田喜儿)瞅瞅你那站相儿!(向红鼻子)你们多 帮衬我家喜儿，赶明儿有好处的。

**杨村长** (错解)把田喜儿交给我，你大妈尽管放心。

**田寡妇** 说的是呀!他那短命鬼的爹咽气的时候就这么说来 的。眼瞅着他长得这么高了，一张嘴吃两个人的饭， 按说也该做两个人的活儿。自打那年县考没有中， 就直为他发愁。书本子是不好好儿念的，野吗比草 地的蚱蜢还要野，不弄个事由儿管束管束，你大叔就 别想他会成人了。

**杨村长** 你做妈的心太软——

**田寡妇** 我几时不也这么想来的?我哪天不在说他! **杨村长** 光说他还不够 … …

**田寡妇** 可他长着两条腿，一个男孩子，这世界不得由着他 创!

**杨村长** 你大妈就是这样通情达理!像我那黄脸婆子 ……

**田寡妇** (越发自在)所以我跟在后头赶来了呀!喜儿性子 粗，没有经过事，我直怕他伤了你大叔这番好心。这 年头儿，自打长毛闹乱以来，人心大变，普天下难得 瞅见一个正人君子。喜儿爹为人善，可是命短福薄， 唉!这也就甭说它啦。自打长毛闹乱以来，这村子

只瞅见人出去，不瞅见人回来…… 杨村长 (截短)你大妈愿意就得。

田寡妇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左都是图孩子自个儿一个好。 一好百好……(望见杨太太，殷勤，大声)你大婶儿 好 。

{杨太太理也不理她，由打麦场那边过来。 **杨太太** 老师早。

郑老师 你大婶好。

**杨太太** (向杨村长)早饭好啦，你还不打发他们伙计赶紧去 吃，吃完了好上地里做活。今儿晚啦!

〔红鼻子和田伙一直挤眉弄眼，有些好笑，听了她这 话，果真饿了起来，望着杨村长，等他一声吩咐就走。

杨村长 老师这半天想必饿了 …… 郑老师 (客气)我回去吃 ……

**杨村长** 来了就一道儿吃。(向红鼻子和田伙)你们把他吊到

槽头，吊好了再去吃。 **田寡妇** (茫然)吊谁?

**红鼻子** 谁?你那宝贝儿子?

**田寡妇** 我的儿子!田喜儿!你们才刚到我家，不是说他大 叔请他吃早饭，有事商量吗?

**红鼻子** 那是哄他来呀。

田喜儿 妈，您就别跟人家唠里唠叨的，人家是有心作成儿子 这趟生意。(向杨村长)杨大叔，先让我在槽头困他 妈一觉，再吊我三天，这总可以吧?

田寡妇 吊我的儿子!吊他三天!( 一 树枝子打在他的屁股 上)我不要你说话!(转身向杨村长)为什么?天下 没有白白拿人当牲口吊的!

杨村长 你才刚还叫我好好儿 … …

田寡妇 好好儿!吊死我的儿子说“好好儿!”(向郑老师)平 白无故吊人家孩子，这是哪一朝的王法?

杨村长 你自个儿说，你那宝贝儿子昨儿晚晌吵闹了我们一 夜……

田寡妇 我瞅着他上的炕，一直睡到大天亮，他会翻墙头吵闹 了你们一夜?说话也得叫人信得过呀!

杨村长 瞅瞅他这一副懒相，也像睡了 一夜的小伙子? 田寡妇 他天生懒，也不是今儿头一天懒!

杨村长 (向众人)听听看!这可是他妈自个儿说的。

田寡妇 我说的，我说的，我说我的儿子，我喜欢说他什么就 说他什么,我十个月怀大咳子，我说他是青的他就

是青的，我是他妈! 杨村长 别人说他一句 …… 田寡妇 得看什么人。

杨村长 他半夜三更跑到我家偷…… 田寡妇 偷什么?

杨村长 偷东西!

田寡妇 呸!别不害臊了，偷东西!(大声)偷人! 〔 全惊呆了 。

田喜儿 妈!您就行行好，给儿子留点儿面子!

田寡妇 (又是一树枝子)给你面子! 杨村长 明明是偷东西……

田寡妇 拿贼要赃，捉奸要双，空口也好喷人?

杨村长 (发觉包涉)瞅我这半天!就忘记了这个!(向田寡 妇)你瞅!你瞅个正着!

田寡妇 (夺过包袱，往地上一丢)我家里没有这种花花绿绿

的包袱皮儿!

杨村长 本来是我家里的吆!

田寡妇 是你家里的，在你家里，怎么也好诬赖我的儿子是 偷?

杨村长 (解说)我追他……我这么追他……我不提防他手里 头有东西……他就拿这包袱朝我脸上丢过来，栽了 我一个大筋斗……

田寡妇 没有摔死?

杨村长 摔死那么容易! 田寡妇 为什么不容易?

杨村长 你瞅，后脑勺子一个大鼓包…… 田寡妇 你那叫呀，出天花儿出的!

楊村长 什么?

田寡妇 命里带的!

杨村长 (气极，向郑老师)人就没有法子跟她讲话。(拾起包 袱)这包袱——

田寡妇 (半路奔去)我倒要瞅瞅偷了你家什么金的，银的，砖 的，瓦的!

田喜儿 妈，别瞅啦，东西是人家的。

田寡妇 当着许多人，怕我拿他家一件!(解开活结)啊!

〔众人围拢来看。只有田喜儿懒态可掬，不感兴趣。

杨太太 (母亲的心思，在杨村长后旁直说)不要看啦!不要 看啦!

田寡妇 一对镯子! 杨村长 金的!

田寡妇 一对耳坠子! 杨村长 金的!

田寡妇 一个红纸包儿! 杨村长 银子!

杨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妇 一 条裙子!

杨村长 缎的!

田寡妇 一 条裤子! 杨村长 布的!

杨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妇 一件红小袄!

杨村长 不止一件!

田寡妇 又是一件花的! 杨村长 出门儿穿的!

田寡妇 又是一件天青的! 杨村长 在家里穿的!

杨太太 不要看啦!不要看啦! 田寡妇 (抖抖包袱皮)没有啦! 杨村长 没有啦!

〔田寡妇拾起一样，杨村长接去一样，又一样一样递 给杨太太捧着。杨太太又是惊，又是恨。三个伙计 你看我，我看你，活似对着金银宝库，眼花缭乱。郑 老师看一眼东西，看一眼田喜儿，直是摇头。

田寡妇 (又把包袱皮平平铺在地面)怪可惜了儿的!快给我 包好!

杨村长 (从木鸡似的杨太太那边取过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在家里穿的!

杨村长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出门儿穿的!

**杨太太**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杨村长**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摺好)红的!

**杨村长**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布的!

**杨太太**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杨村长** (又是一件)给你!

**田寡妇** 缎的!

**杨村长** (红纸包)给你!(转念)不!(收在衣袋里) **田寡妇** 还有!

**杨村长** 还不够!(鐲子、耳环同样收在另一衣袋)我全部家 当!

**杨太太** (空着手)这怎么好!叫你不要看，你偏要看!(坐下

去拍着地，哭了起来)我要死啦!我不要活啦! 〔全同情她。

田寡妇 (扎好包袱，扔给她)是你的还是你的!没有人要! (站直了，忽然发问)这些红的呀，绿的呀，金的呀，银 的呀，归谁穿，归谁戴呀?难不成你大婶儿上四十的 人了，也要这么打扮?

杨太太 我把你香草这个贼丫头呀!你就狠得下这个心，把 妈私下里给你的家当全带走了呀!妈待你多有良心 呀!你就一声儿哼也不哼呀 … …

杨村长 (大是嫌弃)你疯啦!当着这么多人 ……

〔杨太太的声势果然减小，但是田寡妇爆发了。

田寡妇 (劈头一树枝子打田喜儿)你要把妈活活儿气死呀， 你不打算要妈了呀!(乱抽乱打)妈天天儿怎么对你 说的，你就这么不争气呀!你拐人家閨女呀，你不得

**好死的畜牲呀!**

〔田喜儿狂喊狂叫，抱头乱窜，跳出豁口，奔远了。 **郑老师** (直想劝解)你大妈……你大妈……

**杨村长** (解恨)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

**田寡妇** (听见最后一句，在豁口前面翻转身，看着他)我打我

的儿子!

**杨村长** 我没有二话!

**田寡妇** 有本事，你公母俩也养一个!

**杨村长** (恼羞成怒)你臭老婆子说谁? **田寡妇** 谁养丫头勾引人家小子谁知道!

**杨村长** (挽袖)这狗娘儿们! …… **郑老师** (急忙劝阻)她是寡妇!

**杨村长** 寡妇又怎么着!我就打她这个寡妇!

〔大家才把他拦住，田寡妇又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田寡妇** 养女儿，不出奇!我家的喜儿多不好，是个男的!

**郑老师** (劝阻)他是村长……你大妈……你就少说一句!

**田寡妇** (扶住树身，哭了起来)我这个苦呀!没有汉子的苦 呀!

**杨村长** (向伙计)听听看!连这个都哭出来啦!(向杨太太， 大发脾气)你这半天死啦!

**杨太太** 你斗不过人家寡妇，欺负你自个儿女人! 杨村长 (跺脚)我呀，我玩儿她八代祖宗!

田寡妇 (收住哭声，揪住郑老师的衣袖，分析她的心得)人就 是这样子。自个儿养不出儿子，把别人的儿子都看 成了眼中钉。老师，您明白这个。自个儿没有的东

西总眼红。花是人家的好……

郑老师 你大妈好走……我送你一程……

**田寡妇** (站在豁口，收煞)随你把你那宝贝香草嫁给张家王 家，我田家不希罕!

〔郑老师陪她走出墙外，忽然，收住步，回身立定。 **郑老师** (看着红鼻子，示意)红鼻子!当心!

〔他斯斯文文地走开了。

**杨村长** (郑老师的点睛之笔扇起他怒火的余烬，向伙计)全

给我滚!偷庙里的桃子。 **老** **二** ( 向红鼻子，嘲笑)说你。 **杨村长** (继续)翻人家墙头!

**红鼻子** (报复，向老二)这回说你。 **杨村长** (结论)全不是正经子儿!

**又一田伙** (不曾挨骂，心安理得)走!吃早饭去! 〔他们往打麦场走去。

**杨村长** (朝着他们的背影)记住这墙豁子给我堵上!

〔杨太太抱着那个包袱，有一行无一行地抹鼻涕。 **杨村长** (恨恨不绝，盯着她，半晌)都是你!

**杨太太** (反唇)我养不出儿子!孩子是我一个人养的?

**杨村长** 可又是我一个人养的?你倒记记看，嫁过来头五年， 肚子连个动静也没有，也由得了我?

杨太太 你自个儿说，我十九岁嫁到你们家，你那时候才不丁 点儿大，一天到晚要我给你揩屁股，搬小凳儿，我到 哪儿找孩子去?

杨村长 (站在边沿)一句话，香草这孩子留不得了，我已经看 中了罗举人的孩子，是童生，找郑老师做媒，年里头 就嫁过去!

**杨太太** 多大年纪?

**杨村长** 属牛的，十一岁!

〔杨太太坐在地上，愣了，想不到女儿和自己一样嫁 给小丈夫。

**—** **—** **幕**

**第** **四** **幕**

**地** **点** 关帝庙前。

**时** **间** 宣统二年初夏，某日申时。

〔韶光易逝，又是一年的初夏。关帝庙前，依然如故， 庙门虚掩，绿叶掩映，阳光由西南射下，长凳移在槐 树下面，孩子们围着玩要。

〔红鼻子睡醒了， 因为他是更夫，有权利昼寝，坐 在长凳上面休养精神，噙着一管短短的旱烟袋。小 虎儿，小黑儿，还有香菊，问他要故事听。

红鼻子 (在鞋底磕了磕烟灰)今儿不讲长毛，咱们换个新鲜 的。小虎儿，小黑儿，过来。(起立，让他们平排坐 下)你们小哥儿俩算公母俩，香菊，你呀，站立一旁， 听我给你们唱一个《黑丫头》。 —

**孩子们** 《黑丫头》? —

红鼻子 香菊，黑丫头就算你。我呀，回头就算那黑小子。 (站在孩子们的斜对面， 一边用烟袋指， 一边似道白

非道白地唱着这首歌谣) 听好：

说胡诌，

道胡诌，

老两口子打黑豆。 一场黑豆没打了，

家去生了个黑丫头。

小 黑 儿 (打岔)香菊，那就是你。

**红鼻子** **(点头)对!**

爹也愁， 娘也愁，

愁得黑闺女留下头。 **小虎儿** (打岔)她要嫁人家儿啦! **红** **鼻** **子** (不高兴)你知道你来!

**香** **菊** (埋怨小虎儿)就数你话多! **红鼻子** 我学黑丫头给你们瞅：

黑闺女要吃蛐蛐菜， 汇起来的黑篮子，

拿起来的黑镰头。 走到村南黑地头， 打那边，

来了一个黑小子。 **小黑儿** 黑小子，就是你自个儿。 **红鼻子** 我来啦：

黑小子牵了一个大黑牛，

黑鞭杆， 黑胡须， 黑缰绳， 黑笼头。

黑小子着眼瞧，

黑闺女着眼瞅。 黑小子说：

“我也不用瞧， 你也不用瞅， 咱 俩

作个夫妻满对头。”

黑小子写了 一个黑道日， 一 心要娶黑丫头。

打那边来了 一 顶黑老鸽轿，

跟着四个黑吹手， 还有八个黑抬手， 一 到当院磕黑头。

黑窗户， 黑门楼， 黑屋子， 黑炕 ，

黑枕头，

黑桌子， 黑筷子， 黑碗 ，

黑锅头。

娶了五年并二载，

(玩笑地摸着小黑儿的头)

生了个小子， 黑不溜秋，

取了个名字小黑儿， 大了叫他卖黑油。

(顺手揩了一下嘴角的口液)完啦!

香 菊 (向小黑儿)好呀，小黑儿!你成了红鼻子的儿子! 小黑儿 呸!你才是!

小虎儿 她是黑丫头，是你妈!

**红鼻子** (笑)香菊，你养得出那么大的儿子?

〔因为他背向庙门，所以他不曾看见郑老师捧着一个 水烟袋，闲悠悠地荡出庙门。

香 菊 你不说好话，我告诉爹。

红鼻子 别介!说着玩儿的!(向小黑儿、小虎儿)才刚那个 长不长?

小黑儿

长 。

**小虎儿**

**红鼻子** 数来的没有?有多少黑东西? **小黑儿**

你再唱一遍。

**小虎儿**

**红鼻子** 要再唱呀，哼!拿钱来。

**香** **菊** 我不要听。黑不溜秋的，黑了一个没有完。

**红鼻子** 这算黑?我呀，白天睡觉，瞅不见白天，天黑了我才 出来走动，我才黑了一个出奇!什么全是黑的。黑 鞋，黑褥子，黑裤子，黑袄，黑帽子，赶着一个没有月 亮没有星星的晚晌，黑了一个实在，黑咕隆咚，你黑， 我黑，大家全黑……

香 菊 怕死人了! 小虎儿 一定是鬼! **红鼻子** 那呀……

**郑老师** (声音平静，对于四位听者，却如春雷忽鸣)红鼻子， 你瞎诌什么?

香 菊

小虎儿 (畏畏缩缩，必恭必敬)老师!

小黑儿

红鼻子 (加上一句)老师!天气好!

郑老师 嗯。(吹了一袋水烟)红鼻子，你整天不干正经，不是 骗村里的孩子，就是偷庙里的桃子——

红鼻子 今年我没有动庙里的桃子!

郑老师 那是呀，你输光了，没有钱吃酒。你吃了酒呀，胡里 八涂，尽出岔子。

香 菊 (左方望见了什么,惊喜逾常)唁!瞅呀! 郑老师 什么?

香 菊 那不是我姐姐!

〔她喊着“姐姐!”“姐姐!”迎了出去。 郑老师 好像还有人。

红鼻子 香草的公公，她男人跟在后头。

郑老师 (兴奋)罗举人!我正要见他!十举步前迎)我就这个 短打扮?笑死人啦!(嘱托红鼻子)回禀你们亲家老 爷，务请在庙前留步，我着实有话讲。我进去穿一件 褂子。(匆匆走向门洞)亲家老爷是举人，你得当心! (奔入庙内)

红鼻子(向小虎儿、小黑儿)你们俩呀，瞅见了老师，缩头缩 脑的，要是当着人家举人老爷呀，还不知道成了什么

龟孙子样儿!给我一边儿待着去吧! 小虎儿 罗举人又没有长着两个头!

红鼻子 足足七八九十个头!你凡人瞅不见! 小虎儿 香草姐去年出嫁，我瞅见罗举人来的! 小黑儿 她男人比我大不了两岁，我打得过!



红鼻子 好小杂种!我们新姑爷斯斯文文的，来年就要进学， 是你这小王八蛋打的呀!(吆喝)到那边儿去!(他

轰开小弟兄，迎住罗举人) 〔罗举人上。

**罗举人** (向后面他的儿子)就到你丈人家啦!要懂规矩! 〔于是走出循规蹈矩、少年老成的罗童生。

**红鼻子** (尽量表示礼数)罗大老爷! **罗举人** (打量了 一 眼)你是? —

**红鼻子** 杨村长家的。

**罗童生** (插嘴)红——鼻子，敲更的，我听我媳妇儿说过。

**红鼻子** (感激)今儿我这鼻子可有大用处啦!(重新问安)罗 大老爷好!新姑老爷好!我们老爷在地里，我去回

*一声。*

〔香草和香菊手挽手，正好过来。

**红鼻子** 姑奶奶好! **香** **草** 红鼻子你好!

**罗举人** (向香草)你父亲在地里。 **香** **草** ( 低头)是，公公。

**红鼻子** 家里没有人，太太也在地里。我这就去。太太知道 大小姐回娘家，乐坏啦。(欲行复止)对啦!(向罗举 人)我差点儿给忘啦!郑老师瞅见您来，加长褂子去 了，有话讲。

**罗举人** 好，我先到庙里歇歇。

**红鼻子** (向香草)大小姐，好半年不见您，您一开脸，瘦是瘦， 俊多啦。

〔香草的头更低了。罗举人瞪了红鼻子一眼。小虎 儿兄弟闪在树后羞红鼻子，红鼻子一溜烟儿走掉。

罗童生 爹，我热。

罗举人 一路你尽嚷热。 罗童生 衣服—--

罗举人 我不也是长袍马褂，我就不嫌热。(向香草)给你丈

夫揩揩汗。 香 草 是，公公。

〔她手心捏着一块布帕，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过去弯 下腰，给罗童生拭汗。

罗童生 (埋怨)瞅你这人! 罗举人 又怎么啦?

罗童生 揩得人脸生疼!

罗举人 (向香草)揩个脸也不会!你——(发见香菊，改口， 向罗童生)跟我去问候问候郑老师。

罗童生 我 — — 罗举人 你什么?

罗童生 我不要香菊走开。

罗举人 胡说!成什么体统!(行走)跟我来!

〔郑老师恰好急步跨出庙门。

郑老师 (欢然之中，礼数在焉)罗翁，久违啦。

罗举人 (还礼)不敢当，郑老师好。 郑老师 小友也来啦。

罗举人 (提醒罗童生)过来，问候郑老师。 罗童生 (羞羞涩涩)郑老师好。

郑老师 不敢当，小友好。(向罗举人)夫子所谓文质彬彬，令 郎是矣。

罗举人 下年我想叫他应应县试，年纪小，中与不中，也无所 谓，多 一次经验倒是好的。

郑老师 少年英发，一定抡元。

罗举人 (向罗童生)听见没有?(申斥)你不好老拿眼睛瞅香 菊。她是你的小姨，你应当稍稍避嫌才是。

郑老师 知乎礼，近乎义，信矣哉，罗翁教子有方。(凑近)县 里来人讲，新近成立了一个教育会，要做两桩大事， 废除科举，设立学堂。

罗举人 主持人是那个姓景的，主张变法维新…… 郑老师 荒谬已极!

罗举人 岂止荒谬!显亲扬名，乃是大孝。取消科举，根绝士 子进身之阶，天下未有不乱者也。

郑老师 尤其是，设立学堂，弃孔孟如糠料……

罗举人 教些不三不四的邪说…… 郑老师 一个人没有根本 ……

罗举人 还能够算人?

郑老师 罗翁有意，可以到小馆长谈…… 罗举人 舍亲在地里……

郑老师 罗翁正好到小馆歇歇。

罗举人 那么就奉扰啦。(向罗童生)跟你媳妇儿坐在树底

下，我进去一下就出来。 罗童生 是，爹。

罗举人 不要走开。(加严管束)坐端正了。 罗童生 (正襟危坐)是，爹。

罗举人 (转向香草)媳妇儿，你好好儿看着他。他热了，给他

揩汗。

香 草 是，公公。 罗举人 你也坐下。

香 草 (同样坐在长凳上面)是，公公。

**罗举人** **叫你妹妹离开你男人。** **香** **草** **是，公公。**

〔郑老师表示赞美，喷啧有声。罗举人表示满意，和 郑老师揖让入内。

香 菊 (指着罗举人的后背，悄悄地)你公公真是怪腔! 香 草 你小，不懂。告诉我，妈这一向好?

香 菊 妈直念叨你，怕你在婆家—— 香 草 (拦阻)你小，不懂。

罗童生 (一直是目不邪视)爹不在啦? 香 草 嗯 。

罗童生 (一跃而起)可好啦!(拉起香菊)咱俩到池子那边瞅

蛤蟆蝌蚪去! 香 草 爹不许。

罗童生 (撒赖)我偏要嘛! 香 草 对爹说了去。

罗童生 你去说!

香 草 (不高兴管)小心把新衣服弄脏了!

罗童生 我热，你帮我脱下来。 香 草 爹不许。

罗童生 (撒赖)我热嘛!

〔香草只得帮他脱衣服。小虎儿兄弟就在这时候露 了 面 。

小虎儿香菊，你瞅他们俩呀：

有个大姑娘整十七， 过了四年二十一， 寻个丈夫才十岁，

她比丈夫大十一。

香 菊 你骂我姐姐，我不理你!

罗童生 (马褂脱掉，向小虎儿)你骂人! 小虎儿 没有骂!

罗童生 你骂啦! 小虎儿 管不着：

我上婆家走一遭， 看看女婿有多高， 一进门，

心生气，

看见大衫一尺一， 开裆裤子七寸七。

罗童生 (长袍脱掉，活活和小虎儿一般顽皮)你妈才穿开裆 裤子!我穿啦?你瞅!(撩开腿)你瞅!我穿啦?

**香** **草** 小虎儿，不许唱这个。(摺好袍褂，放在膝头)我问 你，老爷爷好?

**小虎儿** 这些日子老是躺着。

**罗童生** (拉着香菊)到池子那边打水漂去!瞧谁打得远! 香 菊 你远!你远!这成啦?

〔罗童生一厢情愿，拉了香菊就往右跑。 香 草 (继续)村里人都好?

小虎儿 曹三他妈死啦，赵四添了一个儿子，田喜儿害了一场 大病……

**香** **草** **大病?**

小黑儿不重! 香 草 当真?

小虎儿 他病里头直叫你的名字。这是我妈说的。我妈还对 我爹说，田喜儿没有出息，尽想人家闺女。

香 草 (呆了呆)他就一直待在村子?

小虎儿 才回来不几天。他在县里。地里用人，他妈打信把 他叫回来的。他妈还是直跟他吵。

〔罗童生的声音：“你们都来呀!咱们比比谁打得远 呀!"

小黑儿 小虎儿哥，你打给他看! 小虎儿 好!来啦!

〔两个人跑出去了。

〔香草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种自己形容不来的 哀愁，在她的心头荡漾。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没 有语言表示她的凄凉。她的神情仿佛发愣，仿佛出 神遐想。

〔四寡妇拄着那根树枝子，由右边来。

**田寡妇** (走近，唾了一口痰)啐!我当是谁呐!原来是你香 草呀!

**香** **草** (起立)你大妈好。

**田寡妇** 享福啦呀!眼眶子大啦呀!会瞅见我这穷老婆子! (又是一口痰)啐!不希罕!(一径往左走出)

〔香草呆了。她失去力量，重新坐下，不由自己，抽噎 起来。静静地，微风掠过她的头发，远处有牛哞着。 〔香菊溜了回来。

香 菊 姐姐，你哭啦? 香 草 没有什么。

香 菊 姐姐，你是哭啦!

香 草 我欢喜哭了，这半年，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多想

妈——多想咱们一家人! 香 菊 (神秘地)我知道!

香 草你知道什么?

香 菊 我知道你也想田喜儿哥。 香 草 (禁阻)妹妹!不许胡说!

〔罗童生喊着香菊，跑了过来，站在庙门旁边。

**罗童生** (一刹那间，他脸上沾了两块烂泥，手是更不用提了) 香菊!你来呀!

香 草 (一惊)瞎!你怎么的啦?别弄烂泥!

**罗童生** 我没有弄。

**香** **草** 瞧你脸上! **罗童生** 他们扔的。

**香** **草** 瞧你两只手!

〔罗童生做怪脸。

**香** **菊** 我知道，他要捞蛤蟆蝌蚪，小虎儿不许! **罗童生** 香菊!你来!

**香** **草** 不许跟人打架。

〔她看着香菊移动……忽然左方破空传来一声：“香 草!"田喜儿在呼唤她。

〔仅仅是第一声，就对香草起了奇异的作用。她孤寂 的灵魂颤栗着。不由自主，她全身迎向声音所在，苍 白的面色有了红晕。她最初的感觉是喜悦。

〔但是第二声呼唤，更响了，似乎起了相反的效果。 她恐惧了。她收回已经举起的步子，四外张望，急于 寻觅一个隐匿的地方。

〔第三声似乎就在她的耳边，她打算躲到槐树后面。 然而这个奇异的呼声的存在，仿佛蛇蝎，又仿佛祥 瑞，吸住她的举止。她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手 足无措，她低下了头。

〔田喜儿扛着耙，跑了过来。

田喜儿 (兴奋)瞎!我可巴着你啦!我想到罗村瞅你去，我 提不起神，我没有那份儿高兴，可是我想知道，我想 亲眼瞅瞅你在罗家怎么过活。这下子好了，我总算 等着了!

**罗童生** (遥向香草)你们俩聊罢，我们俩走啦。 **田喜儿** 这是谁?

**香** **菊** 田喜儿哥，是我姐夫!(向罗童生解释)田喜儿哥，跟 姐姐好着哪!

**罗童生** (天真烂漫)田喜儿，你跟我媳妇儿好好儿聊聊吧!

我们俩玩儿去啦!

〔他拉着香菊跑开了。

田喜儿 (又惊又疑，不由跟了几步)就是他!就是这毛孩子 呀!……我梦里头，日里头， 一直想杀死的那个王八 蛋，原来是你这小不点儿的屎孩子呀! ……就是你 占了我的香草呀! ……你好福气呀! ……我只要一 家伙下去，你的小命儿就算了啦!

香 草 (婉止)田喜儿哥!

**田喜儿** 他叫咱们俩好好儿聊聊呐!(笑)他这番盛意倒不好 辜负!(退到香草旁边，忽然，失去了兴奋和语言)香 草 !

〔两个人沉默着。

〔田喜儿坐在长凳上面，把耙倚在旁边。 香草(苦笑着，先开口)田喜儿哥，你好。

〔田喜儿点点头，叹了 一口气。 香 草 听说你病了一场。

〔田喜儿点点头，看着香草；香草说不下去了。

**香** **草** 我……我……嫁过去 … … **田喜儿** (讥讪)享福?

〔香草坐下去，不回答，静静地哭了起来。

田喜儿 (凑近)我不该那么说……你一定很苦……我们都 苦。我知道，人家娶你，也不过是娶一条牲口。…… 我直惦记你……人家一讲到你，我就心跳，我就跑开 ……可是，跑开了，我又后悔没有听下去……差不多 一年了，自打那天晚晌以后，我再没有瞅见你……人 家说你病了……人家说郑老师在为你做媒……人家 说你嫁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好人家儿……我一直在县 里，帮景相公跑……

**香** **草** 我死了就好了!

**田喜儿** 活着……活着……活着总有出头的 一 天 … …

**香** **草** 我怕…… 日子长……活不下去…… **田喜儿** 你那天晚晌跟我跑了就好了!

〔香草只是低声呜咽。田喜儿同样不言语。日光又 斜了一度。远远传来驴子哼啊哼啊的叫来。

田喜儿 (坐在长凳的一端，看着她)我有时候也在想……我 学着人家也在想……咱们两个人里头一定有一个人 错，要不就是咱们两个人全错……不然的话，怎么就 那么凑巧，样样事都像跟咱们两个人作对?……我 听说你嫁了人……那一天我打清早起，就躲到城隍 庙，不要瞅见一个人……我恨!我恨你，我恨你一家 人，我恨全村子人，我什么人也恨，我恨我自个儿 ……我觉得眼前一片黑，有苦没有地方诉，活着只是 受罪……慢慢慢慢我心静了……我一个一个仔细打 量十殿的阎王……他们全像有话对我讲……他们像

在讲，这世界不是你们年轻人的，可也不见得就是他 们大人的，你看呀，是我们的……由命不由人!命里 注定香草妹妹小时候跟我好，命里注定香草妹妹大 了就得跟我分手……天黑了，我回到学堂，饭也不 用，倒下头就睡……我足足病了一个多月……我心 里头发狠，为什么她可以嫁人，我就不可以没有她， 照样儿活下去?……对!我对自个儿讲，我偏偏活 给人看，活给她看，活给香草看，活给她一家人看! …… (摇头)没有用!发狠没有用!妈告诉我，你在 庙前头，没有人拦得住我，我，我跑来了。(完全转向 香草)好香草，要我忘掉你，多不容易呀!

香 草 (太感动了)好喜儿哥!……我知道你苦 …… **田喜儿** 你也苦!

**香** **草** 你跟我都苦!

〔两个人失去语言，手叠在一起，默默之中，只有灵魂 活动。田寡妇由左折回，把他们由痛苦的美梦中惊

田寡妇 (进来就顿她的树枝子)好喜儿呀!我说怎么一转眼 不见你了呐!你给我丢魂丢到这儿来啦!(劈头就 打)你这死不要脸的!人家出了门儿的闺女也好搂 着!在这人来人往的地方!

**田喜儿** (先是闪躲)妈!是您说您瞅见香草在庙前头的! **田寡妇** 我可叫你赶到庙前头给这骚蹄子上香来的?

**田喜儿** 妈别说得那么难听。

**田寡妇** 你倒几时想好听来的? **田喜儿** 人家没有招着您 …… **田寡妇** 碍我眼!

田喜儿 人家正在伤心 …… 田寡妇 自个儿讨的!

田喜儿 (立定)妈!您再说下去 ……

田寡妇 (怒不可遏)不许我说下去呀，除非你不是我的儿子!

田喜儿 (反脸)妈，打今儿起，我就不是您的儿子。 田寡妇 你放屁!

田喜儿(出人意外，用力推她)妈!我也会生气!

田寡妇 (情急)你这该死的!(树枝子在空里舞着，没有用) 你要把我怎么着?

田喜儿 我呀，我就这么推呀推的，把您推到池子里头…… 香 草 (放下袍褂，急得直搓手)田喜儿哥!使不得!

田寡妇 (同时)那我不淹死了吗?……好香草，他听你的话

用 甲 + +

田喜儿 妈，您今儿个活不了啦!

田寡妇 (杀鸡一样喊叫)快救人来呀! ……香草，行行好 ……我要死啦!

香 草 (过去要拉田喜儿)田喜儿哥，你真疯啦!她是你妈!

田喜儿 (把田寡妇抱往庙门)我是疵啦!谁拦着我，我就宰 了谁!

〔他把田寡妇抱进庙门，小心在意，放在门内地上。 田寡妇 你要把妈怎么着?你……你 ……

田喜儿 心肝儿妈，您老人家就在这儿躺躺吧!(跳出门限 双手把门一带，发见田寡妇的树枝子落在门洞，拾起 来插在两个圆转自如的门环里面)您老人家就多待

待吧!(看着惊呆的香草，笑)你怎么啦? 香 草 我……我……你怎么啦?

田喜儿 (来到旁边)过一会儿，妈就好了。

〔田寡妇的声音：“开开门呀，你死不了的死鬼!(砸 门)我把你这活畜牲!”

**香** **草** 你把门倒扣上啦?

**田喜儿** 她老人家别想出得来。 **香** **草** 可是，我公公—

**田喜儿** 你公公?

**香** **草** 他跟郑老师在里头商量事情。

**田喜儿** (大喜)这下子称我心啦!我们的老师，你的举人公 公，我的寡妇妈妈，全打发到一个道道儿上啦!

〔郑老师的声音：“田喜儿!开开庙门!(砸门)你要 反啦!(砸门)给老师开门!”

〔田寡妇的声音：“给你妈开门!” 〔门砸得通天价响。

**田喜儿** (吐了吐舌头，悄悄地)门都要砸下来了!

**香** **草** 我求你啦!给我公公开开门!

**田喜儿** 他不在。没有听见你公公喊叫。

**香** **草** 他要生大气的。他一生起气来呀……

**田喜儿** 他生他的气，咱俩先到池子那边寻个乐子去! 香 草 你不怕-

田喜儿 为了你呀，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吃官司，砍脑袋

壳，我统统没有摆在心上。(逼近)香草妹妹! 香 草 (心之所欲)喜儿哥哥!

田喜儿 你真就变了心?

香 草 (低下了头)我有一天会死的!

田喜儿 香草，不会死的。你嫁了一个孩子，那不叫嫁人。赶 明儿我要是一朝得了势呀 …… (放低声音)景相公 讲，要换朝代了，什么全跟着换……

香 . 草 你老是朝好里想。

**田喜儿** 赶明儿， 啐!这么一会儿，我说了两个“赶明 儿"!

香 草 好喜儿哥，我等不到那一天的。

**田喜儿** 等得到的。也就快了。———他们吵死人了，咱俩转

到庙后头聊聊去。 香 草 我不去。

田喜儿 为什么不去?

〔田寡妇的声音：“死鬼你真就不来开门呀!人家媳 妇儿好端端的，你可别给你妈闯下大祸呀!…… ”

香 草 听你妈讲! **田喜儿** 别理她!

〔郑老师的声音：“开门!开门!” 〔门一直挨砸。

香 草 当心我男人—

**田喜儿** 他呀，他在跟小虎儿打架哪!(指出)你瞅! 香 草 快叫他别打架!公公要骂我的

〔庙墙里面忽然冒出一个人头，渐渐露全了，是罗举 人，蹬着一架梯子，向外窥探。他在上面望见一对青 年男女。他几乎惊呆了。

**田喜儿** 由他骂好了!

**香** **草** 你这人怎么那么任性!

**田喜儿** (坚持)跟我到庙后头，没有人，我跟你说一句话。 **罗举人** (发声呼唤)媳妇儿!

**香** **草** (惊惧，张望)我公公!

**田喜儿** (张望)没有。

**罗举人** (厉声)媳妇儿!

**香** **草** 是我公公! **田喜儿** 他在庙里头。

**罗举人** (挥拳，威吓)媳妇儿!

**田喜儿** (一把抱起香草)这下子你就去啦! **香** **草** ( 推，急，捶)放手!我公公!放手! **田喜儿** 他瞅不见!

香 草 (挣扎不得)你呀，喜儿哥哥，你要害我! 〔田喜儿抱着她，往右驰出。

罗举人 (又气又急)回来!回来!(一只手扳住墙头， 一只手 在空中舞动)气死我啦，我这个脸丢尽啦!我这个举 人白当啦!

〔他在墙头气瘫了。

**——幕**

**第** **五** **幕**

**地** **点** 关帝庙前。

**时** **间** **距前幕数分钟后。**

〔罗举人怒火中烧，筋酥腿软，依旧在梯子上面颤摆。 夕阳一抹，正好照着他的瓜皮小帽。他气昏了，伏在 墙头，遥对长凳上面的袍褂，只是哼唧。

〔庙门始终倒扣着。孩子们聚在前面，喊着，笑着，甚 至于跳高了拍拍门环，但是小脑筋转动又转动，没有 能够抽去那根粗实的树枝子。

〔郑老师的声音：“开开了没有?”

**小虎儿** 开不开。

〔田寡妇的声音：“田喜儿呢?” **小黑儿** 不知道哪儿去了。

〔田寡妇的声音：“香草在吗?” **罗童生** 不在。

〔田寡妇的声音：“你是谁?” **罗童生** 我是她男人呀!

〔田寡妇的声音：“唉呀!这个乱子可惹大啦!我怎 么养了这么一个祸害人的东西呀!”

〔郑老师的声音：“你大妈就别哭了!(稍缓)有谁过 路吗?”

**罗童生** 没有。就是我爹，他爬在墙头不动活。 **香** **菊** **红鼻子来啦!**

〔孩子们跑过去，一人一只手，推推挽挽，簇拥着救星 出来。

**红鼻子** 什么事?什么事?

**孩子们** 去开庙门!庙门叫田喜儿插住啦!老师在里头直生 气，田喜儿妈也在里头。

**罗童生** 还有我爹!要出，出不来，在墙头直哆嗦。

**红鼻子** ((望望墙头)我的妈!我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出了这 么大的乱子!

〔郑老师的声音：“红鼻子，开门!”

〔红鼻子看庙门，收回伸上去的手。 **孩子们** 快 呀 !

〔郑老师的声音：“红鼻子，快呀!”

**红鼻子** (向孩子们示意)别吵!(全静了)老师，里头桃子没 有人偷?

〔郑老师的声音：“问这干什么?你是开门呀!”

红鼻子 我在开!我开不开!(稍缓)今年的桃子该熟了吧? 〔郑老师的声音：(发急)“红鼻子，你开开门，过半天 我拣几个顶烂的给你这馋痨!”

**红鼻子** (向孩子们掀动嘴鼻)是啦，老师!(用力一抽，拔掉 树枝子)闪开，我推门了!

〔老然一声，两门大开。田寡妇领先抢出。

田寡妇 (由红鼻子的手上夺过树枝子)瞅你有什么地方好 躲!(四外张望)果真不在!(呼唤)田喜儿!田喜

儿!

〔她向左喊出去了。

〔郑老师紧跟着出来。他同样有气，和她一样左右寻 觅 。

**郑老师** 我把你这混帐!. ……不敬师! ……不敬老! …… **罗童生** (引他注意墙头)郑老师，我爹!

**郑老师** (大惊)罗举人!(向上招呼)罗翁!

**罗举人** (有气无声)我……我 … … **郑老师** 罗翁!

**罗举人** 我……我气死啦! **郑老师** 罗翁!下来!

**罗举人** 下……下不来!……两条腿……发抖……怕摔 …… 摔死!

**郑老师** (转向红鼻子)快!快去搭救你们亲家老爷!

〔他推着红鼻子，和孩子们一同抢入庙内，香菊没有 进去，迟疑了一下，甩脱罗童生的手，四外张望。

香 菊 (乖巧地)姐姐!姐姐!(发见左方来人)妈!爹!

〔她跑过去迎住进来的杨村长和杨太太。

杨村长 你一个人? **杨太太** 你姐姐呢?

香 菊 姐姐才刚在，这会儿走开了。妈!(指墙头)您瞅! 杨太太 那不是亲家公!

杨村长 可不是!(招呼)亲家公!

罗举人 (招呼里面的人手，未曾听见)扶好梯子!……我觉 得梯子直在摇活!

〔郑老师的声音：“你放心!扶牢啦!”

罗举人那……那……我下来……不成……接我一把!

〔郑老师的声音：“红鼻子!你上去接一把!” 〔杨村长耐不下去，跑进庙内，看个究竟。

〔罗举人终于在墙头消失了。

**香** **菊** (细声细气)妈!

**杨太太** 什么事，鬼丫头?

**香** **菊** (含蓄地)姐姐—— **杨太太** 姐姐怎么?

**香** **菊** 跟田喜儿—

**杨太太** (焦灼)田喜儿怎么? **香** **菊** 走啦!

**杨太太** (不相信)小孩子家，瞎说!(又一转念)你姐姐不也 在庙里头?

**香** **菊** 不在。她先跟我在一起，坐在这儿凳子上。瞧!那

不是姐夫的衣服! **杨太太** ((急死了)她人呢?

**香** **菊** 没有瞅见。 **杨太太** 庙里头?

**香** **菊** 庙外头!(加了一句)没有别人! **杨太太** 你姐夫——?

**香** **菊** 也在庙里头。

**杨太太** 可不得了啦!快!快喊你姐姐来!(喊回香菊)叫田 喜儿躲开!叫你姐姐一个人来!

〔香菊往右跑出。

**杨太太** 这要是叫她公公瞅见了，她就别想活啦!

〔罗举人由庙内走出。红鼻子搀着他。杨村长和郑 老师随在后面。孩子们落在最后。

杨村长 亲家公，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明白。

罗举人 (斜着头，粗声粗气)就是那么回事!你不是亲目所 睹，你当然不明白!……可是我呀，我亲目所睹!有 目共睹!众目共睹!

**杨村长** (问郑老师)亲家公说些什么?

**郑老师** 他说他瞅见啦。

**杨村长** 瞅见什么?

**郑老师** 他没有说。

**罗举人** (过去，坐向长凳)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气死 我啦!

**杨太太** (向杨村长)亲家公在生气。

**杨村长** 这要你说?他自个儿说得明明白白的!(向罗举人 赔着小心)亲家公!

**罗举人** (充耳不闻)男盗女娼，无耻已极……天理所不容，神

人所共怒……太不像话啦!(呼唤)童生! 〔罗童生躲在最后，不敢出面。

**罗举人** (寻觅)童生!(发见)狗才!还不给我过来! **罗童生** (挨蹭)爹!

**罗举人** (惊怖交加)一脸的泥!额头一块青!两手的泥!你 这半天在外头干些什么?你看的你那好媳妇儿呢?

**罗童生** (寻话回答)爹……爹叫我媳妇儿看我，没有叫我看 ……看我媳妇儿……

罗举人 (跳脚)放你妈的屁!你是吃屎的! … … (重新坐下) 你说她看你，她就把你看成这鬼样子?……袍子呢? 马褂呢?

〔大家寻找。

**罗童生** 不 … … 不知道。 **罗举人** 你脱在哪儿?

**罗童生** 交给我媳妇儿了。 **罗举人** 不许你说她!

**红鼻子** (指点)亲家老爷屁股底下坐的是什么? **罗举人** (顺手一抽)这不是!给我穿上!

**罗童生** 我……我……热!

**罗举人** (站起)穿上!穿上给我回家!

〔杨太太走近，预备帮忙。 罗举人 (挡回)不劳驾!

杨村长 亲家公既然来了 … …

**罗举人** 来得好! ……不来我还蒙在鼓里头呐!(向罗童生) 穿!

〔鸦雀无声，他给罗童生穿好袍褂。 郑老师 罗翁，关于设立学堂……

罗举人 (向罗童生)自个儿扣纽扣子!(向郑老师)阁下以后

为人做媒，务请打听仔细! 杨村长 亲家公，你这话……

罗举人“亲家公”这个称呼，请阁下免了吧。当着媒人，我把 话交代清楚，我休了你那宝贝女儿!(向罗童生)好 啦 ! 走 !

**杨太太** (拦住)亲家公，我女儿就是跟田喜儿—— **罗举人** 你知道，那不更好!(推操罗童生)走!

**罗童生** 我媳妇儿 ……

**罗举人** (大声)休啦! **罗童生** (尖锐)我要她!

罗举人 要你妈的屁!你想做王八呀?你不怕丢爹这个举人 的脸呀?……好好儿给我走!(然后，在边沿，向众 人)回去，我就送休书来!你那宝贝女儿呀，任凭死

活，我罗举人家没有这个人!

〔他拉起哭哭啼啼的儿子，迈开四方大步，头也不回， 径自去了。

〔全场空气为之一松。

杨村长 (霹雳一声)香草那狗丫头呢?(无人回应)死东西! 臊我这个脸!

**小虎儿** (指着右方)那不是!

〔香草在前，香菊跟在后面。她们惶惶急急赶了过 来。大家全望着香草。

**杨太太** (想抢过去有所为力)我把你香草呀 ……

**杨村长** (一把推开)你给我养的好女儿!(望着香草，铁青了

脸)你给我干的好事! **香** **草** (低下了头)爹!

**杨村长** (沉住气)田喜儿呢?(见香草不敢作声)他人呢? (一问一停)跑啦?你算会过他啦?你连你公公都不 瞒着?你的胆子比天还大?你眼睛里头还有大人没

有?你活到十七八岁，有没有廉耻? 〔香草面无人色，跪了下去。

杨村长 你知道你公公把你怎么样啦?(没有回应)他呀，他 休了你啦!他呀!他走啦!他这就送休书来!他罗 家全没有你这个人!(拾起耙)我……我……处死 你 !

**红鼻子** (在中间阻挡)老爷!

杨村长 滚开!我今儿非打死她不成!(向香草)你这不要脸 的狗贱人!瞅你今儿活得成的!你婆家不要你，我 娘家更不要你!

红鼻子 老爷!这是人家的家伙。

杨村长 (把耙交给他)拿去!

〔红鼻子把耙放回原处，向杨太太示意。

**杨太太** (跪在杨村长旁边，呜咽)香草爹呀，你就饶她一死 ……把她交给我!

**杨村长** 交给你!再活下去?再给我丢人? **香** **菊** (同样跪下)爹!爹!

**杨村长** (向杨太太)起来!先把香菊带回家去!我不要她在

这儿瞅着!起来!听见了没有?给我起来! **杨太太** (起立)你答应我不 ……

**杨村长** 我什么也不答应!(向香菊)跟你妈回去!我就回

来!(向红鼻子)拉她回去! **郑老师** 村长，固然……

**杨村长** 老师，你遇着这事，你怎么办?

〔郑老师只好走开。杨村长坐向长凳。 **杨太太** (走近香草)好孩子!

香 草 (泣不成声)妈! 杨太太 你怎么 … …

香 草 女儿没有什么……妈，我早就不想活了，我这儿给您

磕头啦……

〔杨太太大哭。

郑老师 (劝解)你大婶儿……看开点儿 ……

杨太太 (一边走，一边恳求)香草爹，你不能够那么狠心…… 把孩子给我留下!

〔郑老师陪她往右走出。

**红鼻子** (一边拭泪，一边哄骗香菊)妈回去了……咱们也走



香 菊 ( 不肯)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

**红鼻子** 爹带她回去……(一边连拖带抱， 一边驱散小虎儿兄 弟)去!不许在这儿瞅!……都给我走! ……

〔庙前就余下父女两个人。香草停住了抽噎。死一 般静。

**杨村长** (望着香草，半晌)唁!完啦!(跺了一下脚，然后)你

还想活吗? 香 草 爹!

杨村长 说!你还想活吗! 香 草 不想。

杨村长 你知道你只有这么一条路——死，对不对? 香 草 是，爹。

杨村长 我把话说在前头。不是我做爹的心狠。你知道，你 干下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香 草 我没有 …… 杨村长 你没有?

香 草 也就是那么…… 杨村长 也就是那么…… 香 草 (说不下去)爹!

杨村长 你说不出口，是不是?(沉默)那么,听我讲，跟我到 庙里头来。

〔田寡妇由左折回，看见他们父女的情形，不由止步。 香 草 庙里头?

杨村长 嗯，庙里头。(站起)我带你到大殿，你对关帝爷磕三 个头，求他老人家保佑你下辈子好好儿做人。

〔田喜儿由右出现，闪到门洞。 香 草 是，爹。

杨村长 你要是往日都像现下这样听话，不会落这样一个下

场。(难受)做爹的不止我一个人，心狠的也不就是 我一个人。(在她旁边)你自个儿明白，嫁出门的女 儿，要是婆家休了回来，别说你做媳妇儿的，我做爹 的先就脸上挂不住。

香 草 是女儿不好 ……

杨村长 这话也就不必说了……我也是一样难过。(拭泪)你 起来，到里头给关帝爷磕三个头，我给你一条带子， 你拿着一个人到后头院子，挑一棵矮点儿的桃树 ……我说不下去，你自个儿明白。(哭了)

〔香草也哭了。

〔田寡妇也哭了。

杨村长 (听见第三者的声音)谁?(发见田寡妇)呸!是你!

(向香草)起来!你不自尽，爹以后别想在这村子过 活 。

〔香草点点头，一边抽噎，一边预备起立。腿软脚酸， 灵魂似乎已经离壳，她好半晌没有能够起立。

田寡妇 (忽然同时，拍着墙，良心发现似地数说着)我把你这 不是人的喜儿呀!……你瞅你害得人家闺女活不了 了呀! ……你损了阴德，你这辈子就别想发了呀 ……人家闺女做了鬼，半夜能够放得了你呀!我 ……我……我好苦命呀! ……

杨村长 (先是厌烦，随后被她的声调，尤其是词意所感动，不 由自主，过去安慰一番)你大妈……就别伤心……你 丈夫死了许多年，守一个儿子……

**田寡妇** 他哪儿是人呀?……我做妈的挖尽了心血，也得不 到什么好处呀! ……

〔就在同时，田喜儿不顾死活，走到香草背后，打算帮

她站起。她抬起头，看见是他，才要惊叫，立即住口。 田喜儿 (低声)我扶你起来!

香 草 (一惊之下，反而站起，扶住槐树)当心我 — 杨村长 (回身正好发见田喜儿，立刻冷下了脸)干什么?

田喜儿 (语气平静)来拿我的家伙。(指耙)才刚丢在这儿忘 记拿了。

杨村长 来得好!(酷虐地)我这事正要你做见证。回头我女 儿死了，人家也好明白不是我做爹的逼她。

田寡妇 (发见田喜儿，举起树枝子要打他，但是哭失了力，走 到半路，就在长凳坐下)我把你这死鬼! ……赶来给 人家闺女送死来啦! ……

田喜儿 (走到旁边)妈，听我讲。

田寡妇 我不要听你讲! 〔田喜儿拿起耙。

杨村长 (向香草)你前头走，到庙里头去。

〔香草的视线落到田喜儿身上，动摇了，她低下头，呜 咽着。

杨村长 (催促)走啊!

田喜儿 杨大叔，一句话。 杨村长 (冷冷的)我听着。

田喜儿 您当真不要这个女儿啦?

杨村长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公公当面休了她，我

娘家不能够留她。 田喜儿 祸是我闯的。

杨村长 你逃不掉! 田喜儿 我不逃。

杨村长 算你有种!

**田喜儿** 那么,你们当真都不要香草妹妹这个人啦? **杨村长** (点点头)就算是吧。

**田寡妇** (插嘴)好好儿一个人 ……

**田喜儿** 妈，您别吵。(向杨村长)我妈说得对，好好儿一个 人，眼睁睁瞅着她死，天下没有这个道理。香草妹妹

跟我都年轻，不懂事…… **田寡妇** 懂了就好啦呀 … …

田喜儿 (看她一眼，继续)我们坏事就坏在这上头，吃苦也在 这上头。拿我妈来讲，杨大叔，世上顶疼我的人是我 妈，我也顶疼我妈，可是，杨大叔，妈见天儿为我区气



**田寡妇** 那是因为你不孝顺呀……

**田喜儿** (发脾气，顿耙)哎呀!您好不好让我把话说完了? (继续)杨大叔，妈少了我是活不成的……我惹下了 人命官司，只要我活着，妈总不肯不要我的 … …

**田寡妇** (静静地哭了起来)宝贝儿子呀，你这话说对了呀



田喜儿 (最后)杨大叔，拿你们有钱人来说，吃不了的东西， 用不了的东西，霉了烂了的东西，扔掉倒掉掼掉，总 是怪可惜了儿的……您总是做好事，拿吃剩下来的

东西丢给大门口儿的叫化子…… 杨村长 你的意思是……

田喜儿 (跪下)杨大叔，我这儿给您磕响头了，您就行行好， 把您不要的东西丢给我这叫化子……好杨大叔，从 前您不肯把香草妹妹给我，有道理，因为我穷，…… 我也知道我娶不起……不过，现下你们谁都不要她 了，我跪在这儿讨她，求您把她丢给我，好比拿您不

要的东西打发一个叫化子……也省得阴间造罪 …… 好杨大叔，您瞅，喜儿向来硬气，现下也哭了……我 过后儿感激您一辈子 ……

〔香草陪着他哭。田寡妇也让儿子感动得又哭了起 来。

**田寡妇** 我把你这多情多义的小商牲哟! … …

**田喜儿** 好杨大叔，不单只我一个人感激您……我香草妹妹 ……我的好心眼儿妈 ……

**田寡妇** (忽然，止哭，起立)杨大叔，别听他的…… **杨村长** 那是我不听!香草是我女儿，由我处置。

**田喜儿** 杨大叔叫她活着，我喜儿以后好好儿做人。我要是 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就不是人养的 ……

田寡妇 (不满意他这么一句话)你倒说说，不是人养的，是什 么养的?(然而，同意他前面的话，向杨村长)你杨大 叔，喜儿这话是对的，好死不如赖活……

**杨村长** (坚定)活呀，她休想!(转向香草)你自个儿说呀，你 有没有脸活着?你想不想活着?

〔香草只是呜咽。

**田喜儿** 她是人，她有什么不好活着的?杨大叔，我再给您磕

一个响头，您就由我把她带走罢。 **田寡妇** 人家休了的媳妇儿，我不能够要!

**田喜儿** 她没有错，休又算得了什么?再说，祸是我闯的。

**田寡妇** 你呀，你就给我少开口!(向杨村长)杨大叔，别让喜 儿带她走。

**杨村长** 当然不让!(向香草)天这就要黑了，给我庙里头去! 〔香草才要移步，田寡妇又发了话。

**田** **寡** **妇** 你杨大叔，你不好这样逼香草的。喜儿的话对，她也

是人。我男人死了许多年，什么人不欺负我这孤寡 老婆子，可是我呀，有我喜儿这害人精在一天，我还 真是一天都不要少活!

杨村长 那是你!

田寡妇 (走在他们父女中间)我把话说在前头，杨大叔，你女 儿寻死，可不是我的儿子逼的。

杨村长 (反驳)难不成是我?

**田寡妇** (顿树枝子)好哇!原来你存的是这个心啊!(向香 革)好香草!偏不死给你爹看!(过去护住她)有我 这穷老婆子在，看他能够把你怎么样!(向杨村长， 恶狠狠地)试试看!试试看!

杨村长 (因气而呆)你! ……你! … …

**田寡妇** (向香草)好孩子，别哭，这半天委曲够了你!(向杨 村长)没有人要她不是?我当干女儿收了她!

田喜几 (喜极而涕)妈!我的好妈!儿子这儿给您老人家磕

响头啦! 田寡妇 不希军!

田喜儿 (磕一个头，数一个)一个，两个，三个……(爬起)妈!

您这个德积大发啦!

**田寡妇** 还不是为了你这不成材!

**田喜儿** 妈!您骂好了，打今儿起，儿子没有二话! 杨村长 (爆发)做梦!你们要带她走呀，休想!

田喜儿 杨大叔，您这个人通不通人性?就算香草妹妹已经 叫您弄死了，您又有什么不好放她走的?

杨村长 她走走看!走走看!(厉声)香草!给我庙里头去! 〔香草打了一个哆嗦，真就走了一步。

田寡妇 (一把揪回)好香草，你死了，我的喜儿怎么着?我的

喜儿怎么着?

香 草 (被她一语道着，涕泗满面，看了田喜儿一眼，倒在田 寡妇的胸脯)好大妈!

**田寡妇** (拍着她，就像拍一个吃奶的孩子)我的好孩子!我 知道你不甘心死的!

**杨村长** (厉声)香草!你还听不听你爹的话?

**田寡妇** 你是她爹啊?你就不是人!(向香草)别理他!跟我 家里去!

**杨村长** (厉声)香草!你敢!

**田寡妇** (大声)你这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她到了儿是你的 血肉呀，你直着嗓子嚷嚷些什么?

**杨村长** 难不成由你们造反? **田喜儿** 妈呀!咱们 … …

**田寡妇** (给了他一树枝子)我要你叫魂!拿好耙!给我前头 走 !

**田喜儿** 是啦，妈!

**田寡妇** (拥住香草，徐徐向右行走)好香草，不是我做妈的有

意说歪心话，我的喜儿呀说什么也配不上你 ……

杨村长 (看着他们，忿怒，羞愧，矛盾，苦闷，孤独，寂寞，然而

痛心疾首)看我饶得了你们的!看我不到县里告你 们的!对!我就是这个主意!

〔他带着决心，颤巍巍地，向右走出。

田寡妇 (停住，向香草，经验之谈)好孩子，别怕。人有脸，树 有皮，你爹说什么也不会到县衙门出自个儿的丑的! (吆鸡似地，向田喜儿)有话家里说，咝咝!回家去! 〔阳光一线，照着他们的背影，天色已经完全到了“夕 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农人田事已毕，远远传来

267 ·

他们种种的声音，唱歌，吆喝，同时牛鸣驴嘶，啼鸡啼 乌，交织成田野的音乐。

**——幕** **·** **剧终**